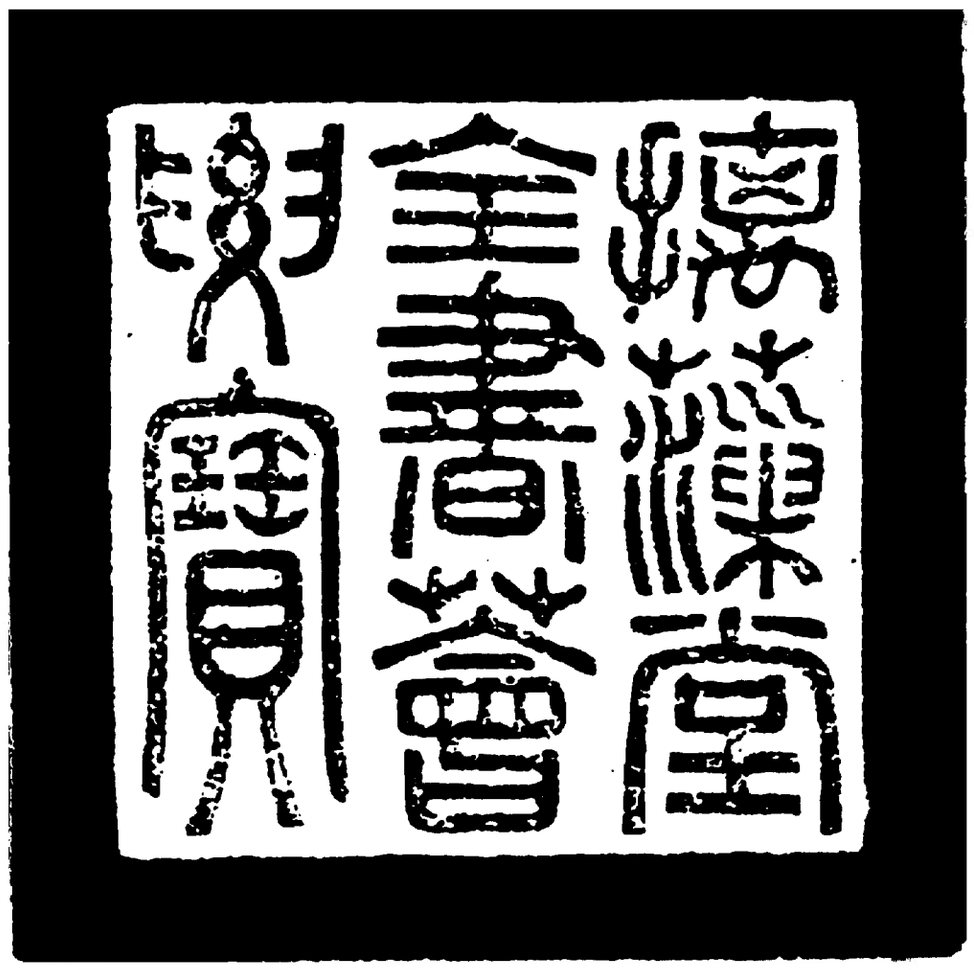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五册

Z121.5
CH1
55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63

欽定四庫全書卷十七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七

論語八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章

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其弊盡用紫羅背盂內用真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盂如今書盂盡用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問孔子又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荅顏子為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鐘鼓云乎哉此皆欲損過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因見得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亦是此意鄉原直是不好寧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粗疎底人 語類

從我於陳蔡章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顏淵為椁蓋朋友有通財之義況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之功 語類

云耳

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 以上一類二條 語類

回也非助我章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功 語類

季路問事鬼神章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

他求耳 答石子重 ○文集

門人厚葬章

門人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故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此古注說得甚好又簡徑 語類

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

問人鬼一理人能誠敬則與理為一自然能盡事人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

鬼之道有是理則有是氣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是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答廖子晦

問子路問事鬼神一章誼謂由聚散故有生死由幽明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也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不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即其著見者而致其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終亦不知焉耳矣曰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 答方賓王○以上文集二條

閔子侍側章

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 以上語類五條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閫閫氣象

閫閫是深沈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

問閫閫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易得入於柔佞卑諂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

問閫閫行行侃侃曰閔子於和悅中却有剛正意思仲由一於剛正閔子深厚仲由較表露閔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死

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

獃出公豈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為是否曰未問死孔悝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況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別無科關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子路死孔悝之難未為不是只是他當初事孔悝時錯了到此不得其死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之有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事衛他更說夫子之迂若由也不得其死聖人已見得他錯了但不如鳴鼓攻之責得求之深雖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說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之知不要事孔悝此事不可曉不知聖人何故不痛責之 以上語類六條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看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人其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語類）

柴也愚章

吳伯英問柴也愚因說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竇使當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更不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以上語類三條）

回也其庶乎章

敬之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

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賀孫因問集註云顏回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

數拈掇出來

問呂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以度物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嘗記前輩一說曰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貢於貨殖下與馬醫夏畦同科謂其所至諸侯莫不分庭抗禮天下後世無不指子貢為監賈之事子貢孔門高弟豈有聖人之門而以賈豎為先乎屢空無我者也其學則自內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出於己之所自得也特其才高凡接於見聞者莫不解悟比之屢空者為有閒矣曰此說乃觀文葉公所作審是集中之語蓋呂與叔之遺意也乍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蓋屢空者空乏其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是也范氏曰顏子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心者此說為得之以上語類二條

屢空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簞瓢屢空之語是也但言顏子數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下文以子貢貨殖為言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若曰心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問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不之正耳

答潘恭叔

問集註解回也其庶乎屢空章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竊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曰世間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更思之答趙恭父○以上文集二條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流而為惡但他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途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閫室橫渠之解極好語類

論篤是與章

問論篤是與章集註云云詳此文義恐只是說不可以言取人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人何也曰色莊便是兼著貌字 答趙恭父 文集

子畏於匡章

或問回何敢死伊川此話門人傳之恐誤其間前後有相背處令只作死字說其曰吾以汝為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語類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為切己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直是難處篡弒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

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己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又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認不得當下便作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

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張子韶解此謂當其微有不可則隨即止之無待其事之失過之形而後用力以止之也曰子韶之說不通與上下文義不相貫近世學者多取此說愛其新奇而不察其不當於理此甚害事不可不知也 以上語類三條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 答陳明仲 ○文集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讀曾皙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曾皙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

冉求公西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說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

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

或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待諸子以可用對而曾點獨不答所問夫子乃許之何也曰曾點意思見得如此自與諸子別看他意思若做時上面煞有事在或問如何煞有事曰曾點見得如此時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所為曾點是實見得如此還是偶然說著曰這也思或問曾點是實見得如此還是偶然說著曰這也只是偶然說得如此他也未到得便做莊老只怕其流入於莊老又問東萊說曾點只欠寬以居之這是如何曰他是太寬了却是工夫欠細密因舉明道說康節云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

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曾點雖是如此於用工夫處亦欠細密

先生令叔重讀江西嚴時亨歐陽希遜問目皆問曾點言志一段以為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要須涵養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為也先生曰此都說得偏了學固著學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不就事上學只要便如曾點樣快活將來却恐狂了人去也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灑意思若曾子之學却與曾點全然相反往往曾點這般說話曾子初間却理會不得他但夫子說東便去學東說西便去學西說南便去學南說北便去學北到學來學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也

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著實地去做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是然他到這裏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傳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隱隱貼貼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傳地自在曾皙不

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著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問集註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間皆人所共曾點見處莫是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濟其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植曰即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

曾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為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

上蔡說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入在集註中舞雩後

問前輩說鳶飛魚躍與曾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曾點之事何緣與子思之說同曰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問何以見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曰若非見得日用之間無非天理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又曰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點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那事又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又曰某今日見得又別節次日問節取先生所註一段看不見與昨日之說異曰前日不曾說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無之

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夫子既語之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為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各言志之問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為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

此而不與彼何也集註以為咪曾點之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與於我是雖堯舜事業蓋所優為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嘗因是而思之為學與為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聖人固已深知其才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其所已能孜孜於求仁之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為之末緣他有這箇能解橫在肚皮裏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即各述所能子路至於率爾而對更無推遜求赤但見子路為夫子所哂故其辭謙退畢竟是急於見其所長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然掉在一偏不知今日所存便是後日所用見得他將為學為治分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造到至極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程子謂夫子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謂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要知浴沂風雩人人可為而未必能得其樂者正以窮達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舉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為樂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時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無不足游泳乎天理之中大小大快活反以窮居隱處為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即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為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為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較假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當蒯聵之難知食馬不避其難而不知衛輒之食不可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後來所成就止於如此正為他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功立事之本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背馳否乞與訂正曰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為希

遜言之矣 荅嚴時亨

問集註中說曾點處有樂此終身一句不知如何曰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豪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註中若無此句即此一轉語全無收拾荅他聖人問頭不著只如禪家擎拳豎拂之意矣

荅甘吉甫○以上文集二條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

克己復禮如火烈則莫我敢遏
克己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己外別有復禮閑邪別有存誠
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
克己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為仁之本為仁由己之為不同
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
林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子細次早問看得如何
林舉註中程子所言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為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懵憧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或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耳目口鼻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
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為仁須說克己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亞夫問克己復禮章曰今人但說克己更不說復禮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己復禮之目也顏子

會問夫子會荅得來包括得盡己字與禮字正相
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且以坐立言之己便是箕踞
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
看便見又曰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
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
外別有復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己更無復禮
工夫所以不中節文便至以君臣為父子父子為君
臣一齊亂了吾儒克己便復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
說得來本末精粗具舉下面四箇勿字便是克與復
工夫皆以禮為準也克己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
下藥仲弓主敬行恕是且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
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己復禮
便剛決克除將去

因論克己復禮洽歎曰為學之艱未有如私欲之難克
也先生曰有柰他不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
呂與叔說克己從那己物對處克此說雖好然不是夫

子與顏子說底意夫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
物對時方克他却是自家己倒了幾多所謂己只是
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
與叔克己銘只說得一邊

國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
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
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
體底仁但克己復禮一句却尤親切

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己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
答問中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荅
之亦不曾說如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
子之問孔子荅以克己復禮仲弓之問孔子荅以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司
馬牛之問孔子荅以仁者其言也訒樊遲之問孔子
荅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
但要如何做

問克己復禮即仁乎曰克己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

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

一日存此心則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地略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裏若道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其仁明日若不克己復禮天下又不歸仁

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日克己復禮一日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又曰歸猶歸重之意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己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己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問有人一日之中克己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為不曾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罔念即為狂矣曰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

敬之問上面克己復禮是要克盡己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

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互復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作兩截意思看了

問顏淵問仁孔子對以克己復禮顏淵請問其目則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睹當得是禮與非禮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己纔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視前我元不曾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逐流入閘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閒舉佛書亦有克己底說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己若不復禮如何得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由中出下句是用功處問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別得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

直卿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又曰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聖人言語緊密如此聖人於顏子仲弓都是就綱領上說其他則是就各人身上說

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四句

莫有優劣否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
動之精粗為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
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
思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
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動箴那句
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
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又曰四者惟視為切
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以上語類二十七條

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
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
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比若有豪髮之私留於胷
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
稱之又何歸仁之有答連嵩卿

克己之目不及思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
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
為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
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偏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
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
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
程子四箴意正如此答陳明仲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
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答石子重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曰由乎中而
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汎言
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制乎外
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
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與此章之文本不相戾
不須如此分疏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彝天
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工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
邪勿聽處可更詳之答呂子約○以上文集四條

仲弓問仁章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緊接著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又云內外無怨便是應處如闔睢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巢之仁則有騶虞之應問仁者甚多只答顏子仲弓底說得來大

或問推己及物之謂恕曰推己及物便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著用力也

或問伊川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荅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敬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淡了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衆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是盡忠是盡己也盡己而後為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己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為不能盡己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汎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

己

問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曰此以效驗言若是主敬行恕而在家在邦皆不能無怨則所謂敬恕者未是敬恕問怨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

希遜問夫子答顏子仲弓問仁之異曰此是各就他資質上說然持敬行恕便自能克己克己便自能持敬行恕亦不必大段分別

克己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是教他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己者要一服便見效敬恕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

或問克己復禮者乾道莊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之類是也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坤道靜重而持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類是也

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以上語類八條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效處說曰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蓋此兩事只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施為措置也 蓉石

子重○文集

司馬牛問仁章

宜久問仁者其言也訒曰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曾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

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

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
或曰言行常相表裏又曰人到得少說話時也自是心細了
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夫也是主敬其言也訒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恕是第二門言訒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迂迴得些是他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他病處說以上語類四條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

為學須先尋得一箇路徑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以上語類二條

司馬牛憂曰章

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天言制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荅連嵩卿○文集

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圓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夏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禮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語類

子張問明章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曰譖是證人是不干己底事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閒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愬是切己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又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

或問膚受之愬切近災也若他父兄有急難其事不可

緩來想時便用周他若待我審究得實已失事了此
當如何曰不然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
僞始得若不識箇真僞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
理見得過他真僞却來瞞我不得譬識藥材或將假
藥來賣我識得過任他說千言萬語我既見破僞了
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明遠只是這些子以
上

語類二條

子貢問政章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
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
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
其父各自求生路去

語類

棘子成曰章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
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著落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如何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十七 四十一

儉寧戚之意以上語類三條

哀公問於有若章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
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
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

語類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問主忠信徙義曰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
句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主字須重看喚做

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還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

矣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既荅之矣末又引我行其野之詩以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言此二句當冠之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耳至范氏則以為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何曰如范氏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

以上語類三條

子張問政章

亞夫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某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他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所居是自己事要終始如一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

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他做事初頭乘些銳氣去做少間做到下梢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樸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

以上語類四條

季康子患盜章

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為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為政在乎足民使無所欲而已如橫渠之說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

盜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純於為臣要之孔子必不
面斥之如此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楊氏所說只是
責季康子之貪然氣象和平不如此之峻厲今欲且
從楊氏說如何曰善 語類

子張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達曰行得無窒礙謂之達在家必達
在邦必達事君則得乎君治民則得乎民事親則孝
事長則弟無所不達 植錄云如事親則得乎親事君則得乎君之類 又曰色
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正是指子張病痛處

周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底
退一步底單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
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
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

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
以下人便又和順低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
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
此周徧詳密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
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
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
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
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

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
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偽質是樸實直是無偏曲
而所行又合宜察人之色審於接物慮
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又
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
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此此恐是就子張

身上說

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闊了裏面填不足
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
原如何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抬

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作聲不作氣陰沈做罪過底人義剛言二者皆是要譽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 以上語類

七條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陳希真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義欲收斂著實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

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為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自此而愈高起也

思便畢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

亞夫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 以上類四條

樊遲問仁章

樊遲未達者蓋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

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為聖人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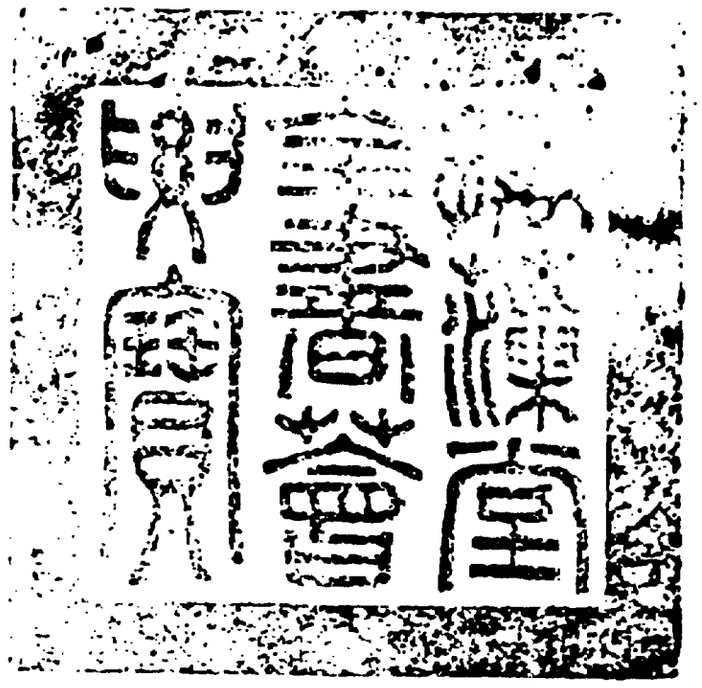
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友章

問忠告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語類

謹案第二十二頁前三行大小大快活句疑有訛字

第四十六頁前六行先事後得刊本後訛從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范 栩

欽定四庫全書卷十八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八

論語九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問勞之恐是以言語勸勉他如此說不盡得為政之理若以言語勸勉他亦不甚要緊亦是淺近事聖人自不用說亦不見得無倦底意勞是勤於事勤於事

時便有倦底意所以教他勞東坡下行字與事字最好或問愛之能勿勞乎有兩箇勞字曰這箇勞是使他勞

文振問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則雖勞不怨如何曰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與他做方可率得他如勸課農桑等事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履畝畝與他勾當方得

問先之勞之諸說孰長曰橫渠云必身為之倡且不愛

其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說好又問以身為之倡者果勞乎曰非是之謂也既以身為之倡又更不愛其勞而終之以無倦此是三節事（以上語類三條）

先之謂以身率之勞之謂以恩撫之二者苟無誠心久必倦矣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答程允夫文集）

仲弓為季氏宰章

潘立之問先有司曰凡為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且如今做太守人皆以為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來不批不得如詞訴反覆或經已斷或彼處未結絕或見在催追他埋頭又來下狀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與他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後或有人詞訴或自點檢一兩項有批得不實即須痛治以防其弊

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小大以此知

樂取諸人以為善所以為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已者真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以喪邦矣（以上語類二條）

子路曰衛君待子為政章

亞夫問衛君待子為政章曰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問禮樂不興疑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却云禮樂不興而後刑罰不中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興則刑罰宜其不中又曰禮是有序樂是和樂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禮樂耶

或問如何是事不成後禮樂便不興禮樂不興後却如何便刑罰不中曰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諸家說各有所長可參而觀之

楊問注謂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即事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討水来救始得却教他討火来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事又如人捉賊走東去合從東去捉却教他走從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順做事不成若就衛論之輒子也崩聵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為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顛沛乖亂禮樂如何會興刑罰如何會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又問子路之死於衛其義如何曰子路只見得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他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難却不知食出公之食為不義東坡嘗論及此問如此是他當初仕衛便不是曰然問衛君欲召孔子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為之臣復欲去出公亦豈人情曰惟孔子而後可問靈公既逐蒯聵公子郢辭不立衛人立輒以拒蒯聵論理輒合下便不當立不待拒蒯聵而後為不當立也曰固是輒既立蒯聵来爭必至於戰問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據事理言之合當如此做耳使孔子仕衛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耳

樊遲學稼章

樊遲請學稼

君民並耕之說之類 語類

詩三百章

亞夫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黨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脩德於已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

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 語類

言居室則似是處家之意 ○ 文集

子謂衛公子荊章

子適衛章

宜久說子適衛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人會學喫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為大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

也 語類

苟有用我章

立之說苟有用我者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 語類

善人為邦章

安卿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善人只是使風俗醇朴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大槩論功效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必恁地粘皮著骨去說不成說聖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別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能使人興善人自是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來海內富庶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陳太丘卓茂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不成說你便不是聖人如何做得這箇只看他功效處又何必較量道聖人之效是如此善人之效是如彼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但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胸積累

做將去亦須有效且如而今寬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人論功效亦是大槩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效處如何便了何必較他優劣便理會得也無甚切已處語類

如有王者章

或問三年有成必世後仁遲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變化風移俗易民歸於仁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語類

定公問一言興邦章

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棱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一言興邦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太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故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顏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尚粗語類

葉公問政章

曾問近者悅遠者來夫子答葉公之問政者專言其效與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為之次第葉公老成必能曉解也語類

樊遲問仁章

或問樊遲問仁一段聖人以是告之不知樊遲果能盡此否曰此段須反求諸己方有工夫若去樊遲身上討則與我不相干矣必當思之曰居處恭乎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乎與人忠乎不必求諸樊遲能盡此與否也又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今人處於中國飽食煖衣未至於夷狄猶且與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棄而況之夷狄臨之以白刃

而能不自棄者乎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為人日下急切處切宜體之

或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從何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以上語類三條

子貢問士章

問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已有恥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為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

文振舉程子曰子貢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蓋渠見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為他截斷了也此處更宜細看以上語類二條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為若鄉原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

問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骨骾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

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猶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根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氣象陸子靜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以上語類二條

南人有言章

君子和而不同章

問不占而已矣曰如只是不讀書之意語類

君子和而不同章

立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荊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已了故有此小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語類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問君子易事而難說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取奉他故易說語類

君子泰而不驕章

問君子泰而不驕曰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欺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靠我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如漢高祖有箇粗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之屬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辯便有驕底意思語類

剛毅木訥近仁章

問剛毅木訥近仁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與底氣象語類

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

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像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答曾晉叔 ○文集

子路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士一段曰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偲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說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偲偲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

憲問恥章

問胡氏說切切偲偲到也偲偲詳勉也如何是懇到詳勉意思曰古人多下聯字去形容那事亦難大段解說想當時人必是曉得這般字今人只是想像其聲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偲偲胡氏說為當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著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 以上語類二條

問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謫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須是七年

問集注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 以上語類二條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問集注云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恐未必知何也曰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既死用之為堂諫則不過能論貪污而已於國家大計亦無所建立且如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莫是至好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已有恥不辱君命為上蓋孝弟之人亦只是守得

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孝弟為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語類

克伐怨欲不行章

問克伐怨欲不行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他那欲即絶之若但欲不行只是遏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

問克伐怨欲不行此是禁制之未能絶去根苗也曰說也只是恁地說但要見得那絶去根苗底是如何用功這禁制底是如何用功分別這兩般工夫是如何

問克伐怨欲不行何以未足為仁必克已復禮乃得為仁曰克已者一似家中捉出箇賊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制之使不發出來猶關閉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出去外頭作過畢竟窩藏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問夫子不荅南宮适之問似有深意曰如何過謂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為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

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苔君子之心亦為其所當為而不計其效之在彼曰此意思較好 語類

君子而不仁者章

問此章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處却當至之問愛之能勿勞乎曰愛之而弗勞是姑息之愛也 語類

愛之能勿勞乎章

凡人之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却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為使他徒来而徒去遂不欲却他此便是其姑息處乃非所以為愛 語類

為命章

問為命裨諶草創之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也 語類

或問子產章

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人也如何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畫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奪伯氏駢邑正謂奪為已有問集注言管仲子產之才德使二人從事於聖人之學則才德可以兼全否曰若工夫做到極處貧而無怨不及於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 語類

子路問成人章

或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樸素子惟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以為成人則

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

亞夫問子路成人章曰這一章最重在文之以禮樂一句上今之成人者以下胡氏以為是子路之言恐此說却是蓋聖人不應只說向下去且見利思義至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三句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亦不應只恁地說蓋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故胡氏以為有終身誦之之固也亞夫云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曰恐是他退後說亦未可知 以上語類二條

子問公叔文子章

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難却小若真能如此這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 語類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因論桓文譎正曰桓公是較本分得些子文公所為事却多有曲折處左傳所載可見蓋不特天王狩河陽一事而已 語類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當時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

亞夫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於隋雖曰統一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箇功業然謂之非仁者才仲問南軒解子路子貢問管仲疑其未仁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此說如何先生良久曰此說却當

問如夫子稱管仲如其仁也是從假字上說來否曰他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在且如孺子入井有一人取得出來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那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道夫問如此說則如字如何解曰此直深許其有仁耳人多說是許其似仁而非仁以文勢觀之恐不恁地只是說其仁耳 以上語類四條

子貢曰管仲非仁章

管仲不死子糾聖人無說見得不當死後又有功可稱不是後功可以償前不死之罪也伊川有此意亦恐看得不曾子細魏鄭公則是前仕建成矣不當更仕太宗後却有功溫公論嵇紹王裒謂紹後有死節之功須還前不是後既策名委質只得死也不可以後功掩前過王魏二公謂功可以補過猶可管仲則前無過而後有功也 語類

陳成子弒簡公章

問陳成子弒簡公章云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警之曰須先看得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真個是欲討成子未有此意後人自流泝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 語類

子路問事君章

問子路問事君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為難夫子路敢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哉特其燭理不盡而好強其所不知以為知是以陷於欺耳曰以使門人為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 答吳伯豐○大集

君子上達章

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沉淪似一日 語類

古之學者為己章

立之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

耳下達者只因這分豪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
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
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
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
問伊川云為已欲得之於已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後
又云古之學者為已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
其終至於喪已兩說不同何也曰此兩段意思自別
前段是低底為人後段是好底為人前為人只是欲
見知於人而已後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先
去自家身已上做得工夫非唯是為那人不得末後
和已也喪了 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方人章

夫我則不暇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已體察
方可見 語類

不逆詐章

才仲問南軒解不逆詐一段引孔注先覺人情者是能
為賢乎此說如何曰不然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
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
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
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至暗也
問不逆詐章曰雖是不逆詐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
先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
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裡
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
自家却在這裡做什麼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呆底相
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著些
精采看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
與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為覺也後矣蓋此
章人於日用閒便要如此 以上語類二條

驥不稱其力章

問驥不稱其力一章謂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
德後世分才德為二者恐失之曰世固有才而無

德者亦有德而短於才者夫子亦自以德與力分言矣語類

以德報怨章

以直報怨則無怨矣以德報怨亦是私

問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曰聖人荅得極好以德報怨怨乃過德以怨報德豈是人情以直報怨則於彼合為則為是無怨也與孟子三反及不校同禮記云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言如此亦是寬身終不是中道可學問禮記注改仁作人曰亦不必改通考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權有輕重只看此心其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依公其間蘊章夜與故人飲明日按之此莫太不是曰此是甚人只是以故人為貨

問以德報怨章注謂旨意曲折反覆徹妙無窮何也曰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呂申公為相曾與賈種民有怨却與之郡職可謂以德報怨厚於此人矣然那裡人多少被其害賈素無行元豐中在大理為蔡確鷹犬申公亦被誣搆及公為相而賈得罪公復為請知通利軍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耶則引之鷹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絶之是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以上語類三條

莫我知也夫章

問不怨天不尤人此二句體之於身覺見不尤人易不怨天難何以能不怨天曰此是就二句上生出意看了且未論恁地且先看孔子此段本意理會得本意便了此段最難看若須要解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學如何是上達便粘滯了天又無心無腸如何知得孔子須是看得脫灑始得此段只渾淪一意蓋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

為莫知子夫子所荅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
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
亦不怨天我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
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
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
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
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然之又曰聖人直是如此瀟
灑正如久病得汗引箭在手忽然破的也

所謂下學人事者又不異常人而無所得知至上達天
理處而人又不能知以此兩頭蹉過了故人終不知
獨有箇天理與聖人相契耳彼天畢竟知之
問莫我知也夫與予欲無言二段子貢皆不能復問想
是不曉聖人之意曰非是不曉聖人語意只是無默
契合處不曾有默地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若有所
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 以上語類六條

賢者避世章

問賢者避世一章曰凡古之隱者非可以一律看有可
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
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

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施設只是獨善其身
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而見不必待其十
分太平然後出來天下無道而隱亦不必待其十分
大亂然後隱去天下有道譬如天之將晓雖未甚明
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天下無道譬如
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
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 語類

子擊磬於衛章

問荷蕢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曰他那
箇人然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因說泉
州醫僧妙智大師後來都不切脈只見其人便知得
他有甚病又後來雖不見其人只教人來說因其說
便自知得此如他心通相似蓋其精誠篤至所以能
知又問硜硜乎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 語類

子路問君子章

陳仲卿問脩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
是要裡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
也

或問脩己如何能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脩已
看一家人安不安

惟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體
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
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此出這是
自誠而明

問體信達順曰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致中
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

楊至之問如何程氏說到事天享帝了方說聰明睿智
皆由此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
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
靜則妄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為聰亂色諛悅之
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為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
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

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以上語類五條

原壤夷俟章

問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裡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語類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章

周問固窮有二義不知孰長曰固守其窮古人多如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荅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荅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荅上面有字文勢乃相應語類

子曰賜也章

孔子告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已為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為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底且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

問子貢一貫章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以上語類二條

子張問行章

問行篤敬曰篤者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

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前在輿則見其倚衡如此念念

不忘伊川謂只此是學以上語類二條

敬夫云參前倚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愚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與張敬夫論舜已論語說○文集

直哉史魚章

正淳問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諸儒以為史魚不及蘧伯玉如何曰試將兩人對換說看如何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蘧伯玉之君子語類

志士仁人章

或問仁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扶破了我箇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

余正叔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

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一章思之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以上語類三條

子貢問為仁章

問子貢問為仁何以荅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曰也是箇入德之方又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語類

顏子子貢俱以仁為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當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為仁由己此論為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答柯國材○文集

顏淵問為邦章

亞夫問顏淵問為邦曰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渠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纛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裡與孔子荅顏淵之意同其謂漢高祖若行夏之時乘商之輅也只做得漢高祖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多少工夫今却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

恭父問顏淵問為邦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聖人如何曰終勝得孟子但不及孔子些問莫有綏之斯来動之斯和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是孔子便做得他人無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之禮樂唯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所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舞韶舞亦言其大略耳

正卿問顏子涇養之功多曾子省察之功多曰固不可如此說然顏子資稟極聰明凡事涵養得来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為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看問為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賜問顏淵問為邦章程子謂發此以為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做此而推行之耳以上語類四條

放鄭聲遠佞人敬夫云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愚謂此是聖人立法垂世之言似不必如此說然禹以丹朱戒舜舜以予違汝弼責其臣便說聖人必戒乎此亦何害乎與張敬夫論矣已論語說○文

躬自厚章

問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自責厚莫是周備篤切意思否

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語類

不曰如之何章

林問不曰如之何曰只是要再三反復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何語類

君子義以為質章

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做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

問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曰毀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譽如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毀若是那物元來破了自家却遂知得他將來如此毀人則不可如此也

問矜而不爭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或問不矜細行與矜而不爭之矜如何曰相似是箇珍惜持守之意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章

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恕時忠在裡面了語類

吾之於人也章

問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曰毀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譽如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毀若是那物元來破了自家却遂知得他將來如此毀人雖未有十分善自家將做十分說他便是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也不知義之所在以上語類二條

君子矜而不爭章

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
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
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
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
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
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故姦軌不勝到文景恭儉民
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 以上語類二條

誰毀誰譽敬夫云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說未盡
愚謂毀者惡未至此而深詆之也譽者善未至此而
驟稱之也非但語其已然之善惡而已○又曰誰毀
誰譽謂吾於人無毀譽之意也愚謂聖人之心仁恕
公平實無毀譽非但無其意而已○又曰有所譽必
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此亦未盡試猶驗也聖
人或時有所譽者雖其人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
之而知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之速惡惡之緩而
於其速也亦無所苟焉○又曰可毀可譽在彼又曰
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人為善也必有所試而後譽
則其於毀亦可知矣愚謂若如此說則是聖人固常
有毀但於此著其有譽而匿其有毀以取忠厚之名
也而可乎毀破壞也如器物之未敗而故破壞之聖
人豈有是乎 與張敬夫論語說

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
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也是
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毀譽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
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
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
是班固景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
之意正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言譽而不及
毀之意來諭亦善但毀譽兩字更須細看譽者善未
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亦知其
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

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全不別白是非但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

耳 答呂伯恭○以上文集二條

巧言亂德章

問小不忍則亂大謀曰忍字有兩說只是一意有忍乃有濟王介甫解作強忍之忍前輩解作慈忍之忍某謂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如婦人之仁是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是不能忍其忿二者只是一意語類

人能弘道章

問人能弘道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古今所共底道理須是知知仁守勇決繼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沒人管語類

吾嘗終日不食章

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某注云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著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著心貼就他去做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極好逆是推迎他底意思

問注云遜志而自得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忒佷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

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

為政

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涖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與所謂教惰而辟之類到仁處大本已好但小節略略有些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略傾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故費力也

問知及之一章曰莊以涖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不以禮這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又問是使他做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拍否曰然又問是合禮底事便以使之不合禮底事便不以使之曰然看那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使他向善便是以禮不使他向善便是不以禮如古所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是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

道耳曰此一段不專為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而不憂貧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不憂貧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耳曰此一段不專為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只說義若不恤義唯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為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耳如澤无水困則不可以有為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之命可也 以上語類三條

或問此章曰此一章當以仁為主而謂知及之而以求吾仁涖之動之而以持養吾仁者得之矣 以上語類四條

君子不可小知章

一事之能若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 答許順之○文集

當仁不讓於師章

子善問直卿云當仁只似適當為仁之事集注似以當為擔當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為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煞多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底事 語類

君子貞而不諒章

亞夫問貞而不諒曰貞者正而固也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 諒則有固必之心也 語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蔣瞻岵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九

論語十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問集注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七百里是禮記如此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如左傳也有一同之說某每常疑此處若是百里無此間龍溪漳浦縣地又如何做得侯國如何又容得顓臾在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究只得且依禮記恁地說語類

孟者三樂章

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

味道問損者三樂曰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

也 以上語類二條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莫是未見事實否曰未見顏色是不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顏色是指所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著聖容時某人為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好但某思之不如此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為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汎然言之使汎然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伺候人主顏色迎合趨湊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著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 語類

君子有三戒章

或問君子三戒曰血氣雖有盛衰君子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這下來

問注引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

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箪食豆羹嘑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就蹴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謝又曰萬鍾與不得則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之壯謝又曰萬鍾與不得則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冥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闕三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問謝氏以血氣為氣質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助義與道也 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有三畏章

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

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之否曰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德者皆謂之大人問此三句要緊都在畏天命上曰然纔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先畏天命但要緊又須是知得天命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曰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問知有淺深大抵纔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曰知固有淺深然就他淺深中各自有天然不容已者且如一件事是合如此是不合如此本自分曉到臨事又却不如此道如此也不妨如此也無害又自做將去這箇是雖知之而不能行然亦是知之未盡知之未

至所以如此 以上語類二條

君子有九思章

或問君子有九思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這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已自近正外面視聽舉止自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

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著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入耳故曰聽德惟聰

語類

見善如不及章

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蘧伯玉使人問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曰夫子何為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謂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

語類

問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集注謂伊尹太公之流可當之是也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早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然也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更俟詳之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或問陽貨瞰亡以饋孔子孔子瞰亡而往拜之陽貨之瞰亡此不足責如孔子亦瞰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人瞰亡來我亦瞰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

亞夫問楊子雲謂孔子於陽貨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不知渠何以見聖人為詘身處曰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人是理

合去見他不為詘矣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荅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 以上語類二條

性相近章

問此章曰此所謂性亦指氣質之性而言性習遠近與上智下愚本是一章子曰二字衍文也蓋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當從伊川之說所謂雖强戾如商辛之人亦有可移之理是也

問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得作狂者說

問集注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為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為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 以上語類四條

子之武城章

問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 語類

公山弗擾章

夫子曰吾其為東周乎興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視天命如何耳聖人胸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

問諸家皆言不為東周集注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如曰這是古注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閒字只是有用

我者我便也要做些小事如釋氏言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相似那處是有不為東周底意這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辭語一般亦何必要如此翻轉丈字須寬看子細翫味方見得聖人語言如小人之中庸分明這一句是解上文人見他偶然脫一箇反字便恁地硬說去小人自為中庸下面文勢且直解兩句未有那自以為中庸底意亦何必恁地翻轉

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能興得周道曰便是理會不得良久却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公山弗擾既為季氏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亦辛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

子張問仁章

問恭寬信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親切莫是人之為事才悠悠則此心便間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若能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間斷走失之時少故敏亦為求仁之一是如此否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便有怠忽之意才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

佛肸召章

問公山佛肸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必以楊氏解佛肸章為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為問其所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為法庶乎不失其親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

子張問仁章

得之 蓋劉聘仲

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

子曰由也章

楊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聖人此等語多有相類如恭而無禮則勞處一般此皆是就子路失處正之昔劉大諫從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戶贓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揚子避礙通諸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學固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贓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

問集注云剛者勇之體勇者剛之發曰春秋傳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以上類二條語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問詩如何可以興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以上類語

美者令人興起

子謂伯魚章

問為周南召南曰為字如固哉其為高叟之為詩之為只是謂講論耳橫渠所謂近試令家人為周南召南之事不知其如何地為

問正牆面而立曰脩身齊家最近底事不待出門便有這事去這箇上理會不得便似那當牆立時眼既無所見要動也行不去

問先生解正牆面而立曰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人若不知脩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家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又況其遠者乎問此可見

子謂伯魚敬夫云為者躬行其實也愚謂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為只是誦讀講貫牆面只是無所見書所謂不學牆面亦未說到不

以上類三條語

躬行則行不得處也 與張敬夫論孟說 ○ 文集

色厲內荏章

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 類語

鄉原德之賊章

或問鄉原引荀子原慤之說何也曰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愿亦未必真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

敬之問鄉原德之賊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耳如范質之徒却是最敬馮道輩雖藴字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

問鄉原一章曰此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 以上語類

三綱

古者民有三疾章

問古之矜也廉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則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 類語

問今之愚者詐而已矣智則能詐愚者本無智巧也何故能詐曰如狂不直侗不愿之類 答劉蔚仲 ○ 文集

惡紫之奪朱章

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到紫也紫本亦不是易惑人底只為他力勢大了便易得勝又如孔子云惡莠之亂苗莠又安能惑人但其力勢易盛故苗不能勝之耳且一邦一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患此豈不可畏哉 類語

予欲無言章

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 語類

問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為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百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未知是否曰有此意 答劉韜仲

問予欲無言蓋夫子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告之此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於踐履事為之實也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日星一段雖引無言之文然其大意却似說無隱之義至其言猶患門人未能盡曉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 語類以上 文集二條以下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亞夫問宰我問短喪處曰此處聖人責之至嚴所謂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 語類

飽食終日章

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

頃刻間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為難矣
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
看如今纔讀書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心便主於寫
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 類語

君子尚勇乎章

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
於義知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
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
為非觀其謂正名為迂斯可見矣 類語

君子亦有惡乎章

問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曰
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
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
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
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類語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惡之之謂也 谷劉籍仲 ○文集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問或去或奴或諫不同如何同歸於仁曰三子皆詣其
至理故謂之仁如箕子亦是諫諫至於極有所不行
故若此也

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
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著去之以存宗祀若
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問當時

若只有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著去

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若箕子不死而為之奴
何以見惻怛之心曰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
嘗諫紂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他也不是要為奴只被
囚繫在此因佯狂為奴然亦不須必死於事蓋比
干既死若更死諫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

因得佯狂然他處此最難微子去邶易比干則索性死他在半上半下處最是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外雖佯狂而心邦守得定（以上工語類三條）

柳下惠為士師章

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或遠或近是相去之遠近否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若伯夷則直是去人遠矣（語類）

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而介與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曰得之（答劉蘭仲○文集）

齊景公待孔子章

晏問齊景公待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間乃以虛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齊王欲以孟子為矜式亦是虛禮非舉國以聽孟子曰固是（語類）

楚狂接輿章

問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之言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蓧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

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滔滔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無可者矣而未知聖人之正大若此以索隱行怪視之愚意未知是否曰無道而隱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怪矣沮溺荷蓧亦非中行之士也答劉歸仲○大集

子路從而後章

問不仕無義曰仕則可以行其義不仕則無以行其義便無這君臣之義了又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即是這義否曰然

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末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為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得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以上語類二條

周公謂魯公章

不施其親敬夫引尹氏愚謂尹氏固佳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若如謝氏雖亦引無失其親為解然却訓施為施報之施則誤矣此等處須說破令明白也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紙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呂與叔亦讀為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於此蓋偶合耳今當從此音讀與張敬夫論琴已論語說○文集

子張第十九

執德不弘章

舜功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

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子張以為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不足倚靠耳通老云亦有人將此二句於道德上說曰不然先儒說弘字多只說一偏

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篤須是你自去理會始得而今人固有與他說信不篤者須要你自信始得

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曰此須著下兩句此兩句似若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似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汎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汎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為不擇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章

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使不通了若異端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得

日知其所亡章

問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曰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真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

周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知而帶得溫故

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曰也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著得一件事節問既恁地却如何曰且思量

博學而篤志章

元昭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只是為學工夫反求之已必如克己復禮乃正言為仁論語言在其中只是言其可至耳明道云學要鞭辟近裏

楊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恁地光如有許多光便因這燈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

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等便是次序

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窠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

百工居肆章

問集注所引二說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閒坐打閑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

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

相須而其義始備也語類

大德不踰閑章

問大德小德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

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

枉尋而直尺者矣

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如何曰恁地推廣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隨他們說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却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子夏之意只為大節既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

以上語類二條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

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

似子夏

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

理處子夏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插一本在裏

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

矣而察自理會得須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

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今教小兒若不匡不直不輔不

翼便要振德只是撮那尖利底教人非教人之法

問有始有卒乃謂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

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

達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

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時都看

不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

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瘡不著忽然思得乃

知却是有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

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倫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

齊卿問程子云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小大理却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用做底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不盡謝氏所謂不著此心如何做得者失之矣

子夏言我非以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教但道理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先生之說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無歸宿須知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

云云愚詳本文之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為先而傳之豈有以為後而倦教者但學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自有區別故其為教不得不殊耳初無大小雖分而生意皆足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焉可誣也藴氏得之有始有卒尹氏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已但近年以來為諸先生發明本末一致之理而不甚解其文義固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此解最為得之然以其言緩而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

曰此說亦佳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答程允夫）

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處（答何叔京○以上文集二條）

孟莊子之孝章

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曰這箇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

仕而優則學章

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為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學而優則仕無

可說者（語類）

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語類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真實語如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但其為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為生知也若向來則定須謂道體無時而亡故聖人目見耳聞無適而非學雖不害有此理終非當日答問之本意矣答吳晦叔

仲尼焉學敬夫云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愚謂近年說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則其為道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損則未墜於地之云又無所當矣且若如此則天地之間可以目擊而心會又何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一一學之然後得耶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周家之制度典章爾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墜也大抵近世學者喜聞佛老之言常遷吾說以就之故其弊至此讀者平心退步反覆於句讀文義之間則有以知其失矣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以上文集二條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

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 語類

陳子禽謂子貢章

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住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振德有鼓舞之意 寓錄云使之歡喜踴躍如舜之從欲以治遷義遠罪而不自知 惟動不應倏忽便是動而和處 語類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章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嘗見說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堯曰一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

楊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天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

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衆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衆叛親離所以不濟事

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 類語

不知命章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者不知

命則做君子不成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

君子類語

總校官臣 張能照
校對官臣 編修臣 裴 遠
謄錄監生臣 劉 昀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

孟子一

總論

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概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概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獨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類語既味便自可見

楊至之云看孟子見得一箇大意是性之本體仁義之良心到戰國時君臣上下都一齊埋沒了孟子所以推明發見之端緒教人去體認擴充曰孟子高他都

未有許多意思今說得一體認字麄是遲鈍了孟子
孟子大段見得敏見得快他說話恰似箇獅子跳躍
相似且如他說箇惻隱之心便是仁之端羞惡之心
便是義之端只他說在那裏底便是似他說時見得
聖賢大段易做全無許多等級所以程子云孟子才
高學之無可依據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
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
意
孟子於義利間辨得豪釐不差見一事來便劈做兩片
便分箇是與不是這便是集義處義是一柄刀相似
才見事到面前便與他割制了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領教
他在吾肚中先千百轉便自然純熟某初看時要逐
句去看他便覺得意思淺迨至後來放寬看却有除

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文章某
因讀亦知作文之法
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
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
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
不可謂軻死不傳
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
見孟子說得實
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
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
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
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
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學者亦不
可不知也 答林擇之
門史記謂孟子之書孟子自作趙岐謂其徒所記今觀

七篇文字筆勢如此決是一手所成非魯論比也然其間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必曾略加刪定也此非甚緊切以明友間或有疑此者嘗以此荅之恐未是也曰或恐是如此

荅董叔重

問孟子集註序說言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註云趙氏註及孔叢子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銖謂趙岐所註必有所考孔叢子恐是僞書似不必引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　御纂朱子全書　四

此書如何曰孔叢子雖僞書然與趙岐亦未知其孰先後也姑存亦無害荅董叔重○以上文集三條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

說義利處曰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著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繞於為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為義時便說要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

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荅宋猉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

正淳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德與理俱以體言制與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云大概說道理只渾淪說又使人無捉摸處若要說得親切却又局促有病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說得渾淪開闊無病知言說理是要親切所以

多病

程子曰處物為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如義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謂義皆說得未分曉蓋物之宜雖在外面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 以上語類四條

王立於沼上章

德修說王立於沼上一章引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事云梁惠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誇先生曰此說好 語類

寡人之於國也章

問梁惠王移民移粟之政周官廩人之職未嘗廢孟子非之者豈以惠王不知仁政之本耶曰此無異議但當熟翫孟子所說王政之始終其措置施行之方略次第耳 答張敬之 ○文集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無

慾已甚率獸食人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縞素一舉奉直擣至函谷關可見

孟子亦是作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為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可但已哉 以上語類二條

孟子見梁襄王章

問望之不似人君此語孔子還道否曰孔子不說孟子忍不住便說 語類

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章

無道桓文之事事者嘗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

或問仁術字當何訓曰此是齊王見牛觳觫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能護得齊王仁

心發見處術猶方便也

陳希周問仁術曰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著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過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過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

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

問先生解物皆然心為甚曰人心應物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問莫只是無所為而發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問如何忘了曰當惻隱時却不惻隱是也問此莫是養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

黃先之問物皆然心為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為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

問孟子論齊王事考之史記後來無一不效曰雖是如此已是見得遲了須看他一部書見得句句的確有必然之效方是 以上語類七條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章

孟子開道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

樂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閉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語類

齊宣王問文王之囿章

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興亦未必然問孟子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先生以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後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有據但孟子此說其意亦只主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

之大不過幾時亦為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囿反縱芻蕘雉兔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為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語類

問交鄰國有道章

問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寬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亦撓他不動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蓋智者見得利害明

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強皆是道理合恁地至問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曰只是說其規模氣象如此語類

問梁惠王下第三章尹氏曰仁者之心至公也智者之心用謀也以小事大則狹隘而私一國必大謂二者所遇不同而應之皆出於理之所當然其規模固有廣狹然其智者私於一國則非畏天之旨矣仁智之辨當別有說曰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概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太王勾踐意思自不同也答吳伯豐

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為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為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為

也曰得之答潘謙之○以上文集二條

問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問孟子以公劉大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要曲誘掖之意曰這兩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貨乃是告以公劉大王之事如此兩事看來却似易侍去做時多少難已矣看來也似易這如何便得相似又如說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看來也似易

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荅否曰孔子不如此荅但不知作如何荅問孟子荅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却又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

所謂故國章

左右固非大臣亦非閣官弄臣但謂親近之臣如漢侍中給事中魏晉以來中書門下之比云耳所謂左右太親者身敝正指劉放孫資而言耳大夫却是任政

之臣六卿官之長亦上大夫也金子之意但欲審王審於擇人未必以其備左右之言而發所云教之以不信大臣亦是推說之過大抵讀書只合平心觀理不必如此過求却失正意也

問湯放桀章

先生舉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問何以別通恩云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為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

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

問教玉人彫琢玉集註云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不能用賢而徇私欲是愛國家不如

玉也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曰兩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嵯峨類語

齊人伐燕勝之章

齊人伐燕孟子以為齊宣史記以為湣王湣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曉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不誤曰想得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宣王爾問湣王若此之暴豈能慚於孟子曰既做得不是說得他底是他亦豈不愧也

居之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至文王是也竊疑文王豈有革商之念曰此等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以詩書考之如云至於太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取天下都不得或曰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黜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箇文王來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宣王爾問湣王若此之暴豈能慚於孟子曰既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

莫非勉之以王道以上語類二條

滕文公問滕小國也章

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

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國甚強可以有為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語類

公孫丑上

問夫子當路於齊章

以齊王猶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以意會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得至孟子時天命人心已離矣語類

李公常語曰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嗚呼是猶見人之鬬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鬬者耳桓公管仲之於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左衽言仲有攘卻夷狄之功也至謂其小器奢僭不知禮言仲之不能圖大致遠也夫奢僭不知禮之人豈得為仁乎其所以九合諸侯者假仁而行以濟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為也昔成湯以七十里為小國之諸侯伊尹相之以王於天下齊以千里之國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專行國政之久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稱之況大賢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為也管仲急於圖霸藉周室以為之資耳謂桓公管仲之於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曰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卻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

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狄
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
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
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
不為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關之說愚以為桓公
管仲救父祖之關而私其財以為子舍之藏者也故
周雖小振而齊亦寖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
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隱之以為小其不能相桓
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革命之事未可為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
當年事勢且言己志非為管仲發也讀余隱之尊孟辯○文集

問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或問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何分句曰只是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言從此為霸為王不是差異

公孫丑問孟子動心否乎非謂以卿相富貴動其心但謂霸
霸王事大恐孟子於此為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

德修問公孫丑說不動心是以富貴而動其心先生曰
公孫丑雖不知孟子必不謂以富貴動其心但謂霸
王事大恐孟子了這事不得便謂孟子動心不知霸
王當甚閒事因論知言養氣德脩謂養氣為急知言
為緩曰孟子須先說我知言然後說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公孫丑先問浩然之氣次問知言者因上面說
氣來故接續如此問不知言如何養得氣德脩云先
須養有尺便量見天下長短曰須要識這尺

先生問周看公孫丑不動心章答云云先生曰公孫丑
初間謂任此重事還動心不動心孟子答以不動心
極容易底事我從四十已不動了告子已先我不動
心公孫丑又問不動心有道理無道理孟子又告以
有於是又舉北宮黝孟施舍之勇也是不動然彼之
所以不動者皆強制於外不是存養之功故又舉曾
子之言云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
若仰不愧俯不怍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

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公孫丑又問孟子所以不動者如何孟子遂答以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若依序問當先問知言公孫丑只承孟子之言便且問浩然之氣

問告子之不動心是否曰告子之不動心是粗法或強制不動不可知或臨大事而（金錄作不）能不動亦未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又問正如北宮黝之勇（一作養勇）否曰然

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著他心

問孟施舍量敵慮勝似有懼也孟子乃曰能無懼如何曰此孟施舍識他人之言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那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孟施舍本與北宮黝皆只是勇上言如子襄曾子告子就義理上言

是勇夫比曾子不同如北宮黝孟施舍孟賁只是就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

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為公孫丑問得無了期故有後面許多說話（以上語類九條）

縮直也儀禮禮記多有此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答徐彥立○文集）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

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話言只似道理字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孟子不動心之差別處

當看上文云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却如此答便見得告子只是硬做去更不問言之是非便錯說了也不省如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柳也既而轉性猶湍水也他只不問是非信口說出定要硬把得心定不得於言謂言之失也勿求於心謂言之失非干心事也此其學所以與孟子異故孟子章末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猶曰失也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脈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詖淫邪遁之辭方為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言如觀古聖賢之言與聽今人之言皆是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不失其本則猶可也不得於言而不求於心以考其所失則其中頑然無所知覺無以擇其義之所安故斷之以不可問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自己之言耶是他人之言耶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曰這一段前後都相貫即是一樣言語告子於此不達則不復反求其理於心嘗見陸子靜說這一段大段稱告子所見高告子固是高亦是陸子之學與告子相似故主張他然陸氏之學更鶻突似告子至云陸

氏之學不甚教人讀書看文字與告子相似否先生曰便是先生又謂養氣一段緊要處是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緊要處在此三句上看

以上語類六條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孟子既引告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為盡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勿求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凡曰可者皆僅可而未盡之詞也至於言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者哉

答張敬夫　○文集

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曰氣便只是這箇氣所謂體之充也便是

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

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在此氣亦隨之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之氣亦能動心

先生問公每讀無暴其氣如何鄭云只是喜怒哀樂之時持之不使暴戾曰此乃是持其志志者心之所向持志卻是養心也不是持志之外別有箇養心持者

把提教定當喜時也須喜當怒時也須怒當哀時也須哀當樂時也須樂審教定後發必中節這是持志若無暴其氣又是下面一截事若不當喜而喜與喜之過分不當怒而怒與怒之過分不當哀樂而哀樂與哀樂之過其節者皆是暴其氣暴其氣者乃大段粗也

心之不定只是合下無工夫曰所以不曾下得工夫病痛在何處曰須是有所養曰所謂養者以直養否曰未到以直養處且持其志無暴其氣可也若我不放

縱此氣自然心定

遺書曰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書曰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二者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同聽之而所記各有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又添入一動字不若後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則固可以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 以上語類六條

程子有言志壹氣壹專一之意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當只依此說 荅林擇之 ○文集

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今人奔走而來偶喫一跌其氣必逆而心不定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敢問焉而

孟子告之我知言者能識羣言之是非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之氣而吾之所得以充其體者也

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為外而不復考其得失孟子養其氣而告子乃以為未而不求其得失可見矣

胡氏云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

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

問知言在養氣之先如何曰知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理會故以義為外如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雖言亦謂是在外事更不管著只強制其心問向看此段以告子不得於言是偶然失言非謂他人言也曰某向來亦如此說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為無害事但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如詖淫邪遁亦只是他人言故曰生於其心其字便是謂他人也又言聖門以言語次於德行言語亦大難若非燭理洞徹胷次坦然即酬酢應對蹉失多矣

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公孫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得子細

文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敢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懾怯於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荅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為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養襲於外而得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

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

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弱者則委靡異懦都不
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為一更
無限量

孟子養氣一章大綱是說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上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說將來只是箇不怕但二子
不怕得粗孟子不怕得細或問合而有助助字之訓
如何曰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帖起來便
自張王無所不達如今人非不為善亦有合於道義
者若無此氣便只是一箇衰底人李先生曰配是襯
貼起來又曰若說道襯貼却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
一滾發出來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
說配字極親切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
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這
一箇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義
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
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問浩然之氣如何看曰仁義禮智充溢於中睟然見面
盎背心廣體胖便自有一般浩然氣象曰此說甚細
膩然非孟子本意此段須從頭看來方見得孟子本
意孟子當初如何便當大任而不動心如何便過孟
賁遠矣如何便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只此勇為
不懼便是有浩然之氣此說似粗而實精以程子說
細考之當初不是說不及此只門人記錄緊要處脫
一兩字便和全意失了浩然之氣只是這血氣之氣
不可分作兩氣人之言語動作所以充滿於一身之
中者即是此氣只集義積累到充盛處仰不愧俯不
怍這氣便能浩然問配義之配何謂合而有助之意
曰此語已精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以
助他天下莫強於理義當然是義總名是道以道義
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這
一事合當恁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

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恁縮不敢去做便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到冒死而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却恁縮不對便是氣餒便是欿然之氣只是一氣餒了便成欿然之氣不調和便成忿厲之氣所以古人車則有和鸞行則有佩玉貴於養其氣問氣一則動志這氣字是厲氣否曰亦不必把作厲氣但動志則已是不好底氣了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須是以志為主無暴其氣孟子當初乃剩說此一句所以公孫丑復辯問集義到成此浩然之氣則氣與義為一矣及配助義道則又恐成二物否曰氣與義自是二物只集義到充盛處則能強壯此氣便自浩然所以又反來助這道義無是氣便餒而不充了問配者助也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因義集而後生莫是氣與道義兩相為用否曰是兩相助底意初下工夫時便自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

古註及程氏皆將至大至剛以直做一句據某所見欲將至大至剛為一句以直養而無害為一句今人說養氣皆謂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四句上要緊未必在此樂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句却是箇炮炙煅煉之法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文蔚云所以上蔡說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曰是文蔚問塞天地莫只是一箇無虧欠否曰他本自無虧欠只為人有私曲便欠却他底且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亦只是箇無虧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却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以此見浩然之氣只是一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王德脩云伊川却將至大

至剛以直與坤卦直方大同說曰便是不必如此且只將孟子自看便見孟子說得甚粗易却說得細遺書以李端伯所錄最精故冠之篇首然端伯載明道所言以至大至剛為句以直養二字屬下句及楊遵道錄伊川之言則曰先兄無此說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二說正相牴牾曰至大至剛以直趙臺卿如此解直養之說伊川嫌其以一物養一物故從趙注舊嘗用之後來反復推究却是至大至剛作一句以直養而無害作一句者為得孟子之意蓋聖賢立言首尾必相應如云自反而縮便有直養意思集義之說亦然端伯所記明道語未必不親切但恐伊川又自主張得別故有此議論今欲只從明道之說

也

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無所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慊然而餒却甚小也又曰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退縮事事不敢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必識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便是這樣氣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又曰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徇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

至大至剛只合四字為句以直養而無害此直字便是上文縮字下文義字孟子之意只是說每事做得是當即自然無所愧怍意象雄豪所以雖當大任而無所畏懼耳推其本原固未有不立敬而能集義者然此章之意則未及夫敬字也此自程子門庭工夫因此說出來耳 呂祖謙

問伊川云養志莫如敬以直內此是就未發上說孟子所謂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集義所生皆事而

言就已發上說孟子方辯告子故專救其偏曰孟子論養氣只合就已發處說程子說養志自是當就未發處說各自一義自不妨內外之交養不可說孟子為救告子義外之失而姑為此言也（答潘謀之○以上文集二條）

配義與道配從而合之也氣須是隨那道義如云地配天地須在天後隨而合之婦配夫亦然畢竟道義是本道義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若道義別而言則道是體義是用體是舉他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慈孝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孟子後面只說集義

問氣之所配者廣矣何故只說義與道曰道是體義是用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

配義與道如云人能弘道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配合也義者人心節制之用道者人事當然之理餒不飽也氣由道義而有而道義復乘氣以行無異體也得其所養則氣與道義初不相離而道義之行得以沛然無所疑憚若其無此則如食之不飽雖欲勉於道義而亦無以行矣氣者道義之成質故必集義乃能生之集義猶言積善

問浩然之氣集義是用工夫處否曰須是先知言知言則義精而理明所以能養浩然之氣知言正是格物致知苟不知言則不能辨天下許多淫邪詖遁將以為仁不知其非仁將以為義不知其非義則將何以集義而生此浩然之氣氣只是充乎體之氣元與天地相流通只是仰不愧俯不怍自然無恐無懼塞乎天地今人心中才有歉愧則此氣自然消餒做事更無勇銳配義與道者配是相合而有助警與人鬬敵又得一人在後相助自然愈覺氣勝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只是一味勃然不顧

義理如此養氣則應事接物皆去不得孟子是活底
不動心告子是死底不動心
是集義所生是氣是積集許多義理而生非是將義去
外面襲取掩撲此氣來粗說只是中有主見得道理
分明直前不畏爾孟施舍北宮黝便粗麤曾子便細
膩爾
或問集義曰事事都要合道理才有些子不合道理心
下便不足才事事合道理便仰不愧俯不怍固云如
此一章初看道如何得許多頭緒恁地多後來看得
無些子窒礙
問集義是以義為內義襲是以義為外否曰不必如此
說此兩句是掉轉說如云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
也蓋義本於心不自外至積集此義而生此氣則此
氣實生於中如北宮黝孟施舍之勇亦自心生又問
集註云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以掩襲於外
而得之曰集義是集衆義故與只行一事相對說襲
猶兵家掩襲之襲出其不意如劫寨相似非順理而
行有積集工夫者也
集義謂如十事有一事不合義則便有愧須是集聚衆
義然後是氣乃生非義襲而取之非是於外求得是
義而摸出此氣也
自非生知須是一一見得合義而行若是本初清明自
然行之無非是義此舜由仁義行者其他須用學知
凡事有義有不義便於義上行之今日行一義明日行
一義積累既久行之事事合義然後浩然之氣自然
而生
非義襲而取之見江西人只愛說義襲不知如何襲只
是說非以義掩取是氣蓋氣自內而生非由外而入
問集註云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
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以上語類十二條）
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
所論義襲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為聖賢之學須讀聖

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為學工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為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為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強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今人讀書不子細將聖賢言語都錯看了又復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

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程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為外而以為非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不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為此與告子之言雖若

盖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今人讀書不子細將聖賢言語都錯看了又復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狂嘑衆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 答項平父

閩中人李復字履中及識橫渠先生紹聖間為西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濶水集者即其文也其間有論孟子養氣者動必由理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

地無憂無懼其氣豈不充乎故曰是集義所生者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歉於中氣為之喪矣故曰無是餒也此語雖疎然却得其大旨近世諸儒之論多以過高而失之甚者流於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讀故表而出之（偶讀謾記○以上文集義三條）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以希望之意解正字看來正是如此但說得不甚分明今以為期待之意則文理不重複蓋必有事於此然後心不忘於此正之不已然後有助長之患言意先後各有重輕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曰正猶等待之意趙岐解云不可望其福雖說意粗了其文義却不錯此正如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之正古人用字之意如此言但當從事於此而勿便等待其效之意或問此便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漸助之長矣曰正未是助長即是望其長望之之久而不如意則摳苗矣明道曰下言之漸重此言却是後周論仁者先難而後獲治曰先解勿正字頗有後獲之意曰頗有此意曰如此解則於用功處儘有條理曰聖賢之言條理精密往往如此但看得不切錯認了他文義則并與其意而失之（集義而言故勿忘謂勿忘集義勿忘勿助長本連上文集義之耳）

也一言一動之間皆要合義故勿忘助長謂不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也如今人未能無懼却強作之道我不懼未能無惑却強作之道我不惑是助長也有事有事於集義也勿正謂勿預等待他聽其自充也養氣一章在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以上語類四條）

承上文是集義所生者而言所謂必有事則積集衆

善工夫否曰孟子上下文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非孟子本意也集注亦可細翫

德久○

文集

某舊說孟子先說知言而公孫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今看來他問得却是有意思蓋知言是那後面合尖末梢頭處合當留在後面問如大學所論自修身正心却說到致知格物蓋致知格物是末梢尖處須用自上說下來方得有序也又曰公

孫丑善問問得愈密盛水不漏若論他會恁地問則不當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不知後來怎生不可曉或是孟子自作此書潤飾過不可知

問詖淫邪遁曰詖只是偏詖如人足跛相似斷行不得且楊墨說為我兼愛豈有人在天地間子然自立都不涉著外人得又豈有視人如親一例兼愛得此二者皆偏而不正斷行不得便是蔽於此了至淫辭則是說得愈汎濫陷於中只知有此而不知有他也

邪辭則是陷溺愈深便一向離了正道遁辭則是說不當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不知後來怎生不可曉或是孟子自作此書潤飾過不可知

問詖淫邪遁曰詖只是偏詖如人足跛相似斷行不得且楊墨說為我兼愛豈有人在天地間子然自立都不涉著外人得又豈有視人如親一例兼愛得此二者皆偏而不正斷行不得便是蔽於此了至淫辭則是說得愈汎濫陷於中只知有此而不知有他也邪辭則是陷溺愈深便一向離了正道遁辭則是說得窮後其理既屈自知去不得便別換一箇話頭如夷之說施由親始之類這一句本非他本意只臨時撰出來也先生又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是才有此心便大綱已壞了至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是小底節目都以次第而壞矣因云孟子是甚麼的資質甚麼的力量却纔悉委曲都去理會直是要這道理

詖淫邪遁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詖淫邪遁蔽陷離窮窮是說不去也故其辭遁遁如夷之之言是也

或問詖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曰詖字是遮了一邊只見一邊如陂字亦是一邊高一邊低陂字亦是脚一邊長一邊短皆是只有一邊之意淫辭知其所陷淫

便是就所詖處多了被他只看得這一邊都蓋了那一邊如人擷在水裏只見得那水更不見有平正底道理詖是少了那一邊淫是添了這一邊然詖與淫只是偏了猶自是道理在然只管淫而不止便失了那道理既是不正無緣立得住便至於遁遁則多詖窮物理前來遮蓋

問程子說孟子知言譬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心通於道者否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

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關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

以上語類六條

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與郭沖晦

問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曰此說得之　答程允夫○以上文集二條

問顏子具體而微微是微小或隱微之微曰微只是小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不全

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後面自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引前頭這裏地位極高浩然之氣又不足言不須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為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腳同處皆在此如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繫馬千駟棄之以天下弗視弗顧與此所論一般聖人同處大槩皆在此於此而不同則不足以言聖人矣

伯豐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曰只是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以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順　以上語類三條

以力假仁章

問以力假仁以德行仁曰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問霸字之義曰霸即伯也漢書引哉生魄作哉生霸古者霸伯魄三字通用以德行仁者王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　以上語類二條

仁則榮章

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彖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政此謂也　語類

尊賢使能章

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

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
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
世子過市則罰一帝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一蓋帷之
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
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語類
問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曰此等制度皆不可詳大抵
邑居者必有廛稅市區亦應有之耳答吳伯豐○文集
問廛無夫里之布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
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
十五家之布是如何曰亦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不知
不可考又問鄭氏謂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
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
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
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間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彫
困不可開眼語類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是得天地生物之心為心也蓋
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軀殼才有這血氣之身便具
天地生物之心矣
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為只是生物而
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為
心所以箇箇肖他本不須說以生物為心緣做箇語
句難做著箇以生物為心
問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
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天地生物自是
溫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
惻怛之心又曰人物皆得此理只緣他上面一箇母
子如此所以生物無不肖他
天地以生物為心譬如甑蒸飯氣從下面滾到上面又
滾下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
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別無勾當只
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為心者豈是切

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不可離非道乎離也但如此看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為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惻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有惻隱若見他人入井時也須自有惻隱在池錄作若未見孺子入井亦自是惻隱問怵惕莫是動處因怵惕而後惻隱否曰不知孟子怎生尋得這四箇字恁地好

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不可已曰見孺子將入井惻隱之心便發出來如何已得此樣說話孟子說得極分明世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便是自然底

方其乍見孺子入井時也著脚手不得縱有許多私意要譽鄉黨之類也未暇思量到但更遲疑時則了不得也是非辭遜羞惡雖是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又較大得些子

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或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而仁人滿身知痛處可見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只是此心常存纔有一分私意便闕了他一分曰只是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鍼子略挑些血出也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子間隔麻痺痛要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如何是滿腔子曰滿腔子是只在這軀殼裏腔子乃洛中俗語又問惻隱之心固是人心之懿因物感而發見處前輩令以此操而存之充而達之不知如何要常存得此心曰此心因物方見得有仁在裏面故發出來做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屬義感得出來如何強要尋討出此心常存在這裏只是因感時識得此體平時敬以存之久久會熟善端發見處益見得分曉則存養之功益有所施矣

王丈說孟子惻隱之心一段論心不論性曰心性只是一箇物事誰不得孟子說四端處最好看惻隱是情惻隱之心是仁仁是性三者相因橫渠云心統性情此說極好

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是深羞者羞己之非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

問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別曰未發時無形影可見但於已發時照見謂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便照見得有仁在裏面見穿窬之類而有羞惡之心便照見得有義在裏面蓋這惻隱之心屬仁必有這仁在裏面故發出來做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屬義必有這義在裏面故發出來做羞惡之心譬如目屬肝耳屬腎若視不明聽不聰必是肝腎有病若視之明聽之聰必是肝腎之氣無虧方能如此然而仁未有惻隱之心只是箇愛底心義未有羞惡之心只是箇斷制底心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是發出來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見尊長之屬便有恭敬之心見得是便有是之心見得非便有非之之心從那縫罅裏迸將出來恰似寶塔裏面四面豪光放出來然又云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匹自閒容易說出來然

說得來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如孔子許多門弟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想是曾子子思後來講來講去講得精所以孟子說得來恁地若子思亦只說得箇大體分曉而已

惻隱是箇腦子羞惡辭遜是非須從這裏發來若非惻隱三者俱是死物了惻隱之心通貫此三者

問四端之根於心覺得一者纔動三者亦自次第而見曰這四箇界限自分明然亦有隨事相連而見者如事親孝是愛之理才孝便能敬凡便是義問有節文便是禮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問據看來多是相連而至者如惻隱於所傷便惡於其所傷這是仁帶義意思惡於其所以傷便須惜其本來之未嘗傷這是義帶仁意思曰也是如此嘗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闢楊墨是杆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箇是活潑潑地

伊川嘗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為上知最為要緊中庸說知仁勇把知做擗初頭說可見知是要緊賀孫問孟子四端何為以知為後曰孟子只循環說智本來是藏仁義禮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禮義都藏在智裏面如元亨利貞貞是智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裏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見到一陽初動這生意方從中出也未發露十二月也未盡發露只管養在這裏到春方發生到夏一齊都長秋漸成漸藏冬依舊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無終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至問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莫是知得了
方能擴而充之否曰知皆擴而充之即是苟能知去
擴充則此道漸生長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
矣字文意不斷充是滿其本然之量却就上有擴字
則是方知去推廣要充滿他所以如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
劉居之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節曰惻隱之心仁之
端也乍見孺子入井此只是一件事仁之端只是仁

萌芽處如羞惡辭遜是非方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
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
地其他事皆恁地如羞惡辭遜是非不特於一件事
上恁地要事事皆然方是充滿慊足無少欠闕也知
皆擴而充之矣知方且是知得如此至說到苟能充
之足以保四海即捽了擴字只說充字蓋知字與始
然始達字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才知得便自不
能已若火始然便不可遏泉才達便涓涓流而不絕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只是要擴而充之而
今四端之發甚有不整齊處有惻隱處有合羞惡而
不惻隱處有羞惡處又有合羞惡而不羞惡處且如
齊宣不忍於一牛而却不愛百姓嗥爾之食則知惡
而弗受至於萬鍾之祿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而今則
要就這處理會
人於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此四者須當日夕
體究令分曉精確此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時毫

毛如也及推廣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故孟子
曰知皆擴而充之且如人有當惻隱而不惻隱當羞
而不羞當惡而不惡當辭而不辭當遜而不遜是其
所非非其所是者皆是失其本心此處皆當體察必
有所以然也只此便是日用閒做工夫處
人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是一身綱紐其他更無當於
其發處體驗擴充將去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日閒時
時發動特人自不能擴充耳又言四者時時發動特

有正不正耳如暴戾愚很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含糊不分曉便是發錯了是非之心如一種不遜便是發錯了辭遜之心日間一正一反無往而非四端之發

子武問四端須著逐處擴充之曰固是纔常常如此推廣少間便自會密自會闊到得無間斷少閒却是打合作一片去

問推四端而行亦無欠闕只恐交加了合惻隱底不惻隱合羞惡底不羞惡是非非交加了四端本是對著他後流出來恐不對窠臼子問不對窠臼子曰也是私意也是不曉節又問恭敬却無當不當曰此人不當拜他自家也去拜他便不是

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於利欲之私初用功亦未免問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利欲之念便消且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

黃景申嵩老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閒斷了

語類二十六條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章

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

先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語類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問是與人為善當其取人之際莫未有助之之意否曰然曰三者本意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否曰然語類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章

至問集注云進不隱賢不枉道也似少字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有所見不肯盡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至云尋常看此二句只云進雖不敢自隱其賢凡有所蘊皆樂於發用然而却不妄進二句做兩意看曰恁地看也得

不屑去說文說屑字云動作切切也只是不汲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却是重必大録云不以就為重而切切急於就不以去為重

問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莫是後來之弊至此否曰伯夷

而切
急於去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以上語類四條

溫公疑孟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與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為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為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污君乎為委吏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俠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

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隱之辨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原孟子之言非是瑕疵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於隘一於和其流必至於不恭其弊如是君子必至於此蓋以一於清其流

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下惠制行以和救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於制行則清也和也豈得至於聖哉夷之清惠之和蓋出於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孟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於是立言深救清和之弊大有功於名教疑之者誤矣曰觀吾夫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五十八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然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即溫公之所援以為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與然則時乎清而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於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和暖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暖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為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心於制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強脩為之不暇尚何以為聖人之清和也與彼其清且和也蓋得於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

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為聖人而有同於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於是立言以救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詩余隱之等孟）

（雜○文集）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章

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二十　三七）指日時語類

孟子將朝王章

問孟子將朝王齊王托疾名孟子孟子亦辭以疾莫是以齊王不合托疾否曰未論齊王托疾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因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荅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荅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荅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文勢似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若是義理不是則曾子豈肯恁地說（以上語類二條）

溫公疑孟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名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名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荅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荅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荅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荅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二十　三七）

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蚔鼃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為賓而仕耶則後車數

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為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隱之辨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探王之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為事方且恃萬乘之尊不肯先賢者之屈故辭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之也孟子知其意亦辭以疾欲使孟子屈道其可屈乎其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耆老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貴者爵爾豈可慢夫齒與德哉若夫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此乃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槩而論也又孟子謂所謂有官守有言責者也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以道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屈於道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過矣曰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

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耳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祗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

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為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為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 讀余隱之尊孟辯○文集

孟子之平陸章

王之為都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看得來古之王者嘗為都處便自有廟 賀孫錄云古人之廟不遷 如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祭太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 賀孫錄云鎬 京却無二王之廟 王朝步自周至於豐是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於曲沃武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先君之廟則仍在曲沃而不徙也又曰王之為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為都語類

沈同以其私問章

孟子答沈同伐燕一章誠為未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是甲民伐罪不行殘虐之主方可以伐之如此乃善又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以伐之為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不然齊有一大事如此而齊王不相謀孟子豈可更居齊耶史記云鄒人孟軻勸齊伐燕云此湯武之舉也想承此誤然亦有不可曉者

勸齊伐燕如何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須合而觀之燕之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又曰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則非孟子意也 以上語類二條

鄭公孺圖折衷曰孟子謂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夫爵祿制於諸侯是誠古之道也孟軻既教齊梁滕之君使自為湯武則是諸侯未嘗受

命於天子也沈同不敢以爵祿私人齊制之也子噲不敢以燕私人將復誰制之哉何孟軻獨能約燕以王制而不能約齊梁滕於古道也隱之辯曰孟子告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者是約燕於王制也其意曷嘗不存周哉勸齊梁滕之為湯武者正欲其行仁義而知有王制云爾豈可謂夏商在上而湯武不得行仁義與湯武行仁義無一言及之唯罪湯武之征伐掩善揚惡豈得為公論亦可謂處變事而不知其權者也勸其君行仁義以為不道者余知之矣彼非以仁義為不美也但急於近功謂仁義為迂闊不切時務不若進富國強兵之術也若其誠然商鞅之徒為之孟子不為也曰諸侯受國於天子故子噲之讓為無王天子受命於天故文王受命作周不受於紂而無罪辯謂鄭氏以仁義為迂闊則未然第恐若商鞅之談帝道爾讀余隱之等孟辯○文集

燕人畔章

安卿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是但他豈得已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疎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為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語類

孟子去齊章

陳希真問孟子去齊處集注引李氏說憂則違之而荷蕢所以為果如何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誠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語類

滕文公上

滕文公為世子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須看因何理會箇性善作甚底

性善故人皆可以為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孔子罕言性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必稱堯舜恰似孟子告人躐等相似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今於義理須是見得了自然循理有不得不然若說我要做好事所謂這些意能得幾時子

劉棟問人未能便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如射者之於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上爭這便是止於至善

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遂即其本原一切為他啟迪了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復見孟子孟子見其領略未得更不說了只是發他志但得於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說便漏逗了當時啟迪之言想見甚好惜其不全記不得一觀符舜功問滕世子從孟子言何故後來不濟事曰亦是信不篤如自楚反復問孟子孟子已知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則是知性不的他當時地步狹本難做又識見卑未嘗立定得志且如許行之術至淺下且延之舉此可見 以上語類六條

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覩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 答梁文叔

滕定公薨章

今欲處世事於陵夷之後乃一向討論典故亦果何益

孟子於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疏之服飦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先正了古宗法如周公兄弟之為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為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以上語類二條

滕文公問為國章

因說今日田賦利害曰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溝澮洫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語類

問周人百畝而徹集注云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必大謂井田與溝洫之制不同而近時實皆什一之說記得亦用廬舍折除公田二十畝如先儒之舊但此却只說得百畝而徹耳七十而助之法則須就公田七十畝中計畝而分之耳集注云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之略通可也如來諭商人以七畝為助此語亦疎蓋成什一注中必是不曾說此一節此閒無本檢不得然此亦大槩依約不見古法果如何且當取其大指貢助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畝之入自賦於官助法則須計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畝只得五十六畝其十

答吳伯豐

四畝須依古法折除一家各得一畝若干步為廬舍
方成八家各助耕公田七畝也如謂某說商人九分
取一周人十分取一恐亦非某本文商人九分取一
除廬井則為十分取一如前所云固自分明周人則
鄉遂溝洫用貢法而自賦自不妨十分取一唯都鄙
井田用助法則為九一然如前說去其廬井則亦不
害為十之一矣周人未嘗專用九一也答林一之○以上文集二

世祿是食公田之人問鄰長比長之屬有祿否曰恐未
必有問士者之學如何曰亦農隙而學孰與教之曰
孟子拗處先是五十後是七十又是一百便是一番
打碎一番想聖人處事必不如是勞擾

孟子只把雨我公田證周亦有公田讀書亦不須究盡
細微因論永嘉之學於制度名物上致詳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如古注之說如何曰
若將周禮一一求合其說亦難此二句大率有周禮
制度野謂甸稍縣都行九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王城

豐凶易察

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
族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
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是五五相連屬
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鄉遂
鄉遂應有鄉作都鄙卻行井牧之法此處應有鄉遂之法四字次第是一家出
一人兵且如五家為比比便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
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井田之法孟

子說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此都是
孟子拗處先是五十後是七十又是一百便是一番
打碎一番想聖人處事必不如是勞擾

問圭田餘夫之田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
十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餘
夫二十五畝乃是十六歲以前所受在一夫百畝之
外也孟子亦是言大槩耳未必曾見周禮也以上語類五條

有為神農之言章

問決汝漢排淮泗曰其說只是一時行文之過別無奧義不足深論況淮泗能壅汝水不能壅漢水今排淮泗而汝水終不入江則排淮泗而後汝漢得以入江之說有不通矣沈存中引李翺南來録言唐時淮南漕渠猶是流水而汝漢泗水皆從此以入江但今江淮漸深故不通耳此或猶可強說然運河自是夫差所通之邗溝初非禹迹且若如此則淮又不能專達於海亦不得在四瀆之數矣沈說終亦不能通也 答吳

問振德是施惠之意否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復從而教之 語類

墨者夷之章

亞夫問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相類否曰既是愛無差等何故又施由親始這便是有差等又如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之臨時諛出

來揍孟子意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

問人只是一父母所生如木只是一根株夷子却視他人之親猶己之親如牽彼樹根強合此樹根曰愛無差等便是二本至曰命之矣之字作夷子名看方成句法若作虛字看則不成句法曰是 以上語類二條

問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既知此說便當一親疎合貴賤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爲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哉其詞氣牴牾信乎遁而窮矣曰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是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孟子極言非爲人汕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目也

答張敬之 文集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問枉尺直尋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己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語類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敬之問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曰大槩只是無些子偏曲且如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語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 御纂朱子全書 公三

宋小國章

問滕文公之問逾迫而孟子所以荅之者若無可為謀者極其規模所就亦不過太王畏天保國之事至於萬章之問宋而孟子遽以成湯樂天之事反覆告之豈滕之地褊小不足以有為而王偃滅滕伐薛敗諸侯之兵果有可畏之實耶曰強弱者勢也得失者事也宋滕之強弱有異故其得失之效不同但其一事之如此而為得如此而為失則其理未嘗不同耳若曰以強弱為得失則是強者常得弱者常失也豈其然乎荅張敬之○文集

公孫丑問不見諸侯章

至云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辭曰聞戒餽贐可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

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 語類

公都子問好辯章

居之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

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

以救正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

力量恰似天地有闕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

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

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關關乾坤之功

問孟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

為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

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

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

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

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與義使人曉不

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

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

有所畏懼而不犯耳

問孟子好辯一節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

管他蓋他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

與之辯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

起而闢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真箇少孟子

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

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

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

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

為春秋之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

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

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

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與義使人曉不

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

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

有所畏懼而不犯耳

問孟子好辯一節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

管他蓋他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

與之辯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

起而闢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真箇少孟子

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

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

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

因居之看好辯一章曰墨氏愛無差等故視其父如路

人楊氏只理會自己所謂修其身而外天下國家者

故至於無君要之楊墨即是逆理不循理耳如一株

木順生向上去是順理今一枝乃逆下生來是逆理

也如水本潤下今洪水乃橫流是逆理也禹掘地而

注之海乃順水之性使之潤下而已暴君壞宮室以

為汙池棄田以為園囿民有屋可居有地可種桑麻

今乃壞而棄之是逆理也湯武之舉乃是順理如楊

墨逆理無父無君邪說誣民仁義充塞便至於率獸食人人相食此孟子極力闢之亦只是順理而已故之問楊墨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當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或以為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為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之辯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孟子言我欲正人心蓋人心正然後可以有所為今人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荅石子重

孟子荅公都子好辯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為見得天理惑然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

與張敬夫

鄭公藝圃折衷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慶雲瑞雲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蓮稗鉤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龜龍麟鳳而鴟梟豺狼蛟鼉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隱之辯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二十 公定 欽定四庫全書 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 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 與張敬夫 鄭公藝圃折衷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慶雲瑞雲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蓮稗鉤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龜龍麟鳳而鴟梟豺狼蛟鼉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隱之辯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 類六條 以上語 子重 荅石 公定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二十 公定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二十 公定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二十

是皆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過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豈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一則為義之偏其過至於無君一則為仁之偏其過至於無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釋氏生西竺漢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西漢實后始好尚之自晉梁以及於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泯絶有識之士謂洪水之害害於人身邪說之害害於人心身之害為易見尚可避者心之害為難知溺其說者形存而生亡矣自非智識高明孰知其害而務去之乎韓公謂孟子距楊墨而其功不在禹下唐之史臣謂韓公排釋老而其功與孟子齊而力倍之詎不信夫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時未嘗有所謂釋老楊墨者苟欲其無亦不為過而謂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莫稗鉤吻生焉世豈有種五穀桑麻而有成也今乃立異論以攻之是誠何心哉予懼聖道之不明故不得不與之辯

曰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為害也深而息邪距詖之功大矣彼曰景風時雨與庶氣旱蝗均出於天五穀桑麻與莫稗鉤吻均出於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間混然中處盡其變理之功則有景風時雨而無庶氣旱蝗有五穀桑麻而無莫稗鉤吻此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為三才也孟子之闢異端如宣王之攘夷狄其志亦若此而已豈秦始皇漢武帝之比哉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為主故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觀泰否剥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讀余隱之等五篇

辯　以上文集三條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章

溫公疑孟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不以

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為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者誰與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耶隱之辯曰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夫孰得而非之居於於陵以彰兄之過與妻同處而離其母人則不為也而謂仲子避兄離母豈所願耶殊不曉其說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烏得謂之豈所願耶仲子齊之世家萬鍾之祿世之有矣不知何為諫其兄以其祿與室為不義而弗食弗居也謂仲子為狷者有所不為避兄離母可謂狷乎孟子深闢之者以離母則不孝避兄則不恭也使仲子之道行則天下之人不知義之所在

戒也與曰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者誰與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耶隱之小嫌狷者之不為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絶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讀余隱之尊孟辨口文集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謨
謄録監生臣劉　昀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臣王杰詳校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一

孟子二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

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為姦便是不信度也

上無禮下無學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面工是百官守法度者此學字是責學者之事唯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

問責難之恭陳善閉邪之敬何以別曰大槩也一般只
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如以堯舜三代望其
君不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
是就事上說蓋不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
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
之詞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為可必信可必行陳
善閉邪是子細著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
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
問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曰恭是就人君
分上理會把他做箇大底人看致恭之謂也敬只是
就自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己當如此做 以上語類

四條

規矩方員之至章

問規矩方員之至也曰規矩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
之極益規矩便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
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
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
為人倫之至 語類

愛人不親章

聖人說話是趙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
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
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趙向上
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
你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
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
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
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 類語

為政不難章

吳伯英問不得罪於巨室曰只是服得他心 類語

天下有道章

鄭問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
亦是理當如此

仁不可為衆為猶言難為弟難為兄之為言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凡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為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以上語類三條

自暴者章

問自暴自棄之別曰孟子說得已分明看來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也

先生問梁自暴自棄如何梁未荅先生曰言非禮義非如非先王之道之非謂所言必非詆禮義之說為非道是失之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絶以為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為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與有為也故自暴者強自棄者弱伊川云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以上語類二條

居下位章

敬之問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眞箇是仁義便眞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義處便著思有以實之始得

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是以實理見之於用故便有感通底道理曰不是以實理去見之於用只是既有其實便自能感動得人也以上語類二條

伯夷辟紂章

才卿問伯夷是中立而不倚下惠是和而不流否曰柳下惠和而不流之事易見伯夷中立不倚之事何以驗之陳曰扣馬之諫餓而死此是不倚劉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倚亦何可以見其不倚若將終身焉及聞西伯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　類語

問第十三章橫渠曰太公伯夷辟紂皆不徒然及歸文王亦不徒然一佐武王伐紂一諫武王伐紂皆不徒然必大謂二人之歸文王特以聞其善養老而已竊恐不為此而出也曰是　答吳伯豐　○文集

求也為季氏宰章

至之問如李悝盡地力之類不過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强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為己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　類語

恭者不侮人章

聖人但顧我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衆人則反是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為耳衆人則以為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衆人做處便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　類語

淳于髡曰章

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或問執中無權之權與嫂溺援之以手之權微不同否曰執中無權之權稍輕嫂溺援之以手之權較重亦有深淺也　類語

人不足與適章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

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或曰設遇暗君將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孟子不能格齊宣諸葛孔明之於後主國事皆出於一已將出師先自排布宮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效者也語類

仁之實章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數句某煞曾入思慮來嘗與伯恭說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底華采

問仁義之實曰須是理會得箇實字方曉得此章意思這實字便是對華字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眞實者乃是仁最先發去處於仁民愛物乃遠而大了義之實亦然

問事親從兄有何分別曰事親有愛底意思從兄有嚴底意思又曰有敬底意思問從兄如何為義之實曰言從兄則有可否問所以同處如何曰不當論同問伊川以為須自一理中別出此意如何曰只是一箇道理發出來偏於愛底些子便是仁偏於嚴底些子便是義又曰某怕人便說理一問孟子言義之實從兄是也中庸却言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甚不同如何曰義謂得宜尊賢之等道理宜如此曰父子兄弟皆是恩合令以從兄為義何也曰以兄弟比父子已是爭得些子隨事立言不同其實則一

否曰然

問孟子言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義之實從兄是也不知羞惡與從兄之意如何相似曰不要如此看且理會一處上義理教通透了方可別看如今理會一處未得却又牽一處來滾同說少間愈無理會處聖賢說話各有指歸且與他就逐句逐字上理會去問仁之實事親是也一段似無四者只有兩箇以禮為節文斯二者智是知斯二者只是兩箇生出禮智來

朱鑒卿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生問如今也且著恁地把捉曰固是且著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不得賀孫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著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著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孟子又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與知斯二者節文斯二者一段語勢有不同一則說得緊急一則說得有許多節次序詳密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壅塞之物只恁地涵涵流將去以上語類七條

問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益人之生也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乃最初一著其他皆從此充去故孟子曰無他達之天下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孟子又謂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乎曰仁義只是理事親從兄乃其事之實也 答石子重 ○文集

天下大悅章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為承順則可以得其親之悅苟父母有做得不是處我且從之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此所以為尤難也

離婁下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類非不知為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又謂其猶衆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為終以惠勝與曰致堂於惠人也論此一段甚詳東坡云有及人之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盡都鄙有章只是行惠人底規模若後世所謂政者便只是惠 語類

乘輿濟人之說與某所聞於師者相表裏但不必言姦人聖賢所警正為仁人君子毫釐之差耳姦人則尚何說哉諸若此類稍加密察為佳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益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此段注釋近畧稍改稍詳於舊畧云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惠而不知為政者亦有仁心仁聞而不能擴充以行先王之道云爾又云十月成梁蓋時將寒沍不可使民徒涉

又農功既畢可以役民之時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豈子產所及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蓋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亦庶幾知為政矣又云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己出然後為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答何叔京　○文集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有故而去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如曰親戚連坐則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亦豈有此事哉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　答何叔京　○文集

非禮之禮章

非禮義之禮義所論善矣但以為其心皆在於異俗而邀名則不必皆然蓋有撰焉不精以為善而為之者知言所謂緣情立義自以為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此句之失與論子產而指姦人相類　答何叔京　○文集

中也養不中章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之謂也下以善養人同　語類

人有不為也章

問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又曰狷者有所不為不為之言則同不為之意似有別矣竊疑狷者之病全在於有所二字於所當為者而不為則非知所決擇之人矣狷者之所以不為者病在何處苟自知其偏加篤學力行審思明辨之功便可至中耶抑氣質之偏自有定量終不足與有為耶曰狷者但能不為而不能有為亦其氣質習尚之偏耳知其偏而

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為之理 答詹尚賓○文集

仲尼不為已甚章

問仲尼不為已甚此言本分之外無所增加耳曰已訓太又問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治亦進亂亦進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氣象可謂已甚矣而目之曰聖人之清和似頗難會頃之乃曰雖是聖終有過當處 語類

大人者章

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拗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益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

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亦有老稚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

耳 以上語類二條

養生者章

王德脩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說得好 語類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曰只深造以道便是要自得之此政與淺迫相對所謂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直是深造便有自得處在其中又曰優游饜飫都只是深造後自如此非是深造之外又別欲自得也與下章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同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如何曰深造云者非是急迫遽至要舒徐涵養期於自得而已自得之則自信不疑而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於道也深資之

深則凡動靜語默一事一物無非是理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又問資字如何說曰取也資有資藉之意資之深謂其所資藉者深言深得其力也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曰深造之以道語似倒了以道字在深造字上方是蓋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曰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如為仁而克已復禮便是以道若不克已復禮別做一般樣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這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地出來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益這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頭件件皆撞著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

子善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一節曰大要在深造之以道此是做工夫處資是他資助我資給我不是我資他他那箇都是資助我底物事頭頭撞著左邊也是右邊也是都湊著他道理源頭處源頭便是那天之明命滔滔汩汩底似那一池有源底水他那源頭只管來得不絕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來供自家用似那魚湊活水相似却似都湊著他源頭且如為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箇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

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頭處莊子說恃原而往便是說這箇自家靠著他源頭底這箇道理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莊子說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他那資給我底物事深遠自家這裏頭頭湊著他源頭

或問自得章文義莫有節次否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其勢自然順下來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間自不無節次若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尹先生却正如此說曰看他說意思自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別孟子之意是欲見其曲折而詳言之尹先生之言是姑舉其首尾而畧言之自孟子後更無人會下這般言語

以上語類五條

博學而詳說之章

博學而詳說將以反說約也如何曰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為約

問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如何曰約自博中來通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底道理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莊子說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他那資給我底物事深遠自家這裏頭頭湊著他源頭

或問自得章文義莫有節次否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楫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別去尋討箇約豈有此理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楫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揀人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以誇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為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又曰某嘗不喜揚子雲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多聞欲其約也多見欲其卓也說多聞了又更要一箇約去守他正如公說這箇是所守者約不

是守之以約也 以上類二條 語

問第十五章橫渠曰約者天下至精至微之理也然曰學者必先守其至約又曰不必待博學而後至於約其先固守於約也必大謂精微之理必問辨攻索而後得之決不容以徑造橫渠之說恐別有謂曰未博學而先守約即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亦切要之言也 答吳伯豐 ○文集

以善服人章

以善服人者唯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唯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遺之牛羊使人往為之耕之類是也 答張敬之 ○文集

徐子曰章

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郎當且更就此中問言之如為善無眞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强苟且徇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方得 語類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以上類二條

敬之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

元昭問君子存之曰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饑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

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
不曾存得

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
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耳又問與孝經事
天明事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別此察字却
訓著字明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
孝則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謂明察與易繫明於天

之道察於人之故同

子善問舜明庶物察人倫文勢自上看來此物字恐合
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獸乃
一物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
不甚要緊底事舜看來唯是於人倫最緊要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
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
渾然都是仁義

問舜由仁義行便是不操而自存否曰這都難說舜只
是不得似衆人恁地著心自是操 以上語類六條

問第十九章集注云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
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已字恐未瑩曰已字只作本
字為佳 答吳伯豐

○文集

禹惡旨酒章

問禹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文王望道未之見武王不
泄邇不忘遠周公坐以待旦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
之兢兢業業純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
後已之意否曰他本是說聖人又曰讀此一篇使人
心惕然而常存也

問湯執中立賢無方莫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曰不然執
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却與子莫之
執中不同故集注下謂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
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 以上語類二條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 答吳伯豐

泄邇忘遠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信狎侮忽略之
意答吳伯豐
不泄邇不忘遠是無所不用其敬之意答吳伯豐
李公常語曰孔子與賈牟貴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
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
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
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祿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
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哉豈孔子之
妄言哉孔子不妄孟子之誣文王也隱之辨曰孟子
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蓋言文王之仁望
治道而未之見耳趙岐釋之曰殷祿未盡尚有賢臣
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此岐之失也讀孟子
而識其意正岐之失可也而乃用岐之說攻孟子謂
孟子誣文王之貪商豈理也哉欲加人以罪援引他
事以實之其不仁甚矣曰望道而未之見而與如古
人多通用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
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
如未之見其純亦不已如是愚意謂然不審隱之以
為如何讀余隱之尊孟辨○以上文集四條
王者之迹熄章
莊仲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
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
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
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
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
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
時節便是下坡了語類
可以取章
正卿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亦下二聯之義曰看
來可以取是其初畧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
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放此庶幾
不礙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

也　語類

天下之言性也章

問則故而已矣故是如何曰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唯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渠注謂故者是已然之迹也是無箇字得下故下箇迹字

問則故而已矣曰性是箇糊塗不分明底物事且只就那故上說故却是實有痕迹底故有兩件如水之有順利者又有逆行者畢竟順利底是善逆行底是惡所以說行其所無事又說惡於鑿鑿則是那逆行底故之問故者以利為本如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此是故其所無事方是人知得自然底從而順他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說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為本如星辰亦有逆行大要循躔度者是順又問南軒說故作本然曰如此則善外別有本然孟子說性乃是於發處見其善荀揚亦於發處說只是道不著問既云於發處見伊川云孟子說性乃極本窮原之理莫因發以見其原曰然

故只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便是故也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然皆有箇已然之迹但只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水之性固下也然搏之過顙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非其性耳仁義禮智是為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即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之非仁不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

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鑒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汎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後世如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者如何遂不能以利為本而然也荀卿之言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滅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為禹只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歷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猶云所為也言凡人說性只說到性之故蓋故却以利為本利順者從道理上順發出來是也是所謂善也若不利順則是鑿故下面以禹行水言之苟求其故此故與則故却同故猶所以然之意直卿云先生言劉公度說此段意云孟子專為智而言甚好

或問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為言天下萬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他文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如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間矣　以上語類七條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廷之禮既然則當事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事於出弔處已見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衆人為已甚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而始以是荅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　荅何叔京　○文集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他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

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麼說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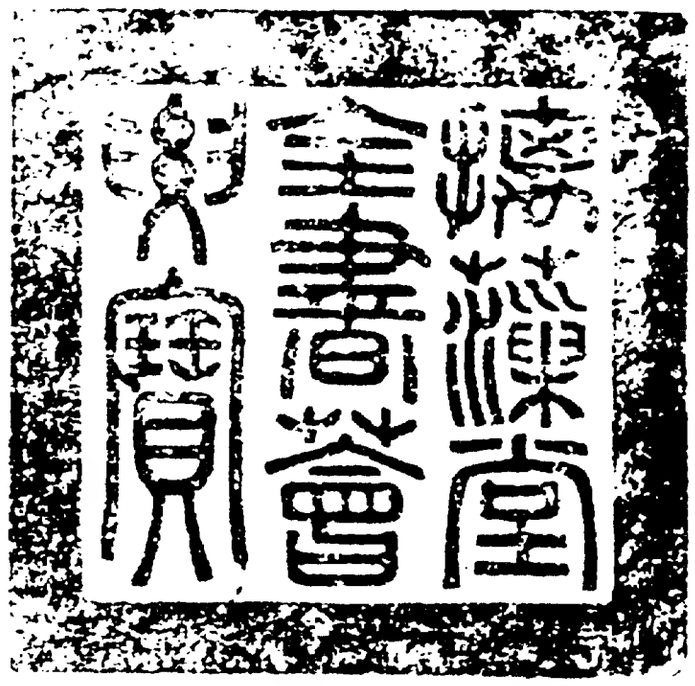
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出於誠實也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安得不勇 以上語類三條

公都子問匡章章

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為匡章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據章之所為固責善於其父而不相遇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湯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絶之地耳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絶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絶耳後世因孟子不絶之則又欲盡雪匡子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

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想是箇拗強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為人耳先生甚然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道云舜不告而娶蓋不欲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耳如匡章則其懟也甚矣 語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貢生臣李鍾淑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二

御纂朱子全書要 子部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二

孟子三

萬章上

問舜往于田章 并下章

黃先之說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略無一豪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唯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唯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井又從而揜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己

此心亦喫不過定是動了象為弟日以殺舜為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唯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為人人皆可為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唯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著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

叔器問舜不能掩父母之惡如何是大孝曰公要如何與他掩他那箇頑嚚已是天知地聞了如何地掩公須與他思量得箇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責舜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以上語類三條）

温公疑孟曰史剡曰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於畎畝之中瞽瞍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穿井而實以土舜為匿空出他人井夫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之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為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嶽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豈不欲利其子而為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為也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為實豈不過甚矣哉隱之辯曰舜未為堯知瞽瞍與象殺之可也堯既知之象焉得而殺之温公云閭父里嫗之言固然矣萬章既以為誠有是事如謂其必無而不答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孟子答之云云者以見聖人之心不藏怒不宿怨惟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使天下後世明兄弟之道者孟子之功大矣讀孟子者不求其明教之意而謂其信之過是亦不思之甚也曰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以下至終篇愚欲易之曰然因其所問而告之亦可以見仁人

之於兄弟之心矣蓋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
唯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今不求孟子之意而以信之
太過疑之是以筋骨形容之不善而棄天下焉也讀余
隱之尊孟辨○文集

象曰以殺舜為事章

仁與義相拗禮與智相拗問云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
無一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
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庫富貴
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

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
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
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
足觀者

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肖故處之得道封之有庫但
富貴之而已周公於管蔡又別蓋管蔡初無不好底
心後來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此心周公必不使

之也

咸丘蒙問章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
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謂如等人來
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自然相
合不似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

萬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
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

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

問堯以天下與舜章

萬仁叔問堯薦舜於天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
又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

問人有言章

莊仲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
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

却只是一箇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耶曰怎生便信得他又問如此則堯即位於甲辰亦未可據也曰此却據諸歷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問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却為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之不必深考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二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知得然觀外丙仲壬必是立二年四年不曾不立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故以為外丙仲壬不曾立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憑也以上語類三條

艾讀為乂說文云芟草也從丿乂左丿右乂芟草之狀

故六書為指事之屬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又創又亦取諸此不得復引彼為釋也答何叔京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問實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實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荅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云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似說得渾全却不思他下面說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汎說底道皆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後來如莊子便說在坑滿坑在

谷滿谷及佛家出來又不當說底都說了

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 以上語類

三條

問或謂孔子於衛章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

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以上語類二條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厚之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不唯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可學問既是如此何以為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豪渣滓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

或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說得大率前輩之論多是如此

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

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

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所謂智譬則巧聖譬則力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便是中處如顏子之學則已知夫中處但力未到耳若更加之功則必中矣蓋渠所知已不差也如人學射發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謂之箭苗雖未至的而必能中的若更開拓則言其已善發箭必能中也個云顏子則已知中處而力未至三子力有餘而不知中處否曰然

問三子之清和任於金聲亦得其一而玉振亦得其一只是解集大成聲猶聲其罪之聲古否曰金聲玉振只是衆音遂作又擊一聲鐘衆音又齊人作樂擊一聲鐘衆音又齊作金所以發衆音未則以玉振之所以收合衆音在裏面三子亦有金聲玉振但少耳不能管攝衆音蓋伯夷合下只見得清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清底伊尹合下只見得任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任底柳下惠合下只見得和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和底

金聲玉振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之其聲詘然而止

金聲玉振一章甚好然某亦不見作樂時如何亦只是想像說

或問始終條理章曰集義一段便緊要如這一段未理會也未害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

頭到尾只是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

問始終條理曰條理條目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為始下一截為終始是知終是行敬之問智譬則力此一章智却重曰以緩急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且如今有一等資質好底人忠信篤實却於道理上未甚通曉又有一樣資質淺薄底人却自會曉得道理這須是還資質忠厚底人做重於始得 以上語類十條

問聖言其所行智言其所知聖智兩盡孔子是也若伯夷伊尹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聖人之事而其智不逮孔子故惟能於清和任處知之盡行之至而其他容有所未周然亦謂之聖者以其於此三者已臻其極雖使孔子處之亦不過如此故也前輩言人固有力行而不知道者若三子非不知道知之有所未至於無棣穆陵今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這中間多

中也伊尹柳下惠於任於和則中而於清未必中也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目之則智之為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曰此說亦是但易大傳以下不必如此說智有淺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所不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為大小耳豈可概以為天下之至神乎 程答允夫

至中固不當以始終言然射之所以中者亦是其未用力時眼中見得親切故其發而能中耳發處方用得力也 答廖子晦○以上文集二條

北宮錡問曰章

問孟子所答周室班爵祿與周禮王制不同曰此也難考然畢竟周禮底是蓋周禮是箇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何以言之太公所封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今棣州穆陵今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這中間多

少濶豈止百里孟子說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
也而儉於百里恐也不然又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
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一國之土地為卿大夫士
分了國君所得殊不多曰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俸
祿蓋君所得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
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之
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

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
王制之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以上語類二條

萬章曰敢問交際章

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
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
子之相皆由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

萬章問士不託諸侯章

至之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也義路也
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曰固是不出此
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如往役義也
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
之節目如云虜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使已僕僕
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僕

爾亟拜也便不是禮語類

齊宣王問卿章

温公疑孟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偪也為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何以其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為篡亂之資也其可乎隱之辯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禪遜之事湯武行之則盡善子噲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為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為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為大則必曰從變可惟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尹光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況貴戚之卿乎紂為無道貴戚如微子箕子比干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絶祀反覆諫之不聽易其君之位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為篡亂之資也其可乎隱之辯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禪遜之事湯武行之則盡善子噲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為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為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為大則必曰從變可惟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尹光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況貴戚之卿乎紂為無道貴戚如微子箕子比干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絶祀反覆諫之不聽易其君之位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為篡亂之資也其可乎隱之辯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禪遜之事湯武行之則盡善子噲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為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為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為大則必曰從變可惟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尹光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況貴

戚之卿乎紂為無道貴戚如微子箕子比干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絶祀反覆諫之不聽易其君之位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為篡亂之資也其可乎隱之辯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禪遜之事湯武行之則盡善子噲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為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為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為大則必曰從變可惟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尹光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況貴

出於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卿哉是故公子光使專諸弒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弒不稱其人而稱其國者歸罪於大臣也其經世之慮深矣此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遺意與曰隱之云三仁於大義有闕此恐未然蓋三仁之事不期於同自靖以獻于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況聖人之言仁義未嘗備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今徒見其目之以仁而不及義遂以為三子猶有偏焉恐失之蔽也此篇大意已正只此數句未安 讀余隱之尊孟辨○文集

告子上

性猶杞柳章

問告子謂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何也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此惟是程先生斷得定所謂性即理也

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只是言杞柳桮棬不可比

性與仁義杞柳必矯揉而為桮棬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辯告子數處皆是辯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 以上語類二條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

犬牛稟氣不同其性亦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曰問犬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人則有孝悌忠信犬牛還能事親孝事君忠也無問

瀛溪作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又問是萬為一一實萬分又如何說曰只是一箇只是氣質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牛人之 以上語類三條 不同

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而凡白之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為性而謂之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答程正思

第三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也答程正思○以上文集二條

食色性也章

問告子已不知性如何知得仁為內曰他便以其主於愛者為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又問他說義固不是說仁莫亦不是曰固然語類

問告子問性云云解云蓋指血氣知識為性下又云近於後世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之說又云告子謂人之甘食悅色性之自然蓋猶上章知覺運動之意也可學謂甘食悅色固非性而全其天則則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曰此說亦是但告子却不知有所謂天則但見其能甘食悅色即謂之性耳答鄭子上

問告子先云義猶桮棬而下云以人性為仁義其意蓋謂仁義出於本性但下文又指仁為在內疑告子本皆以仁義為外既得孟子說略認愛以為內而尚未知其所以愛故猶執義為外告子知所以愛之由乎仁則亦知義之不離乎仁矣仁內義外之說不知告子何以附於食色性也之下可學竊疑告子指食色為性以為由心出故亦略指愛以為在心曰初意亦只如此看適細推之似亦不然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答鄭子上○以上文集二條

孟季子章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為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在所當先者亦有人平日知弟之為卑而不知其為尸之時乃祖宗神靈之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因講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性釋氏說在目曰視在耳曰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性釋氏說在目曰視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他意思

問商量何緣會自從裏面發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又說義襲二字全不是如此都把文義說錯了只細看孟子之說便自可見　語類

性無善無不善章

性無善無不善告子曰性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者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為惡為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性無善無不善告子之意謂這性是不受善不受惡底物事他說食色性也便見得他只道是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性釋氏說在目曰視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他意思

問乃若其情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

德粹問孟子道性善又曰若其情可以為善是如何曰

且道性情才三者是一物是三物德粹云性是性善
情是反於性才是才料曰情不是反於性乃性之發
處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
如何耳才則可為善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
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
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某問下云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心亦是情否曰是情舜功問才是能為此者如
今人曰才能曰然李翺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
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不自知不
知當時曾把與韓退之看否
或問不能盡其才之意如何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
本是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
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
做去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才必當至於博施濟衆
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
取諸人祿之千乘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
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略有些
發動後便遏折了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
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
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
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
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
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
問孟子言才與程子異莫是孟子只將元本好處說否
曰孟子言才正如言性不曾說得殺故引出荀揚來
到程張說出氣字然後說殺了
楊尹叔問伊川曰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
天之降才爾殊語意似不同曰孟子之說自是與程
子之說小異孟子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
知有所謂氣稟各不同如后稷岐嶷越椒知其必滅
若教是氣稟如此若都把做善又有此等處須說到

氣稟方得孟子已見得性善只就大本處理會更不
思量這下面善惡所由起處有所謂氣稟各不同後
人看不出所以惹得許多善惡混底說來相炒程子
說得較密因舉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二之則不是須如此兼性與氣說方盡此論蓋自濂
溪太極言陰陽五行有不齊處二程因其說推出氣
質之性來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發明到此
又曰才固是善若能盡其才可知是善是好所以不
能盡其才處只緣是氣稟恁地問才與情何分別情
是才之動否曰情是這裏以手指心發出有箇路脈曲折
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用做事底同這一事有
人會發揮得有不會發揮得同這一物有人會做得
有人不會做得此可見其才以上語類八條

富歲子弟多賴章

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
賴之下逐旋譬喻至此其意謂人性本善其不善者
陷溺之耳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
文看蓋自口之同嗜耳之同聽而言謂人心豈無同
以為然者只是理義而已故理義悅心猶芻豢之悅
口

黃先之問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先生問諸公且道是如何所應
皆不切先生曰若恁地看文字某決定道都不曾將
身去體看孟子這一段前面說許多只是引喻理義
是人所同有那許多既都相似這箇如何會不相似
理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程先生
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這心下看甚麼道理都有之
如此做人人都道是好才不恁地做人人都道不好
如割股以救母固不是王道之中然人人都道是好
人人皆知愛其親這豈不是理義之心人皆有之諸
公適來都說不切當都是不曾體之於身只略說得
通便道是了

器之問理義人心之同然以顏子之樂見悅意曰不要高看只就眼前看便都是義理都是衆人公共物事且如某歸家來見說某人做得好便歡喜某人做得不好便意思不樂見說人做官做得如何見說好底自是快活見說不好底自是使人意思不好豈獨自家心下如此別人都如此這只緣人心都有這箇義理都好善都惡不善

或問口耳目皆心官也不知天所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心何也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稟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豈獨是非之心不若聖人乎曰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由是而已夷惠之徒正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為不同而不願學也 以上語類四條

牛山之木章

問牛山之木一章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梏亡而彼未嘗不生梏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又曰日夜之所息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旦之時即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少而旦晝之所梏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梏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得

吳仁父問平旦之氣曰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旦晝之所為有以汩亂其氣則良心為之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復生長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那水至夜稍歇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

水亦不能清矣

問平旦之氣何故如此曰畫則氣便長及旦畫則氣便濁良心便著不得如日月何嘗不在天上却被此雲遮了便不明吳知先問夜氣如何存曰孟子不曾教人存夜氣只是說畫得些時氣便清又曰他前面說許多這裏只是教人操存其心器之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畫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畫理會

敬子問旦晝不梏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曰不是靠氣為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

氣與理本相依旦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閒梏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旦亦然至旦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

人心於應事時只如那無事時方好又舉孟子夜氣一章云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是指善心滋長處言之人之善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滋長又得夜氣澄靜以存養之故平旦氣清時其好惡亦得其同然之理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此言人纔有此善心便有不善底心來勝了不容他那善底滋長耳又曰今且看那平旦之氣自別廣云如童蒙誦書到氣昏時雖讀數百遍愈念不得及到明早又却自念得此亦可見平旦之氣之清也曰此亦只就氣上說故孟子末後收歸心上去曰操則存舍則亡蓋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又云惻隱羞惡是已發處人須是於未發時有工夫始得

問夜氣一章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

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箇互相牽動所謂梏之
反覆如下文操則存舍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箇
生死路頭又云梏之反覆都不干別事皆是人之所
為有以致之
孟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狀人
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
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
大約汎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
孟子言操舍存亡都不言所以操存求放之法只操之
求之便是知言問以放心求心如何問得來好他荅
不得只舉齊王見牛事殊不知只覺道我這心放了
底便是心何待見牛時方求得
求放操存皆無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 以上語類十上條
人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恰似都無了然及
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
良心却存得些子所以平旦起來未與物接之時好
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旦晝之所為便來梏亡之
此仁義之心便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得
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
學者正當於旦晝之所為處理會克已復禮懲忿窒
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
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也
荅許順之
夜氣不足以存故夫解云夜氣之所息能有幾安可得
而存乎愚按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
亡者皆指心而言耳觀上下文可見 云仁義之心又云放其良心又
云操則存舍則亡惟心之謂與正有存亡二字意尤明白 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
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者
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
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梏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
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

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則此章文意首尾衝決殊無血脈意味矣程子亦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蓋如此答張敬夫孟子說疑義

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義我亦初不謂復為天地心也答何叔京

孟子操舍一章正為警悟學者使之體察常操而存之呂子約云因操舍以明其難存而易放固也而又指此為心體之流行則非矣今石子重方伯謨取以評之者大意良是但伯謨以為此乃人心惟危又似未然人心私欲耳豈孟子所欲操存哉又不可不辯也答吳晦叔○以上文集四條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二十二　三十四

無或乎王之不智章

專心致志等語正是教人如此著力教者但務講明義理分別是非而學者汎然聽之若存若亡則亦何由入於胷次而有所醒悟耶答何叔京○文集

魚我所欲章

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而取生既曰義在於生又豈可言舍義取生乎蜚卿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明道云義無對或曰義與利對道夫問若曰義者利之和則義依舊無對曰正是恁地類語

問謝氏曰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最要臨時權輕重以取中愚謂舍義取生之說未當所謂生重於義者義之所當生也義當生則生豈謂義與生相對而為輕重哉且義而可舍則雖生無益矣如此則所為臨時權輕重者將反變而為計較利害之私矣尚安能取中乎曰此論甚當故明道因論夜氣存養之說曰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先生曰義無對答萬正淳○文集職不知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於

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今却別是一種心所以不見義理文蔚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萌動亦自見得不是但不能勝利欲之心耳曰只是如此濟甚事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恥後又却依舊自做何濟於事

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為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為所動矣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後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擇利處去耳以上語類二條

仁人心也章

或問仁人心義人路曰此猶人之行路耳心即人之有知識者路即賢愚之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仁義故以此喻之然極論要歸只是心耳若於此心常得其正則仁在其中故自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以下一向說從心上去

敬之問仁人心也曰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也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皆是放了

孟子說仁人心也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若能保養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孔門學者問仁不一聖人荅之亦不一亦各因其人而不同然大槩不過要人保養得這物事所以學者得一句去便能就這一句上用功今人只說仁是如何求仁是如何待把尋得那道理出來却不知此心已自失了程子穀種之喻甚善若有這種種在這裏何患生理不存

或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曰即求者便是賢心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雖曰譬之雞犬雞犬却須尋求乃得此心不待究轉尋求即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為自此更求

自然愈失

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

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

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

存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

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求放心只是收放心曰所謂講學讀

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所以讀書所以致知所以

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

心無攝性情則極好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難制而易

放則又大不好所謂求其放心又只是以心求其心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

心心正則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是看此心果如何

須是心中明盡萬理方可不然只欲空守此心如何

用得如平常一件事合放重今乃放輕此心不樂放

重則心樂此可見此處乃與大學致知格物正心誠

意相表裏可學謂若不於窮理上做工夫遽謂心正

乃是告子不動心如何守得曰然又問舊看放心一

段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

既求儘當窮理今聞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是隔

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

窮理曰然

問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所謂講學讀

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所以讀書所以致知所以

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

孟子之意亦是為學問者無他皆是求放心耳此政

與思無邪一般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耳

使人知善而勸知惡而戒亦只是一箇思無邪耳

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將已放之心反復入身

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伊川云人心本善

流而為惡乃放也初看亦自疑此兩處諸公道如何

須看得此兩處自不相礙乃可二先生之言本不相

礙只是一時語體用未甚完備大意以為此心無不

善止緣放了苟纔自知其已放則放底便斷心便在此心之善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端自然全得也伊川所謂人心本善便正與明道相合惟明道語未明白故或者錯看謂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箇空寂不知其意謂收放心只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且如一向縱他去與事物相靡相忘則所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善端何緣存得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底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伊川曰心本善流轉始得又云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入於不善須理會伊川此語若不知心本善只管去把定這箇心教在裏只可靜坐或如釋氏有體無用應事接物不得流入不善是失其本心如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若此類是失其本心又如心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池本下云心不在焉亦是放二說未嘗相礙）

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畧內說放心處又未是前夜方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得如此自家自看不出問賀孫曉得否曰如程子說吾作字甚敬只此便是學這也可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也曰然如洒掃應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所以求放心（以上語類十三條）

人之於身也章

孟子文義自分曉只是熟讀教他道理常在目前胷中

流轉始得又云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被恁地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眞箇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膚膚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語類）

公都子問鈞是人也章

耳目之官不能思故蔽於物耳目一物也外物一物也以外物而交乎耳目之物自是被他引去惟心之官則思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惟在人思不思之間

耳然此物乃天之與我者所謂大者也君子當於思
處用功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也立字下得有
力夫然後耳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是安得不為大
人哉

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語最有
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為學之
道焦只說一句曰先立乎其大者以此觀之他之學
亦自有要卓然豎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
故孟子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問集注所載范浚心銘不知范曾從誰學曰不曾從人
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
甚忽之問須取他銘則甚曰但見他說得好故取之
曰似恁說話人也多說得到曰正為少見有人能說
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　以上語類三條

見聞之際必以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從耳目之
欲而心不宰焉則不為物引者鮮矣觀上蔡所論顏
曾下功處可見先立乎其大之意矣書之不役耳目
百度惟貞亦此意也　答何叔京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此兩節方是分
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之當從之意　敬夫解云從
其大體心之官也從其小體耳目之官也下文始結之云此二者
只此便多却從其四字矣

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但當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
能奪耳　此章內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方是說用力處而此句內立字尤為要切　據今所

解全不曾提掇著立字而只以思為主心不立而徒
思吾未見其可也於是又有君子徇理小人徇欲之
說又有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之說雖有心得其宰之云然乃在於動而從理
之後此由不明孟子之本意是以其說雖漫而愈支
離也七八年前見徐吉卿說曾問焦某先生為學之
要焦云先立乎其大者是時某說此章正如此解之

支離聞之惘然不解其語今而思之乃知焦公之學於躬行上有得力處（答張敬夫孟子說疑義○以上文集二條）

有天爵者章

問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曰從不必作聽從之從只脩天爵人爵自從後面來如祿在其中矣之意脩其天爵底道理與要求者氣象大故相遠

語類

仁之勝不仁也章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若甚易蓋繞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語類）

五穀種之美者章

苟為不熟不如稊稗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如今學者要緊也成得一箇坯模定了出治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一箇坯模了到做出治工夫却最難正是天理人欲相勝之地自家這裏勝得一分他那箇便進一分如漢楚相持於成皐滎陽間只爭這些子（語類）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荒凶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益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語類）

問舜不告而娶告則廢人之大倫則娶為重而告為輕不幾於禮輕而色重賢者飢餓於土地周之則受免死而已則免死為重潔身為輕不幾於禮輕而食重

曰禮固重於食色矣然禮亦有大體小節之殊而食色所係亦自有小大緩急之不同孟子言之詳矣無

可疑也 答歐陽希遜 ○文集

曹交問曰章

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便道是堯舜更不假脩為且如銀坑有鑛謂鑛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烹煉然後成銀 語類

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使其因此明辨力行而自得之則知孟子之發已也深矣顧交必不能

耳 答林擇之 ○文集

高子曰小弁章

某鄉因楊氏謂舜自怨其不能盡孝以感動父母而以孟子所以論小弁者辨之蒙批誨云程子亦以舜之怨與小弁不同更思之某已悉尊意及以孟子二章讀之其敘舜之事與辯小弁之說其為不同甚明二怨字之義非特不可並觀益小弁猶是人子之常情而舜之怨則盛德之事非常情所可及也曰得之 答吳伯豐 ○文集

孟子居鄒章

問孟子不見儲子謂其儀不及物夫儲子之平陸時遣人致幣交於孟子則其接也不以禮孟子何以受其幣而不見豈非不屑教誨之道與孔子不見孺悲而鼓瑟之義同曰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

也 答連嵩卿 ○文集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謂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則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膰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膰肉為得罪於君耳 語類

舜發於畎畝章

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

明道曰自舜發於畝而云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以上語類二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煜
謄錄貢生臣李鍾淑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三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三

孟子四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字不可不子細看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知性却在先李閎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曰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

人往往說先盡其心而後知性非也心性本不可分況其語脈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著這道理盡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會盡心不知如何地盡

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物字對性字知字對心字

盡心以見言盡性以養言

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
至此方盡得耳中庸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孟
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是也
黃敬之問盡心知性曰性是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
盡箇甚麼又問知其性則知天矣曰倪錄云知天是知源頭來處
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倪錄作公共之本原而
言天便脫模是一箇大底人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
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

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以上語類七條
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
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
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
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
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答林德久
盡心知性之說恐未然今文字亦未論義理如何只看文勢
者也二字便可見近有朋友引得其民者得其心也

以證之亦自有理若如所論私意脫落無有渣滓為
盡心即不知却如何說存心兩字兼既未知性即是
於理尚有未明如何便到得此田地耶此處一差便
入釋氏見解矣此理甚明更宜思之況知者有漸之
詞盡者無餘之義其意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答林德久
問孟子所謂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何
繫屬繫之知性之下而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為一滾
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後又精熟底事耶夫

三者固不容截然分先後然就其間細論之亦豈得
謂全無少別曰知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
性裏說答陳安卿○以上文集三條
盡心知性知天此是致知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力行存
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
仲思問存心養性先後曰先存心而後養性養性云者
存心便性得所養季通說存心雖是然語性已疎性有動靜
存而勿失之謂性不可言存

蓋孟子本文甚切以上語類四條

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只是要人常常操存此心不令放逸則自能去講學以明義理而動靜之間皆有以順其性之當然也答余國秀○文集

天壽不貳不以生死為吾心之悅戚也

敬之問天壽至命也曰既不以夭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

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夭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為事亦可謂之夭壽不貳然脩身以俟一段全不會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

敬之問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壽夭是天命安於天理之正無一毫人欲計較之私而天命在我方始流行曰夭壽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

便是立命夭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又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何是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巖牆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以上語類三條

夭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二其心而唯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

短長非所論矣答張敬夫問目○文集

莫非命也章

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

問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

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命

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

孟子說命至盡心章方說得盡以上語類四條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而不誠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物自物何干我事

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

或問萬物皆備於我章後面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曰恕便是推己及物然這箇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所謂強恕蓋是他心裏不能推己及人便須強勉行恕拗轉這道理然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理自無欠闕處矣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家這裏也有是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反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作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此子未盡有此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物皆素定於我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不是實做工夫到這裏如何見得恁地

或問明道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反身未誠

則猶是二物有對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
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事皆有素於我也反身
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如明道之說則
物只是物更不須作事且於下文求仁之說意思貫
串橫渠解反身而誠為行無不慊之義又似來不得
不惟以物為事如下文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
通貫得為一意曰橫渠之說亦好反身而誠實也謂
實有此理更無不慊處則仰不愧俯不怍樂莫大焉
強恕而行即是推此理以及人也我誠有此理在人
亦各有此理能使人有此理亦如我焉則近於仁矣
如明道這般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以
上語類五條

反身而誠敬夫解云反身而至於誠則心與理一云云
愚按此解語意極高然只是贊詠之語施之於經則
無發明之助施之於己則無體驗之功竊恐當如張
子之說以行無不慊於心解之乃有落著兼樂莫大

馬便是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尤慥實有味也若只懸
空說過便與禪家無以異矣荅張欽夫孟子說疑義○文集

行之而不著焉章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
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
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喫飯方喫時
知得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語類

霸者之民章

自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下至豈曰小補之哉皆說王
者功用如此

所過者化只是身所經歷處如舜耕歷山陶河濱者是
也略略做這裏過便自感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速
也謙之云所存者神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否曰是
存神過化程說甚精正得孟子本意過是身所經歷處
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只是逐片逐
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

無不感動如黎民於變便是化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二程看文字最精密如中庸說門人多不能曉其意過化存神舊說所應之事過而不留便能所存者神神即神妙不測故上蔡云所過者化故所存者神所存者神者神故所過者化鄉里李欲才云譬如一面鏡先來照者既去不見了則後來者又可以照若先底只在則不復能照矣將做一事說亦自好但據孟子本文則只是身所經歷處便化心所存主處便神如綏斯來動斯和又荀子亦言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似是見成言語如金聲玉振之類故孟荀皆用之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曰他是就事說問注引舜事如何曰舜心說據孟子意乃是就事說問注引舜事如何曰舜在下只得如此及見用則實四門之屬皆是化聖人豈能家至戶曉蓋在吾化中者皆是過問存神與過化如何別曰過化言所過即化存神便有響應意思問上蔡云所過者化便所存者神所存者神便所過者化曰此是就心說事來不留於心便是存神存神便能過化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亦是此說（以上語類五條）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至之問達之天下也方為仁義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待達之天下方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語類）

無為其所不為章

敬之問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語類）

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或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朴實工夫

方磨得出語類

有安社稷臣章

王丈云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不可優劣某竊

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絶故

難遥度令且以諸先生之語求之則聖神固不可分

橫渠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伊

川曰神則聖而不可知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

也大與聖則不可不分伊川曰大而化之已與理一

之高不免差已化者已即尺度尺度即已顏子大而

未化若化則達於孔子矣橫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

為也在熟之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

知力能強也又曰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

有其大又曰大與聖

矣化則位乎天德矣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

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己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

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

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曰予將以斯

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

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如何

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之

未達一間處只是顏子自知耳答汪尚書文集

廣土衆民章

問君子所性章曰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

上亦不是添加此子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

此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又云

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之性字

敬之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

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著在土上

方會生其色也睟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上說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

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

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

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著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

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

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著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曾著土而今方移得來著土了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不言而喻集注此義近看得似未安恐只是說四體不

以上語類四條

待安排而自然中禮也答歐陽希遜。文集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至之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為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比者如鶴鳴于九皐之類興者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上引兔罝柔木之類是也

若說觀其瀾又須觀其本則孟子何不曰必觀其本他說觀其瀾便是就瀾處便見其本

以上語類二條

雞鳴而起章

利與善之閒若纔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有一豪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堆潔白物事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又如好底物事如腦子之屬上面只著一點糞穢便都壞了不得為香矣若是

粟穢上面假饒著一堆腦麝亦不濟事做善須是做到極盡處方喚做善

用之問舜孳孳為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之心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箇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槁木死灰曰這便如夜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著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裏明日放在西邊草裏終非己物 以上語類二條

楊子取為我章

問墨氏兼愛楊氏為我夫兼愛雖無差等亦合聖人之正道乃是割己為人滅去己私猶足立教若為我乃小己自私之事果何足以立教耶曰莊子數稱楊子居之為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脩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是也

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討箇中執之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 以上語類二條

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

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

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答何叔京○文集

飢者甘食章

人心亦皆有害趙氏謂人心為利欲所害此說甚善愚謂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答何叔京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某竊謂此章是借飢渴之害以言人心之害所謂人心之害恐不止為貧賤而已凡一切欲有求之不得而遂不暇擇焉皆是也所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者謂人能無以飢渴害口腹之類為其心害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未知如此說得否曰此章從來有兩說以意則此說勝蓋不欲人以利欲害其心如飢渴之害口腹也以語則不以飢渴之害口腹也以語則不以飢渴

之害動其心者為切於文義未知果孰是但後說差不費力耳答潘子善○以上文集二條

堯舜性之也章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

或問仁人心也若假借為之焉能有諸已哉而孟子却云五霸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何也曰此最難說前輩多有辯之者然卒不得其說烏知二字為五霸設也如此五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久假之說欲下語云五霸假之而至於功施當時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真有哉孟子之言蓋疾矯偽之亂真傷時人之易惑而非與五霸之辭也答蔡季通

亦非已有也以上語類二條

温公疑孟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所以治

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隱之辯曰仁之為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顧所行如何耳堯舜之於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之於仁學而知之體仁而行也五霸之於仁因而知之假之而已故其實非仁也而謂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遠近多寡之間耳何所見之異也孟子之言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假之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謂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強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為仁耳惜乎五霸假之而不能久也曰隱之以五霸為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五霸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於仁義亦習聞其號云耳豈真知之者哉温公云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於仁義文實俱喪惟五霸能具其文耳亦彼善於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強輔因竊仁義之號以令諸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實施焉則爛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假不歸烏知其非有止謂當時之人不能察其假之之情而遂以為真有之耳此正温公所惑而反以病孟子不亦誤哉讀余隱之尊孟辯。以上文集二條

王子墊問曰章

問王子墊以人之為士下既不為農工商之事上又未有卿大夫之職故疑其若無所事者孟子言士雖未得位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尚則有仁義焉曰尚志之說甚善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答潘謙之文集。

桃應問曰章

温公疑孟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所貴乎舜者為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為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而私之舜既不得私其父將寘之於法則失為人子之道將寘而不問則廢天下之法寧并棄天下願得竊負而逃處於海濱樂以終其身焉更忘其為天子之貴也當時固無是事彼既設為問目使孟子不荅則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謂天下之富天子之貴不能易事父之孝遂荅之以天下可忘而父不可暫捨所以明父子之道也其於名教豈曰小補之哉曰龜山先生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耳愚謂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皐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隱之之辯專以父子之道為言却似實有此事於義未瑩者士之職所當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夫有所受云者正如為將閫外之權則專

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語類

形色天性章

敬之問形色天性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字重色字輕故下面但云惟聖人可以踐形直卿云形是動容貌色是正顏色曰固是

踐形是有這箇物事脚實踏著不闕了他箇有是形便有是理盡得這箇理便是踐得這箇形耳目本有這箇聰明若不盡其聰明時便是闕了這箇形不曾踐得以上語類二條

踐形如踐言之踐程子所謂充人之形是也蓋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動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不外乎形色之間也但常人失其性故視有不明聽有不聰動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之惟聖人盡性故視明聽聰而動無不中是以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可以踐形則無愧於形矣蒼吳晦叔○文集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伯豐問橫渠云顏子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如何曰舊解有私淑艾者謂自善其身而示教於人故橫渠如此說然考孟子指其師友子思之類所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人者是孟子指其師友子思之類以謂予不得親見孔子而師之只是我私竊傳其善於人如有私淑艾者却是君子所以教者五然亦有次叙有如時雨化之者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於顏曾是也其次成德達材又隨人資材成就有荅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荅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橫渠

集中有祭文云私淑祖考之遺訓說得文義却順語類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或問范謂君子之射引而不發以待發與的之相偶心欲必中故躍如也此說如何曰范氏此說最好笑豈有君子之射常引而不發者乎只管引而不發却成甚射也引而不發之語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語此只是言君子之教人但開其端以示人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理學者須是識得這箇道理方知君子教人為甚忠故下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語類

君子之於物也章

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答何叔京○文集

問如舜舉皐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者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歷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者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為者皆是也漢卿問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智不說仁曰便是推言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為務豈不為仁乎先生因

樂之一事耳又如脩緝禮書亦是學者之一事學者須要窮其源本放得大水下來則如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汎若上面無水來則大船小船都動不得如講學既能得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沉滯之患矣語類

盡心下

盡信書章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鬬殘戮

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語類

舜之飯糗茹草章

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為侍有所據否曰某嘗推究此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語類

身不行道章

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順之之說極是谷石子重○文集

好名之人章

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真箇能讓之人則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人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然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

某嘗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一段為義蓋前段是好名之人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以上語類二條

仁也者人也章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

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因言仁字最難形容是箇柔軟有知覺相酬接之意故此須是自去體認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以上語類二條

口之於味也章

敬之問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有命焉乃是聖人要人全其正性曰不然此分明說君子不謂性這性字便

不全是就理上說夫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逸如何自會恁地這固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為主而以天命之理為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這理合如何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性也有命焉此性是氣稟之性命則是限制人心者命也有性焉此命是氣稟有清濁性則是道心者區兄問有性焉有命焉一段先生甚喜以謂某四十歲方看透此段意思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限則道心欲其無不及也

問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厚薄清濁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為簡智之於賢者如晏嬰智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所稟有厚

薄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如論語所說審富貴而安貧賤之意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是也然又自要看得活道理不是死底物在人自著力也

或問君子不謂性命曰論來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安佚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那得有兩樣只就他所主而言那箇便喚做人心那箇便喚做道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何如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注之說是以所稟言之清而厚則仁之於父子也至若瞽瞍之於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桀紂之於逢干則薄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賢者之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反之之不同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

以上語類六條

氣者而言如書之言人心也（答林德久）

諸家之說即每事只說得一邊要須說口之於味云云以口之於味之屬為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

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云云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闕處 答許順之

問聖人之於天道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於倒置蒙批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語亦不為倒必大今試釋之曰仁之所施厚於父子義之所施盡於君臣禮之所施恭於賓主之際智之所施哲於賢否之辨聖人之所得全夫天理之粹若如此解固未為倒但似終費注脚斡旋之力又仁義禮智四字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曰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 答吳伯豐○以上文集三條

浩生不害問曰章

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

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己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己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如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現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有迹只是人捉摸不著

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然須是有箇善方推得譬如合一藥須先有真藥材然後和合羅碾得來成藥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 以上語類四條

逃墨必歸於楊章

問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曰楊墨皆是邪說無

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 荅嚴時亨 ○文集

益成括仕於齊章

不聞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挾勢陵人而已 荅何叔京 ○文集

人皆有所不忍章

問此章前面雙關說仁義後面却專說義如何曰前一截是衆人所共曉到這後又較細密難曉故詳說之

又問莫有淺深否曰後面也是說得漸漸較密

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集注云實誠也人不肯受爾汝之誠也須是自治其身無不謹然後無爾汝之稱否曰這此子注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好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

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又問餂者探取之意猶言探試之探否曰餂是鉤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為要難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又問政使當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否曰固是這穿窬之心便是那受爾汝之實又問此章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工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已有一豪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也是展去充填滿也填塞教滿又曰此段最好看 此說充無

堯舜性者也章

湯武固皆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更精密又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亦未必有此意也

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固須行法以俟命也（以上語類二條）

說大人則藐之章

說大人之義其嘗說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而已如蘇秦婓所謂見季子位高金多正是此見識也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夫畏大人之心則是乃真能畏大人者也（答廖子晦○文集）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章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

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會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本心都紛雜了（以上語類二條）

萬章問孔子在陳章

問鄉原之義曰原字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愿便反非笑之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言古之人此是鄉原笑狂者也行何為踽踽凉凉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笑狷者也彼其實所向則是閹然媚於世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已故以為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為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又問孔門狂者如琴張曾晳輩是也如子路子夏輩亦可謂之狷者乎曰孔門亦有狂不成狷狷不成狷如冉求之類是也至於曾晳誠狂者也只爭一撮地便流為莊周之徒

敬之問經正則庶民興這箇經正還當只是躬行亦及政事否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曾恁地便了有禹湯之德便有禹湯之業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業終不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有一家便當理會一國便當理會一國之事又曰孟子當楊墨塞道其罪非細孟子若不明白說破只理會躬行教他自化如何得化賀孫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否曰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以為新民也以上語類二條

由堯舜至於湯章

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曰惟三山林少穎向其說得最好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知之蓋曰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

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其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語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蔣膳岵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四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中庸一

中庸名篇之義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兼此義包括方盡就道理上看固是有未發之中就經文上看亦先言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又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先生曰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然後又說君子之時中

在中之中與在事之中只是一事此是體彼是尾中庸之中是無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伊川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注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帛

若是奇羞異味錦綺組繡不久便須厭了庸固是定理若直解為定理却不見得平常意思今以平常言然定理自在其中矣公晦問中庸二字舊說依程子不偏不易之語今說得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似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粘著曰此其所以粘著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咤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是中庸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

或問中與誠意如何曰中是道理之模樣誠是道理之實處中即誠矣又問智仁勇於誠如何曰智仁勇是做底事誠是行此三者都要實又問中庸曰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中就這頭看是庸譬如山與嶺只是一物方其山即是謂之山行著嶺路則謂之嶺非二物也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故平常亮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用飲冷就涼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盛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

問道之常變舉中庸或問說曰守常底固是然到守不得處只著變而硬守定則不得至變得來合理斷然著如此做依舊是常又問前日說經權云常自是著還他一箇常變自是著還他一箇變如或問舉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無適而非常却又皆以為平常是如何曰是他到不得已處只得變變得是仍舊是平常然依舊著存一箇變

向見劉致中說今世傳明道中庸義是與叔初本後為博士演為講義先生又云尚恐今解是初著後掇其

要為解也又云呂中庸又滂沛意浹洽
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先生曰
呂氏飽滿充實
龜山門人自言龜山中庸枯燥不如與叔浹洽先生曰
與叔却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遠
游楊呂侯諸先生解中庸只說他所見一面道理却不
將聖人言語折衷所以多失
先生以中庸或問見授云亦有未滿意處如評論程子
諸子說處尚多脩
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鋟木如何先生曰公歸時
改了數遍不可知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以上

語類十二條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
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
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
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為此書
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
儒雖或掇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
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翺始知尊信其書為之
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
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
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
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
不及為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
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
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
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
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
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為有成書若橫渠先生
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
為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

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某之友會稽石君墓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為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某序之某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某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

以簡帙重大分為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中庸集解序○文集

右總論

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

問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否曰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盡得

問率性之謂道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還是就道人上說曰諸家多作行道人上說以率性便作脩為非也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箇渾淪底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即道也

問率性通人物而言則此性字似生之謂性之性無氣稟言之否曰天命之謂性這性亦離氣稟不得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道人說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性是箇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道無所不在曰此性字亦偏耳隨他性之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是以理言否曰是又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

萬物稟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與道相對則性是體道是用又曰道便是在裏面做出底道

問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則脩道之謂教亦通人物道理性是箇渾淪底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如服牛乘馬不殺胎不夭殀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聖人教化不特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及於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人上較多物上較少（以上語類七條）

中庸鄙說誠有未當然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太過無復餘味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來諭反謂未曾分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為分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為有功故某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

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為倒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某之所疑者 答胡廣仲

禮樂刑政之為教如寒暑生殺之為歲此何所疑若如來意則道外有物而刑政專出於蚩尤申商矣此類更宜寬著心智子細推驗不可只將尋常小小意見窺測也觀橫渠先生論周禮天官處亦可見矣 答楊深父

○以上文集二條

問中庸舊本不曾解可離非道一句今先生說云瞬息不存便是邪妄方悟本章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向來從龜山說只謂道自不可離而先生舊亦不曾為學者說破曰向來亦是看得太高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

問日用間如何是不聞不見處人之耳目聞見常自若莫只是念慮未起未有意於聞見否曰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徐問講求義理時此心如何曰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所謂不睹不聞者乃是從那盡處說來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謹也

用之問戒懼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偏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無箇起

頭處只是普遍都用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程子舉彈琴殺心事是就人知
處言呂游楊氏所說是就已自知處言章句只說已
自知或疑是合二者而言否曰有動於中已固先自
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
問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
不聞也如此看便見得此章分兩節事分明先生曰
具所不睹不聞其之一字便見得是說已不睹不聞
處只是諸家看得自不子細耳又問如此分兩節工
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著落而天地位萬物育
亦各有歸著曰是
問不睹不聞與謹獨何別曰上一節說存天理之本然
下一節說過人欲於將萌又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
謹獨似多了一截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
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
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
之戒懼却是動了曰公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
只是略省一省不是佞戒驚惶震懼略是簡敬模樣如
此然道著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
伊川所謂道簡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
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闇室不
欺時一般否先生是之又云這獨也又不是恁地獨
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
是獨處
呂子約書來爭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只管滾作一段看
某答他書江西諸人將去看頗以其說為然彭子壽
却看得好云前段不可須臾離且是大體說到謹獨
處尤見於接物得力先生又云呂家之學重於守舊
更不論理德明問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言道
之體段如此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亦然下面君子戒
謹恐懼君子必謹其獨方是做工夫皆以是故二字
發之如何滾作一段看曰道不可須臾離言道之至

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道之至精至密者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以下是存養工夫莫見乎隱
以下是檢察工夫吾曰說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
不存是故以下却是教人恐懼戒謹做存養工夫說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謹意故君子以下
却是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箇故字
便是方說入身上來做工夫也聖人教人只此兩端
問林子武以謹獨為後以戒懼為先謹獨以發處言覺
得也是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謂戒懼是保
守天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覺得戒謹恐
懼與謹獨也難分動靜靜時固戒謹恐懼動時又豈
可不戒謹恐懼曰上言道不可須臾離此言戒懼其
所不睹不聞與謹獨皆是不可離又問泳欲謂戒懼
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發曰如此說也好又曰戒謹
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
於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
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曰然以上語
條　　類十二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
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
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
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
聲視於無形非謂所有聞見處却可闇略而持然於
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
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
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
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
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
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功處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
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
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
就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
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間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
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
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

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為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粗瞞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 胡季隨

問戒懼於不睹不聞者乃謹獨之目而謹獨者乃戒懼於不睹不聞之總名似未可分為二事也今曰道固無適而不在而其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雖無所不謹而所謹者尤在於獨固欲學者用功轉加切近云云若未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分為兩節雖可以各自為義然相附屬然前一節謂人所不見則屬乎人後一節謂己之所有則猶有迹比之已之不睹不聞則又有間矣今以人之所不見為謹獨意雖切而反輕以不愧屋漏為不睹不聞則又幾於躐等回來示所疑中庸首章數句文義亦通比之章句之說尤省力而有味但以上文考之既言道不可須臾離即是無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謹乎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謹非謂不戒謹乎所睹所聞而只戒謹乎不睹所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一節意思了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別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思也若如來說則既言不可須臾離而當戒謹矣下句却不更端而偏言唯隱微為顯見而不可不謹其獨則是所睹所聞不隱不微之處皆可忽而不謹如此牽連即將上句亦說偏了只這些子意思恐於理有礙且於文勢亦似重複而繁冗耳所謂固欲學者用功轉加謹密某之本意却不如此蓋無所不戒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為已發而設耳章所引潛雖伏矣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渣滓矣蓋首章本靜以之動章自淺以及深也且所不見非獨而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非戒謹乎其所不睹不聞而何若首章不分別即此等處皆散漫而無統矣 答呂子約

問戒懼者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敬得涵養工夫涵養
者所以存天理也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
發之後當此之時一豪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
蓋指已發之時對未發而言故云已發之後
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過人欲也已發之後
此否曰此說甚善答胡季隨未發
不知經意與日用之功是如
問不睹不聞即是未發之前無一豪私意之
雜此處無走作只是存天理而已未說到過人欲處
已發之初天理人欲由是而分此處不放過即是過
人欲天理之存有不待言者如此分說自見端的曰
此說分得好然又須見不可分處如兵家攻守相似
各是一事而實相為用也答胡
季隨
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
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
此數句是答胡季隨○以
上文集五條
共父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曰
中字是狀性之體性具於心發而中節則是性自心
中發出來也是之謂情

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
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
此數句是答胡季隨○以
上文集五條
共父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曰
中字是狀性之體性具於心發而中節則是性自心
中發出來也是之謂情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固其寂然之本體及其
發之後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過人欲也已發之後
則事得其宜不相淩奪固感而遂通之和也然十中
具九一不中節則為不和便是有礙不可謂之達道
矣曰然又問於學者如何皆得中節曰學者安得便
一一恁地也須且逐件使之中節方得此所以貴於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無一事之不學無一時而不學
無一處而不學各求其中節此所以為難也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汎論衆人亦有
此與聖人都一般或曰恐衆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曰
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絶了或曰恐
衆人於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他做
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全別
動亦定靜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中自其感物
而動全是中節之和衆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曾主

靜看不曾知得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皆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思慮未萌無纖豪私欲自然無所偏倚所謂寂然不動此之謂中然不是截然作二截如僧家塊然之謂只是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節自有那已發時節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須便是中是體及發於思了如此做而得其當時便是和是用只管夾雜相滾若以為截然有一時是未發時一時是已發時亦不成道理今學者或謂每日將半日來靜做工夫即是有此病也曰喜怒哀樂未發而不中者如何曰此却是氣質昏濁為私欲所勝容來為主其未發時只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劈斫不開發來便只是那乖底曰如此則昏時是他不察如何曰言察便是呂氏求中却是已發如伊川云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看來人逐日未發時少已發時多曰然

大本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

問發而皆中節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而然否曰是他合下把捉方能發而中節若信口說去信脚行去如

何會中節

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哀樂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停當當恰在中間章句所謂獨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之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

問渾然不待勉強而自中節固恰好處因言營陽王哀樂過人以其哀時直是哀纔過而樂亦直是樂性情之變如此之易不恒其德故也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程子云敬不可謂之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未說到義理涵養處大抵未發已發只是一項工夫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遇事時時復提起不可自怠生放過底心無時不存養無事不審察

呂氏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已發只是一件工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再論湖南問答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工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則箇如恐懼戒謹是長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如水然只是要不輟地做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不成謂是大路便更都不管他恁地自去之理正淳曰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伊川曰敬而無失便是然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問中庸或問說未發時耳目當亦精明而不可亂如平常著衣喫飯是已發是未發曰只心有所主著便是發如著衣喫飯亦有些事了只有所思量要恁地便是已發

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曰喜怒哀樂如東西南北不倚於一方只是在中間又問和曰只是合當喜合當怒如這事合喜五分自家喜七八分便是過其節喜三四分便是不及其節又問達字舊作感而遂通字看而今見得是古今共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不中節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為合當喜怒天下以為合當怒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大本達道而今不必說得張皇只將動靜看靜時這箇便在這裏動時便無不是那底在人工夫却在致中

和上又問致字曰而今略略地中和也喚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又問看見工夫先須致中曰這箇也大段著脚手不得若大段著脚手便是已發了子思說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已自是多了但不得不恁地說要人會得只是略略地約住在這裏又問發須中節亦是倚於一偏否曰固是因說周子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也不敢恁地說居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

或問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非實理流行處曰公何故如此看文字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英才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

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定便是天地位否曰有地不得其平天不得其

成時問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用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學之為主者事問向見南軒上殿文字多是要扶持人主心術曰也要在下人心術是當方可扶持得問今日士風如此何時是太平曰即這身心亦未見有太平之時三公燮理陰陽須是先有箇胷中始得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天地而育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已歸之為有此理故也　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已於家便得天下以仁

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以上語類十九條）

問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則固已偏於此矣故於其所偏者得之則喜且樂失之則怒而哀無復顧義理也曰此段說得是但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答張元德）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為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著處皆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然伊川先生又曰中即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之性者天理之全體也率性之道者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體而言若呂氏直以率性為循性而行則宜乎其以中為道之所由出也失之矣（答林擇之）

問要看喜怒哀樂未發才看便是已發如何見得中或曰且只靜觀愚謂此問甚切惜乎答之不善也蓋曰靜觀則固為已發而且與之為二矣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而不使人求中於其間其旨深矣（記疑）

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荅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胷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為已發而以性為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為已發而以性為未發之中自以為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却本領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己見告於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當有以正之○文集云中即道也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又云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圓地方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又云性道

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與下篇多同今兩存之

與湖

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云中性之德此為近之又云不若謂之性中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遺書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又云既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又云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又云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槩得之特以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解中亦有求中之意蓋答書時未暇辨耳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為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為言又云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爾

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又說敬字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

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未審諸君子以為如何

已發未發說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精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翫味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為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為無過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

答張敬夫

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

乃所以為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為宗無乃自相矛盾耶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為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答徐彥章

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以未發為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差却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說皆不相礙矣　答呂子約

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

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即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為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已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却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為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却據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為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強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為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粗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較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

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為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為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為未發則不可若苟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耶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答呂子約

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沈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歎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

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棄新其弊乃至於此

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稟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中和舊說序

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亦各有所從來翫其氣象自可見答呂伯恭問

問如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湯之事亦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答胡季隨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天命之謂性渾然全體無所不該也率性之謂道大化流行各有條貫也脩道之謂教克己復禮日用工夫也知之又在日用工夫下學上達而已矣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率性之謂道則無時而非道亦無適而非道如之何而可須臾離也可須臾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聞蓋知道之不可須臾離則隱微顯著未嘗有異所以必謹其獨而不敢以須臾離也然豈急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致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則曰和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故曰大本和者化育之所以行也故曰達道此天命之全也人之所受蓋亦莫非此理之全喜怒哀樂未發是則所謂中也發而莫不中節是則所謂和也然人為物誘而不能自定則大本有所不立發而或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其在我者或幾乎息矣惟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其體用在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蓋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中庸首章說○按此說戒慎兩節是朱子舊案蓋此

時雖悟中和而猶以戒懼謹獨作一片說也○以上文集十三條

右第一章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貢生臣李鍾淑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五

御纂朱子全書 子部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五

中庸二

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曰君子只是說箇好時中只是說做得箇恰好底事

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

問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心曰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

至之疑先生所解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處中曰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

或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曰古人未嘗諱其字明道嘗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其名杜甫詩云白也

詩無敵李白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又曰近看儀禮見古人祭祀皆稱其祖為伯某甫可以釋所疑子思不字仲尼之說 以上語類五條

伯恭文集

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則兼體用而言 呂伯恭

右第二章

問道之不明不行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說智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為不足行此道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御纂朱子全書 二

問知者如何却說不行賢者如何却說不明曰知者緣他見得過高便不肯行故曰不行賢者資質既好便不去講學故云不明知如佛老皆是賢如一種天資好人皆是

舜聖矣而好問好察邇言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端用其中則非愚者之過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併合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恥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二十五 三

以上語類三條

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

才御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厚者有十分薄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為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或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與此同否曰然竭其兩端是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處甚縝密無些滲漏　語類

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為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堯稽於衆舜取諸人豈是信手行將去　夔孫錄云問舜

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問擇字舜分上莫使不得否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豈不是擇○以上語類五條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　苔張

敬夫○文集

右第六章

呂氏說顏子云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處甚縝密無些滲漏　語類

右第八章

公晦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謂

資質之近於智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都無所倚著淨淨潔潔不容分豪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事

徐孟寶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卒子便是過慢卒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捨得便均得（今按捨字恐誤）爵祿雖難辭捨得便辭得蹈白刃亦然只有中庸却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曰如此也無難只心無一點私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時聖人却不必言致知格物格物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至難楊子雲說得是窮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之強是所謂不及乎強者未得為理義之強何為君子居之曰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稟所致以比北方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稟所致以比北方之強和而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

右第九章

問南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

類二條

不善此只做得箇稍稍賢於人之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徐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至如止於慈止於信但只言止便是心止宿之地此又皆是人當為之事又如何會錯曰此處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所以慈所以信仁少差便失於姑息敬少差便失於沽激豪釐之失謬以千里如何不是錯（以上語類二條）

至死不變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如和便有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更說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解倒了若中而獨立不有所倚尤見硬健處

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難

以上語類四條

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

右第十章

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作索隱似亦有理鉤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恐誤作素不可知曰素隱從來解不分曉作索隱讀亦有

理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

素隱行怪不能擇半塗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

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

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十一章

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

或問聖人不知不能曰至者非極至之至蓋道無不包若盡論之聖人豈能纖悉盡知伊川之說是及其至也程門諸公都愛說玄妙游氏便有七聖皆迷之說設如把至作精妙說則下文語大語小便如何分諸公親得程子而師之都差了

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竊謂祿位名壽此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又問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此是大倫大法所在何故亦作聖人不能先生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

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侯氏所引孔子之類乃是且將孔子裝影出來不必一一較量

問費隱一章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先生嘗云此處難看近思之頗看得透侯氏說夫子問禮問官與夫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為不知不能之事說得亦粗止是尋得一二事如此元不曾說著及其至也之意此是聖人看得徹底故於此理亦有未皆自居處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真是聖人有未能處又如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聖人不敢自以為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此是聖人不敢以為能處曰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得一分（以上語類五條）

問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恐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曰既是不可必望其全便是有

鳶飛魚躍某云其飛其躍必是氣使之然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悚

動人處

廣曰前日與公晦論程子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公晦問畢竟此理是如何廣云令言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固是只是說得死搭搭地若說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活潑潑地曰也只說得到這裏由人自看且如孔子說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如今只看天何言哉一句耶為復是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兩句耶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說得如是實問上下察是此理流行上下昭著下面察乎天地是察見天地之理或是與上句察字同意曰與上句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以上語類三條

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為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為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為隱此為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此耳答王子合○文集

亞夫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與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如此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昔宇文泰遣蘇綽書曰吾平生所為蓋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盡知之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與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十二章

問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莫是一章之綱目否曰是如此所以下面三節又只是解此三句

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有此道只是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曾行得這孝

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思量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放去收回只在這些子何用別處討

斐卿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

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因問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了又不能遺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及至有此物神說倒了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之德如何曰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為一物其德自為德

右第十三章

矩一節相似人多誤讀荅徐彦章○以上文集二條

忠恕違道不遠

荅鄭子上

鬼神作主將物作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
神却是主也

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
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
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作一般鬼神看
將廟中祭享者又作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
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

侯師聖解中庸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形而下者鬼神
之德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為德不成說中庸為
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

鬼神之體便只是箇誠以其實有是理故造化發育響
應感通無非此理所以云體物而不遺非為人心能
誠則有感應也

問中庸十二章子思論道之體用十三章言人之為道
不在乎遠當即夫衆人之所能知能行極乎聖人之
所不能知不能行第十四章又言人之行道當隨其
所居之分而取足於其身曰此兩章大綱相似曰第
十五章又言進道當有序第十六章方言鬼神之道
費而隱蓋論君子之道則即人之所行言之故但及
其費而隱自存論鬼神之道則本人之所不見不聞
祭義所說如有見聞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是主於祭
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
主於鬼神而言自有實主如何却如此看體物使人
深體又來諭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真有在者也此言尤
害理若如此說則是偽而已矣又豈所謂誠之不可
揜乎昭明焄蒿悽愴疏說非是昭明謂光景焄蒿謂
氣象悽愴使人神思灑淅如漢書云風肅然者宰我
答問一章所論鬼神正與中庸相表裏今且先看令
中庸意思分明却看此章便見子細答歐陽希逊
問謝氏說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

人以為神則神人以為不神則不神矣按夫子致生致死之說本為明器發也以致死之為不仁故必有是明器以致生之為不智故為是明器而不可用故曰神明之也謝氏之意則與此不同矣又其說主乎致生故謂人以為神則神如此則所謂鬼神者其有無專係乎人心而已無乃似流於作用是性之失乎又曰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又曰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皆是此意曰記得論語說中似有當生者使人致生之當死者使人致死之此却有理謝氏論語說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荅萬正淳○以上文集二條

右第十六章

問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流散則覆曰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此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語類

右第十七章

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曰游楊是如此說尹氏又破其說然看來也是有此意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

問古無追王之禮至周之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於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天子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問諸儒之說以為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考為文王然既曰文嘗稱王之證及至誅紂乃稱文考以明文王在位未考則其謚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為文公即曰此等事

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　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十八章

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大夫則有鄉吏一人先舉觶獻賓賓飲畢即以觶授於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遞遞相承獻及於沃盥者而止焉沃盥謂執盥洗之事至賤者也故曰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

問如何是尊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酬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諺云主人陪食於賓疑即此意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不知如何又問行旅酬時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目則已了亦尚有零碎禮數未竟又問想必須在飲福受胙之後曰固是古人酢賓便是受胙胙與酢昨字古人皆通用

問燕毛所以序齒也曰燕時擇一人為上賓不與衆賓齒餘者皆序齒

問呂氏分脩其祖廟以下一節作繼志序昭穆以下一節作述事恐不必如此分曰看得追王與所制祭祀之禮兩節皆通上下而言呂氏考訂甚詳却似不曾言得此意又問呂氏又分郊社之禮作立天下之大本處宗廟之禮言正天下之大經處亦不消分曰此不若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為能享帝禘嘗之義謂惟孝子為能享親意思甚周密　以上語類四條

脩道以仁脩道便是說上文脩身之道自為政在人轉說將來脩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試商量如何伯豐言克去己私復此天理然後得其脩曰固是然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為大

問脩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

友之者所謂等也

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

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

問智仁勇曰理會得底是智行得底是仁著力去做底是勇

問智仁勇之分曰大概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又云生知安行以智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勉行以勇為主

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為鄉人進學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得他人理會得他人處置不得底事自家便理會得

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包得大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與道皆欲先定於其初

以上語類九條

問凡事豫則立一節言與事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汎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曰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

或問言前定則不跲曰句句著實不脫空也今人纔有一句言語不實便說不去事前定則不困閒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

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為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也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真知善之為可好好之則如好好色真知惡之為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意誠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是否曰得之

答周舜弼

○文集

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

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

問誠者其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實而無妄指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之道也此言在人當有真實無妄之知行乃能實此理之無妄指人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如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實得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曰如此見得甚善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脩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後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思

或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

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篤行則力行之事否曰然又問有弗學至行之弗篤弗措也皆是勇之事否曰此一段却只是虛說只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弗措也未是勇事到得後面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方正是說勇處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强是力行之效

漢卿問哀公問政章曰舊時只零碎解某自初讀時只覺首段尾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都接續說去遂作一段看始覺貫穿後因看家語乃知是本來只一段也中庸三十三章其次第甚密古人著述便是不可及此只將別人語言鬬湊成章本末次第終始總合如此縝密以上語類九條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為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為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他地位其為汎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知此章既不以家語為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為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概如此立論深恐終啟學者好高自大之弊願明者熟察之

敬夫○文集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教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語類

右第二十一章

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
濁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
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
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
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
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
這裏比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

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
類已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
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自為之倣像也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只是恁地貫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

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
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燥
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
程先生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說非是 以上語類四條

右第二十二章

問致曲是就偏曲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
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如此恐將
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或弟更
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

問明動變化伊川以君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和那變
化二字都說在裏面否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
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

以上語類二條

明則動以下當從程子說皆以他人而言孟子在下位
一章全用中庸語其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即
謂此也 答徐彥章 ○文集

右第二十三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豪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語類

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蓍龜四體解中又引執玉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乃以眹兆之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是誠明照徹乃能察之其與異端怪誕之說自不嫌於同矣程子所說用與不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曰不如不知之愈者蓋言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者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肯為皆所以甚言其病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為貴上了後面却便是說簡合內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

誠者自成也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便解上一句實有是人實有是理故有是事

答張敬夫 ○文集

右第二十四章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兩句語勢相似而先生之解不同上句工夫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曰

亦微不同自成若只作自道解亦得某因言妄意謂此兩句只是說箇為己不得為人其後却說不獨是自成亦可以成物先生未答久之復曰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為貴上了後面却便是說箇合內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

誠者物之終始徹頭徹尾

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否曰且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脈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僞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即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為誠之始三月之末為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時便為終始至焉之外即間斷而無誠無誠即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且如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即有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便貫通乎物之終始若不誠則雖為其事與無事同

終物事也亦是萬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如鬼怪妖邪之物吾以為無便無亦是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作萬物看亦得就事物上看亦得物以誠為體故不誠則無此物終始是徹頭徹尾底意問或問中云自其間斷之後雖有其事皆無實之可言何如曰此是說不誠無物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棄了即一半便不成間楊氏云四時之運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令人做事已即成物之功廢曰只為有這些子如無這些子其機關都死了再問為其至誠無息所以四時行百物生更無已時此所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曰然

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

誠意便是這一分無功

問成己合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

學不厭所以成己而成己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成物而成物之功由乎智 因看呂氏中庸解誠者自成章末辯論為下此語○以上語類十條

右第二十五章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為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

息游楊氏分無息為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

問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

或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用者而言則悠久在高明博厚之前見諸

用處

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

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

至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是也諸

蓋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

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閒斷便是駁雜以上語類六條

右第二十六章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

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
處若於此有一豪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
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殊
致廣大謂心胷開濶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
豪人欲之私以累於已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
問高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否曰不是理與事極
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
表而不為物所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

不及是中庸
問章句云不以一豪私意自蔽不以一豪私欲自累如
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
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
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
沈墜即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
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
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
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適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
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
甚麼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心體高明如天超然於萬物之上
問極高明而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
何物染著得他然其行於事物之間如耳之於聲目
之於色雖聖人亦不免此但盡其當然而已曰纔說
得不免字便是聖人只勉強如此其說近於佛老且
更子細看這一句
溫故而知新溫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
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箇朴
實頭亦是尊德性
文蔚以所與李守約答問書請教曰大概亦是如此只
是尊德性工夫却不在紙上在人自做自尊德性至
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問學至崇禮皆
是問學上工夫須是橫截斷看問學工夫節目却多

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文蔚曰昔人多以前面三條分作兩截至温故而知新却說是問學事敦厚以崇禮却說是尊德性事惟先生一徑截斷初若可疑子細看來却甚縝密曰温故大段省力知新則所造益深敦厚是德性上事纔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却是上面事下學上達雖是從下學始要之只是一貫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何謂尊曰只是把作一件物事尊崇攙起他何謂道曰只是行如去做他相似這十件相類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只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只是道問學如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文蔚曰昔人多問温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

滋養處又問其言足以興興如何言興起在位曰此古注語興如興賢興能之興倍與背同言忠於上而不背叛也以上語類十四條

右第二十七章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賤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即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

執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章句云倫是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問中庸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注云文書名也何以謂之書名曰如大字喚作大字上字喚作上字下字喚作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又問數處小節曰不必泥此等處道理不在這樣處便縱饒有道理寧有幾何如看此兩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翦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沒緊要字之間果有何益又曰考文者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則三歲天子又自巡狩一番須看他這般做作處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二十八章

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語類

右第二十九章

問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無往而不安

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以

至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箇物事許多頭項都有歸著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著在地上

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三十章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自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處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語類

右第三十一章

魏材仲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以下曰從上文來經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然

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偽有以默契也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他這道更無些空闕經綸大經他那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必倚著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是自知得

飽相似何用靠他物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 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三十二章

問衣錦尚絅章首段雖是再叙初學入德之要然也只是說箇存養致知底工夫但到此說得來尤密思量來衣錦尚絅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闇然而日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 賀孫錄云賀孫云到此方還得他本體曰然

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已篇末尚絅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箇有為己萬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做下面存養工夫

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

子武說衣錦章曰只是收斂向內工夫漸密便自見得近之可遠風之自微之顯 黃錄以下十字無近之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於外然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著布衣裏面著布襖便是內外黑窣窣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雖曰合為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蓋是其中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

自有不是都無也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

李丈問中庸末章引詩不顯之義只是形容前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極其盛以言之否曰是也此所引與詩正文之義同

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令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

問末章自衣錦尚絅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天地位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知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大小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

中庸末章至為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身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己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心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箇故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

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
臭終之 以上語類九條

右第三十三章

謹案第四頁後八行豈是信手行將去刊本手訛
采今改
第十九頁後二行則止祀以天子之禮刊本天子
訛先公據中庸改
第二十一頁後三行下文便言親親為大刊本下
訛上今改
第三十頁後七行非以不用者為可取也刊本不
訛其據朱子文集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譲
謄錄監生臣蔣瞻岵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六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六

易一

綱領上

羅振玉印

一陰一陽見一陰一陽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言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見就天地間著實處如何驗得曰一物上又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也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氣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間晝陽而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又屬陰夜陰自子後又屬陽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

至之曰正義謂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竊見此數語亦說得好曰某以為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只是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每箇便生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地去自一爲二二爲四四爲八八爲十六十六爲三十二三十二爲六十四既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畧假聖人手畫出來如乾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一索而得離三索而得兌初間畫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此象耳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又問聖人仰觀俯察或說伏羲見天地奇耦自然之數於是畫一以爲奇所以象陽畫兩以爲耦所以象陰恐於方圓之形見得否或說以天是渾淪圓底只

是一箇物事地則便有闢陷分裂處否曰也不特如此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或引先生注易陽一而實陰二而虛爲證曰然所以易中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乾之靜專動直都是一底意思他這物事雖大然無間斷只是闢鶻淪一箇大底物事故箇物事之聚其闢也是兩箇物事其翕也是兩箇物事之開他這中間極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纔打坐在這裏都不著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

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今見易則元未曾有聖人豫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又云雖是一陰一陽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陰吉者何故蓋有當為有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雖陽亦凶又云聖人因卦爻以垂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无咎若占得這爻必是朝兢夕惕戒謹恐懼可以无咎若自家不曾如此便自有咎又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若占得這爻須是將自身已體看是直是方是大去做某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

不曾大則無所往而得其利此其本爻辭如此到孔子又自添說了如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本來只是卜筮聖人為之辭以曉人便說許多道理在上今學易非必待過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翫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胷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豪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又曰聖人繫許多辭包盡天下之理止緣萬事不離乎陰陽故因陰陽中而推說萬事之理今要占考雖小小事都有如占得不利有攸往便是不可出路利涉大川便是可以乘舟此類不一賀孫問乾卦文言聖人所以重疊四截說在此見聖人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又恐人曉不得故說以示教曰大意只管怕人曉不得故重疊說在裏大抵多一般如云陽在下也又云下也賀孫問聖人所以因陰

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蓋緣所以為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物萬化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賀孫問此程先生所以說道天下無性外之物曰如云天地間只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天下之理單便動兩便靜且如男必求女女必求男自然是動若一男一女居室後便定

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

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以為不然伏羲只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為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裏恁地巧

推排

季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闢一闔聲音皆出於乾坤音韻以韻腳反之乃見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只起於乾坤二畫

數只有二只有易是老氏言三亦是二共生三三其子也三生萬物則自此無窮矣後人破之者非揚子雲是三數卻康節是四數皆不及易也

先生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雖未是要切處然玩此時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天地生數到五便住那一二三四遇著五便成六七八九五却只自對五成十

一二三四九八七六最妙一藏九二藏八三藏七四藏

六德明云一得九二得八三得七四得六皆為十也觀河圖可見丙丁合辛壬合之類皆自此推

天地只是不會說倩他聖人出來說若天地自會說話想更說得好在如河圖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為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方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即無對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

問見朋友記先生說伏羲只畫八卦未有六十四卦今看先天圖則是那時都有了不知如何曰不曾恁地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底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與歷不相應季通云紐捻將來亦相應也用六日七分某却不見康節說用六日七分處文語恐也只是卦畫未有那卦名否曰而今見不得以上

王卦序亦不相應他只用義理排將去也不應氣候

揚雄太玄全模放易他底用三數易却用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畧見得易意思

温公集注中可見也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後來重之耶抑伏羲已自畫了耶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羲已有彷彿之畫矣如何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漸畫又問然則六十四卦名是伏羲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攷子善問據十三卦所言恐伏羲時已有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為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

問見朋友記先生說伏羲只畫八卦未有六十四卦今看先天圖則是那時都有了不知如何曰不曾恁地說那時六十四卦都畫了又問云那時未有文字言語恐也只是卦畫未有那卦名否曰而今見不得以上

語類十七條

某數日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啟蒙考之則見其論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

夫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耦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耦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諭又謂某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為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工夫神妙巧密直是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為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

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啟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反覆來諭於其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耦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為一畫之時方

有一奇一耦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來諭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為二奇二耦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耦而為八畫此亦是於某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耦緣此一奇一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是以分而為四而初畫之一奇一耦亦隨之而分為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諭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為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蓍之法三變之中掛扐四以奇耦分之然後又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又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為後世之臆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為兩儀而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為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是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豪釐差某之所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答袁機仲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圓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為陽右一耦為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為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耦為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累變而分非本即有此六十四段也後放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為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者也太陽一奇今分為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耦今分為右下

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
故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為四矣　陽交於陰陰交於
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
象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
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
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艮為
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
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乾為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
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
離為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
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巽為坎矣此所謂四象
生八卦也乾一奇令分為八卦之第三爻坤一耦令
又分而為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為天
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之四象八卦相

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
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耦於是一奇一耦各為四卦
之第四爻而下三爻亦分為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
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耦於是一奇一耦各為二卦
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而為三十二矣第五爻又
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耦則一奇一耦各為一
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而為六十四矣蓋八卦
相乘為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
則三畫者亦加二倍而卦體橫分亦為六十四矣其
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此來教所引邵氏先生
不差豪釐正是見易之妙處

說也今子細辨析奉呈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折未
遽可輕議也然此已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
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著語處乍看極費分疏猝然曉
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却不如
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
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
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
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出元不
曾用一豪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
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橫都成
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
所見為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
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
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
來諭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
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為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
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
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

一連便掃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
使不得又旋劃擘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
撰補接豈復更有易耶來諭條目尚多然其大節目
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
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俟高明伏幸財察 答袁

機仲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偽作某竊謂生於今世而讀
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偽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
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
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某於世傳河圖
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
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為偽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
謬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懸斷之此某之所以
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衆數
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
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

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為此無益之辨是不

謀於室而謀於門不味其腴而齕其骨也政使辨得
二圖真偽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願且
置此而於其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
是真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
圖之真偽將不辨而自明矣○來教疑先天後天之
說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
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
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
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
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
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
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
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
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
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

兩義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為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為四象某謂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為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若專以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揲蓍為哉此事前書辯之已

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著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諭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辯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辯說矣至謂七八九六乃揲蓍者所為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揲蓍之法出於聖人耶出於後世耶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揲蓍為哉此事前書辯之已

詳非某之創見新說更請熟翫當自見之今不復縷縷也來諭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足深辯請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某謂一畫為儀二畫為象三畫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

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蓍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蓍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繫辭說卦蓍揲蓍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為淺近而今為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某謂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某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啟蒙之書所為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為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為某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

再辱垂諭具悉尊意然細觀本末初無所爭只因武陵舊圖仁義兩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失甚微後來既覺仁字去西北方不得義字去東南方不得即當就此分明改正便無一事顧乃護其所短而欲多方作計移換陰陽剛柔四字以蓋其失所以競辯紛紜以至於今而不能定也蓋始者先以文王八卦為說而謂一陰生於巽一陽生於乾則既非說卦本意矣其以三陽純乾之方為一陽始生之地則又為乖刺之甚者及既知之而又以十二卦為說則謂一陰生於乾之上九一陽生於坤之上六遂移北方之陰柔以就南使之帶回仁字於西南而不失其為陰柔移南方之陽剛以歸北使之帶回義字於東北而不失其陽剛則亦巧矣然其所移動者凡二方而六辰六卦例皆失其舊主又更改却古來陰陽界限蓋不勝其煩擾而其所欲遷就之意乃不過僅得其半而失其半蓋北方雖曰嚴凝而東方已為温厚南方雖曰

温厚而西方已為嚴凝也是則非惟不足以救舊圖一時之失而其恥過作非故為穿鑿之咎反有甚於前日者竊恐高明於此急於求勝未及深致思也欲究其說以開盛意又念空言繳繞難曉易差不免畫成一圖先列定位而後別以舊圖之失及今者兩次所論之意隨事貼說有不盡者則又詳言別為數條以附於後切望虛心平氣細考而徐思之若能於此翻然悔悟先取舊圖分明改正仁義二字却將今所移易陰陽剛柔等字一切發回元來去處如某新圖之本位則易簡圓成不費詞說而三才五行天理人事已各得其所矣至於文王八卦則某嘗以卦畫求之縱橫反復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為之說非以為文王後天之學而忽之也夫文王性與天合乃生知之大聖而後天之學方恨求其說而不得某雖至愚亦安敢有忽之之心耶但如來書所論則不過是因其已定之位已成之說而應

和贊歎之爾若使文王之意止於如此則某固已識之不待深思而猶病其未得矣故嘗竊謂高明之於此圖尊之雖至信之雖篤而所以知之則恐有不如某之深者此又未易以言語道也至於邵氏以此圖為文王之學雖無所考然說卦以此列於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之後而其布置之法迥然不同則邵氏分之以屬於伏羲文王恐亦不為無理但未曉其根源則姑闕之以俟知者亦無甚害不必卓然肆意立論而輕排之也又謂一奇一耦不能生四象而二奇二耦不能生八卦則此一圖極為易曉又不知老丈平時作如何看而今日猶有此疑也蓋其初生之一奇一耦則兩儀也一奇之上又生一奇一耦則為四象者也四象成則兩儀亦分為四太陽奇畫之上又生一奇一耦則為三文者二而謂之乾兌矣餘六條準此此則所謂二畫者二而謂之少陽太陰矣此所謂八卦者也八卦成則兩儀四象皆分為二是皆自然而生灨湧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勢而天地之文萬事之理莫不畢具乃不謂之畫前之易謂之何哉僕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耦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祕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義若不識此而欲言易何異舉無綱之網挈無領之表直是無著力處此可為知者道也目疾殊甚不能親書切幸深照答袁機仲

易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前書所云二方六卦六辰皆失其所與得半失半之說後來思之亦有未盡蓋徒陽於北使陽失其位而奪陰之位徒陰於南使陰失其位而奪陽之位二方固已病矣東方雖得仍舊為陽然其溫厚之仁不得南與同類相合而使強附於北方嚴凝之義不則却須改仁為義以去陰而就陽

方得寧貼然又恐無此理是東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西方雖得仍舊為陰然其離北附南與夫改義為仁其勢亦有所不便是西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益移此二方而四方八面十二辰十二卦一時混亂無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前書所棄殊未及此之明白詳盡也 蒼表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某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為家公之不能使我為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為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羲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窺恐羲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為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閒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枘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蒼表機仲

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議滄海而高明直以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某之前書所以未敢輕效其愚而姑少見其所疑也示諭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明某則以為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既明則易之為書卦爻象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觀若曰道明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恐未得為道之真也不審高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予而實不予則某請以邵氏之淺近疎略者言之蓋一圖之內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為十六第五分而為三十二第六分而為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并累三陽

以為乾連疊三陰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為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益不同矣況其高深閎闊精密微妙又有非某之所能言者今不之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詆之某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是以竊為門下惜之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也谷林黃中

六月一日林黃中來相訪問曰向時附去易解其間恐有未是處幸見諭予應之曰大凡解經但令綱領是當即一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郎所著却是大綱領處有可疑者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可疑予曰繫辭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林云著比書正欲攻康節爾予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侍郎且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為有識者所笑也林艴然曰正要人笑記林黃中辨易

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之徒又欲遺其象而推之於無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通為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之卦為太極中含二體為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矣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義耳予曰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恐不同也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即是無極矣聖人明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予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為兩儀而四

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踈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闕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

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易象說

撰著之法見於大傳雖不甚詳然熟讀而徐究之使其前後反復互相發明則亦無難曉者但疏家小失其指而辨之者又大失焉是以說愈多而法愈亂也因讀郭氏辨疑為考其誤云○正義曰推演天地之數唯用五十策就五十策中去其一餘所用者四十有九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以四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也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為數以象四時也歸奇於扐以象閏者奇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所扐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凡前閏後閏相去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再閏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地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掛之是再扐而後掛也合於扐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掛之是再扐而後掛也合於扐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人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掛之是再扐而後掛也正義之說大略不差但其文有闕略不備及顛倒失倫處致人難曉又解掛扐二字分別不明有以大起靜論而是一揲也之揲以傳文及下文及之當作扐字則恐傳寫之誤耳○正義曰四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蓍策方成易之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文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一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為老陰謂

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為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為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兩箇四而有一箇九此為兩少一多也其兩多一少為少陽者謂三揲之間或有一箇九有一箇八而有一箇四或有兩箇八而有一箇四此為兩多一少也如此三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定一卦則十有八變乃其始成卦也正義又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陽爻稱九陰爻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準此見乾卦初九下劉禹錫曰一變遇少與歸奇而為五再變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揲手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餘三象同又曰第一指餘一益二餘二益四第二指餘一益二餘二益四第三指與第二指同餘三益一餘三益一餘四益四李

泰伯曰聖人揲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確然有法象非苟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手亦滿四矣乃扐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二右手亦餘二矣乃扐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扐十二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為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九三多則扐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四為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為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扐一少兩多則扐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八為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今考三家之說正義大概得之但不推多少所以不若劉說之為得也○康節先生曰歸奇合扐之數已見乾卦而遂不知扐十并掛三為十三餘三象同則是後二變不掛而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

數也策數所得之正策數也歸奇合扐之餘數謂不用之餘策數復見於書餘數不復相亂矣　今按康節歸奇合扐四字本於正

義所謂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掛扐之一處蓋因其失而不暇正也然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則正義於乾篇初九文下已明言之安得謂唐初以來不論策數耶且康節又言得五與四四則亦未得為去此不用之餘數矣大抵為此辨者未知掛扐之中奇耦方圓參兩進退之妙是以必去掛扐之數而專用過揲之策其說愈多而其法愈偏也○橫渠先生曰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之餘也郭氏曰自唐初以來以奇為扐故揲法多誤至橫渠始分云再扐而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郭氏曰凡一掛再扐為三變而成一爻橫渠之言正所以明正義之失也閏常不及三歲而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今按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掛也奇也扐也大傳之文固各有所主矣奇者殘零之謂方著象兩之時特掛其一不得便謂之奇此則自畢董劉氏而失之矣扐固左右兩揲之餘然乃為歸餘於餘而不成文理矣不察此誤而更以歸扐之為義乃指間勒物之處故曰歸奇於扐言歸此餘數於指間也今直謂扐為餘則其曰歸奇於扐者又使第二第三變中止有三營而不足乎成易之數

且於陰陽奇耦老少之數亦多有不合者○伊川先生揲蓍法云先以右手指於左手之中取蓍一莖掛於左手小指之間此名奇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蓍四揲之餘數置案之東南隅此名右手之扐復以左手四揲右手之蓍四揲之餘亦置於案之東南隅此名左手之扐其兩手所握之蓍為所得之正策數又云再以左右手分而為二更不重掛奇又云三變而成爻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扐之中次合正策數又云四揲布之案上得四九為老陽

郭氏曰此法先人親受於伊川先生雍按歲月滋久慮或遺忘謹詳書之今按此說尤多可疑然郭氏既云本無文字則其傳受之際不無差舛宜矣其以掛一為奇而第二三變不掛愚已辨於前矣其曰兩手餘數置之案隅而不置之指間則非歸奇於扐之義其以一變過揲之蓍便為正策則未合四九四十六四七四八之數其曰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扐之中則其掛之久也無用其歸之之晚也無說而尤不合於大傳所言之次第又以四揲正策布之案上然後見所得之文則其重復又甚焉凡此恐皆非伊川先生之本意也覽者詳之○兼山郭氏曰蓍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即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也蓍四十九去其十三則得三十六去其十七則得三十二去其二十一則得二十八去其二十五則得二十四凡得者策數也去者所餘之扐也

雍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卦象如此則不必四十九數凡三十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九皆可以得初揲非五即九再揲三揲不四即八之數獨不可以得三十二十六三十二二十四之數爾今按此書之中此說最為要切而其疎率亦無甚於此者蓋四十九蓍蓍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為掛扐其後為過揲以四乘掛扐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扐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相御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無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扐之數所以為

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今於揲扐之數既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為無所務於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為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揲扐之可廢是又不知其不可相無之說甚矣○又曰蘇氏所載一行之學曰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又曰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如上所言則是直取三變多少卦象相類以畫爻而不復論其策數也今按四十九中聖人無不周之數已見於前矣蘇氏之說既不知七八九六之已具於揲扐而必求之過揲之間其與郭氏之說已略相似矣但蘇氏以八卦之象為斷而郭氏以四象之策為言少不同耳然蘇氏亦云四數其餘得九則固亦兼取策數矣而郭氏峻文深詆遽至於此哉○又云凡揲蓍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無變所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第二第三變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今按三變皆掛蓋本大傳所謂四營而成易者予已論於前矣然其所以不可不掛者則又有兩說蓋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四八皆耦數屬陽者為陽三而為陰一圍三徑一之術也

掛一而左一右三也掛一而左三右一也皆陽也掛一而左右皆二也掛一而左二右一也掛一而左一右二也掛一而左二右一也陽也者陰也屬陰者為陰二而為陽二皆以圍四用半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二也掛一而左三右四也掛一而左四右三也陰也是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左一右三左二右二左三右一皆為陽惟左右皆四乃為陰三變之後其可為老陽者十二可為老陰者四可為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老陰老陽數本皆八老者動而陰性本靜故損陰之四以歸於陽少陰陽本皆二十四少者靜而陽性本動故損陽之

四以陽於陰是亦以三變定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老陽少陰皆二十七少陽九老陰一）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可以不掛之一端爾而遂執以為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之為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其為法尚無甚戾獨此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爻之法尤不可以不辨○舊說掛一以象三者也扐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五歲再閏一變之間一掛再揲再扐各當一歲之象也再閏者兩扐之歲為再閏之象也而後掛者又合餘著再分而掛以起後變之象也其文義象類既皆有條而不紊又通數之必五歲而再閏亦無不合○郭氏之說以掛為奇三變之中第一變掛扐第二第三變不掛而扐故以有掛有扐之變為掛無掛有扐之變為扐其有掛之扐又棄不數而曰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閏再歲也然則掛象閏歲而不象三才扐反象不閏之歲而不象閏且必三扐而後復掛與大傳之文殊不相應又其閏必六歲而後再至亦不得為五歲而再閏矣○沈氏筆談同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為老舊說陽以進為老陰以退為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耦少為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八二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為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為巽中為離末為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盈為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睽雖易亦不能占之國語謂貞屯悔豫皆

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用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諸家揲蓍說惟筆談此論簡而盡但謂不動則易不能占與引國語之說為誤爾卦著

考誤○以上文集十條

謹案第三十二頁前五行在五歲之中刊本在訛有據周易正義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七

御纂朱子全書 子部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七

易二

綱領下

問易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

皆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

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下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略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著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為用無所不該無所不通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為文王之說又曰易是箇有道理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也在裏但是未便說到這處如楚辭以神為君以祀之者為臣以寓其敬事不

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林錄云但假托事神而說）但是先且為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意趣始得今人解說便直去解作事君底意思也不喚做不是他意但須先與結了那一重了方可及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滾說了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來然會看的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托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慥著那事包含是說箇影像在這裏無所不包（以下論易為卜筮之書）

八卦之畫本為占筮方伏羲畫卦時止有奇偶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只是為占筮設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與後面元亨利貞只一般元亨謂大亨也利貞謂利於正也占得此卦者則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乃將乾坤分作四德說此亦自是孔子意思伊川云元亨利貞在乾坤為四德在他卦只作兩事不知別有何證據故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看不得今學者諱言易本為占筮作須要說做為義理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畫八卦則甚周官唯太卜掌三易之法而司徒司樂師氏保氏諸子之教國子庶民只是教以詩書教以禮樂未嘗以易為教也

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曰如易某便說道聖人人道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辯某煞費氣力只是為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只做放那裏信也得與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

不信也得無許多氣力分疏且聖人要說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說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不可曉又何不別作一書何故要假卜筮來說又何故說許多吉凶悔吝令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從那卜筮上來做麽若有人來與某辯某只是不答次日義剛問先生昨言易只是為卜筮而作其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於先天後天無極太極之說却留意甚切不知如何曰卜筮之書如火珠林之類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但是因他作這卜筮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他當初做時却只是為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盡許多道理後方始畫這箇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兄子來問某與說云要曉時便只似靈棊課模樣有一朋友言恐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此說某云是誠實恁地說良久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因言夜來有一說說不曾盡通書言聖人之精盡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卦以上便是聖人本意底如象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看今人只把做占去看便活若是的定把卦爻來作理看恐死了國初講筵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太祖遽云此書豈可令凡民見之某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便是飛龍言人若占得此爻是飛龍言人若占得此爻便利於見那大人謂如人臣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君而為吉也如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占得此爻則吉若是把做占看時士農工商事事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人占得便把做那般用若似而今說時便只是秀才用得別人都用不得了古時人

蠢蠢然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吉凶悔吝便在我看我把作甚麽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裝了安卿問如何恁地曰如今把作理說時吉凶悔吝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如此則吉凶悔吝是硬裝了便只作得一般用了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安卿問象象莫也是因文而推其理否曰象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推明其理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實不可

泥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為精密是易之括例要之易書是為卜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凶成

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專為卜筮也魯可幾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吉凶悔吝便在我看我把作甚麽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裝了安卿問如何恁地曰如今把作理說時吉凶悔吝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如此則吉凶悔吝是硬裝了便只作得一般用了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也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一端以見凡例而已

易本為卜筮作古人質朴作事須卜之鬼神孔子恐義理一向沒卜筮中故明其義至如曰義无咎也義弗乘也只是一箇義

才卿云先生解易之本意只是為卜筮爾曰然據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說雖粗然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一人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

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池錄云只是無情理）只是與易元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作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

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之杯珓相似耳但如今人因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耳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為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聖人本意方可學易（以上語類九條）

語孟更須寬心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心力也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辭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在（如說田狩即實是田狩說祭祀即實是祭祀征伐婚媾之類皆然非譬喻也）故就其間推出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聖人復生亦未易通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為晚今所論論語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耶（答黎季忱）

近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為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

依象類盡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似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 答張敬夫

讀易之法窮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

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窮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注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於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呂伯恭

向所托校歸藏告示及晁以道易說亦望借及此書近細讀之恐程傳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說作義理不就卜筮上看故其說有無頓著處耳今但作卜筮看而以其說推之道理自不可易但其間有不須得如此說處剩著道理耳正如詩之興者舊說嘗剩却一半道理也 答蔡季通

易之為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

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通之事父遠之事君無所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某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

所論讀易甚善此書本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為難讀此本義啟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為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啟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著數推尋不須過為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要之此書真是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 蒼劉君房

易之為書本為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即有此象有此象即有此數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如利涉大川或是渡江或是涉險不可豫為定說但其本指只是渡江而推類旁通所論易大槩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則各隨其事論易傳

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筒不易乎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

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却不
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項年嘗因人問易應之
曰公曾看靈棋課否易之摸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
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
示諭觀玩之別想已有成說茲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

敢布左右蓋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辭卦爻之辭筮有變老陽老陰然後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攷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攷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

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為
此也晉獻公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
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
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為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
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
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即此
以較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
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
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
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
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審高
明以為然否谷五子野

以經言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
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中蓋亦不無賓主親
疎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奇偶之三加而
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偶所

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為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為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為容得其主則容之親疎遠近皆即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賓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忘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為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為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无咎以其居尊而能下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文集十條

而陋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為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為陽陽變為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而強為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為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已意之所為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慶以為天啟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為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漫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槩并以為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此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增劇 答趙提舉○以上文集十條

某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

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尊王賤霸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以下論讀易之法）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問看易如何曰詩書執禮聖人以教學者獨不及於易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之比如古者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只是以此四者亦不及於易蓋易只是箇卜筮書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象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說出道理來

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摸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

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箇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安得盡知易之所說皆是假說不必是有恁地事假設如此則如此假設如彼則如彼假說有這般事來人處這般

地位便當恁地應

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見識卓絶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曰古人作易只是為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是非難為如此安排下也

仁父問時與義曰夏日時也飲湯飲水義也許多名目須也是逐一理會過少間見得一箇却有一箇落著不爾都只恁地鶻突過

易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

問卦下之辭為象辭左傳以為繇辭何也曰此只是象辭故孔子曰智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象辭象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象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象所謂象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字從系先就乾坤二卦上看得本意了則後面皆有通路

易中緊要底只是四爻

問王弼說初上無陰陽定位如何曰伊川說陰陽奇偶豈容無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問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八卦番覆不成兩卦是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兌便是番轉底巽震便是番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只二十八卦番轉為五十六卦中孚便是大底離小過是箇大底坎又曰中孚是箇雙夾底離小過是箇雙夾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厚

畫底離

問讀易若只從伊川之說恐太見成無致力思索處若用已意思索立說又恐涉狂易浩近學看易主以伊川之說參以橫渠温公安定荆公東坡漢上之解擇其長者抄之或足以已意可以如此否曰呂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某謂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却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應有錯處曰他說道理決不錯只恐於文義名物也有未盡又曰公看得諸家如何浩曰各有長處曰東坡解易大體最不好然他却會作文識句法解文釋義必有長處

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這是半就人事上說去連那陰陽上面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象辭所說剛柔亦半在人事上此四件物事有箇精粗顯微分別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以上語類十六條

刪遺書之未精探易傳之未至此在當日楊尹諸先達猶未敢輕言之今日安敢議此耶只如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曉若欲以此揍補易傳七分之心恐合不著也大率近日學者例有好高務廣之病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著實處看須要說教玄妙深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已無益且是令人厭聽若道理只是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却只如此平淡簡短都無一種似此大驚小怪底浮說蓋是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話別無可說耳其曰只說得七分者亦言沉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著力耳豈是更要別添外料釀玄酒而和太羹也耶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已意橫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騖於

虛詞浮辭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答趙子欽）

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疑惑如伊川先生教人看易只須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父解令有伊川傳且只看此尤妙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些纖豪私意在其中（答萬正淳）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答胡季隨）

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答符復仲）

示諭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為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廷老所傳鄙說正為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疎略未成文字耳然試略考之亦粗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答趙履常○以上文集五條）

京房便有納甲之說參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如何排得如此巧所謂初三震受庚上弦兌受丁十五乾體就十八巽受辛下弦艮受丙三十坤受乙這都與月相應初三昏月在西上弦昏在南十五昏在東十八以後漸漸移來至三十晦光都不見了又曰他以十二卦配十二月也自齊整復卦是震在坤下一陽臨是兌在坤下二陽泰是乾在坤下三陽大壯是震在乾上四陽夬是兌在乾上五陽乾是乾在乾上六陽姤是乾在巽上一陰遯是乾在艮上二陰否是乾在坤上三陰觀是巽在坤上四陰剝是艮在坤上五陰坤是坤在坤上六陰（○以下雜論易學）

仲默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

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或云易是陰陽不用五曰他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時便也是五了又言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又問關子明二十七象如何曰某嘗說二十七象最亂道若是關子明有見識必不做這箇若是他做時便是無見識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

問太玄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

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著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他也從一陰一陽象又是那八卦他說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著那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太密了易中只有箇奇偶之數是自然底大衍之數却是用以揲著底康節畫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他學若是聖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他須要先揲著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不似康節坐地默想推將去便道某年某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決不恁地

伊川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著實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豪髮遺恨此乃名言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自是牽強處多

問易傳如何看曰且只恁地看又問程易於本義如何曰程易不說易文義只說道理極處好看又問乾鑿辟下解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據此說却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為六畫似與

邵子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六畫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卦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他不得又問啟蒙所謂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固兩儀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以至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莫不皆然可見一也是則是不可粧定做人說看占得如何有就事言者有以時節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為事物各具一太極是如此否曰此只是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皆是一生兩爾因問序所謂自本而幹自幹而支是此意否曰是又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二神字不同否曰鬼神之神此神字說得粗如繫辭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所謂妙用謂之神也言知鬼神之情狀此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者是推本繫辭說程易除去解易文義處只單說道理處則如此章說天專言之則道也以下數句皆極精

問伊川易說理太多曰伊川言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若一爻止做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也說得極好然他解依舊是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

問程傳大槩將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說恐通未盡否曰也是則是不可粧定做人說看占得如何有就事言者有以時節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為事物各具一太極是如此否曰此只是一分為二節節推去莫不皆然可見一以初終言之則為時以高下言之則為位隨所值而看皆通繫辭云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豈可粧定做人說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說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為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某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

皆已說了某只就語脈中略牽過這意思

先生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為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他童子問中說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只是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般樣又疑後面有許多子曰既言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箇自是他曉那前面道理不得了却只去這上面疑他所謂子曰者往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周子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各添一箇周子曰此亦可見其凡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讐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粗疎却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做兩樣亦問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著處東坡易說六箇物事若相咬然此恐是老蘇意其他若佛說者恐是東坡

問籍溪見譙天授問易天授曰且看見乃謂之象一句通此一句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通籍溪思之不得天授曰豈不知易有太極者乎先生曰若做箇說話乍看似好但學易工夫不是如此學履錄云他自是一家說能娛人其說未是不過熟讀精思自首至尾童童推究字字玩索以求聖人作易之意庶幾其可一言半句如何便了得他

先生因說郭子和易謂諸友曰且如揲著一事可謂小小只是有一二字錯更有一段是不知疏中說得最備只是不明便錯了子和有著卦辨疑說前人不在乾卦疏中劉禹錫說得亦近柳子厚曾有書與之

趙善譽說易云乾主剛坤主柔剛柔便自偏了某云若
如此則聖人作易須得用那偏底在頭上則甚既是
乾坤皆是偏底道理聖人必須作一箇中卦始得今
二卦經傳又却都不說那偏底意思是如何剛天德
也如生長處便是剛消退處便是柔如萬物自一陽
生後生長將去便是剛長極而消便是柔以天地之
氣言之則剛是陽柔是陰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
是剛小人是柔以理言之則有合當用剛時合當用

柔時

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笑曰
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已集
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某知南康
時尚見此人已垂老却也讀書博記一日訪之見他
案上有冊子問是甚文字渠云是某有見抄錄因借
歸看內中言語文勢大率與麻衣易相似已自捉破
又因問彼處人麻衣易從何處傳來皆云從前不曾
見只見戴主簿傳與人又可知矣仍是淺陋內有山
是天上物落在地上之說此是何等語他只見南康
有落星寺便為此說若時復落一兩箇世間人都被
壓作粉碎先生遂大笑後來戴主簿死了某又就渠
家借所作易圖看皆與麻衣易宮語相應逐卦將來
牽合取象畫取圖子需卦畫共食之象以坎卦中一
畫作卓兩陰爻作飲食乾三爻作三箇人向而食之
訟卦則三人背飲食而坐蒙卦以筆牽合六爻作小
兒之象大率可笑如此某遂寫與伯恭伯恭轉聞壽

翁時壽翁知太平謂如此戴簿亦是明易人却作書
托某津遣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又曰李壽翁看杜
撰易渠亦自得杜撰受用

沙隨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惟閏歲恰三百八十四日正
應爻數余曰聖人作易如此則惟三年方一度可用
餘年皆用不得矣且閏月必小盡審如公言則閏年

止有三百八十三日更剩一爻無用處矣或問沙隨何以荅曰他執拗不回豈肯服也（以上語類二十一條）

問當朞曰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為一說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者為一說及焦延壽為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為分四十八卦為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為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為巳之辟坤不當為亥之辟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說互為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為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據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揚雄太玄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蓋亦去其震離兌坎二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擬者而但擬其六十

震離兌坎者近世許翰始正其誤至立蹄贏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據其說以正焦氏之說也（荅程泰之）

誨諭參同邵氏不知易之說辨博高深非淺陋所能窺測但參同之書本不為明易乃始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參同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為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至於邵氏先天之說則有推本伏羲畫卦次第生生之妙乃是易之宗祖尤不當率爾妄議或未深曉且當置而不論以謹闕疑若必以為不知易則如某輩尚何足與言易而每煩提耳之勤也既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荅袁

撫仲

示諭讀易之說甚善向見敬夫及呂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為切於日用工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者某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聖人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虛心讀之問略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鑿以求必通如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撰著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摸印以傳名曰啟蒙不知賢者曾見之否今以奉寄試詳考之復以見諭幸也來諭所謂隱者豈非麻衣之流乎此乃僞書向來敬夫雖不以其說為然然亦誤以為真希夷之師說也其言專說卦畫大槩似是而其所以為說者則皆瑣碎支離附會穿鑿更無是處　答鄭仲禮

某前日看所寄易說不子細書中未敢察察言之遺書後歸故居道間看得兩册始見其底蘊如言四象及先天次序皆非康節本指其他亦多杜撰如九轉圖引魏伯陽參同契張平叔悟真篇尤為無理亦自不曉參同契中所說道理可惜用許多工夫都不濟事而今人喜言之正所謂畫大抵易之一書最不易讀而今人只是鬼神者殊不知只是瞞得不會底於自己分上成得何事而世人自有曉得者亦不可得而欺也某向來作啟蒙正為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聞已見之嘗試推考自當見得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豪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然此書所論彼書之失幸勿語人又生競辯區區但恐老兄或信其說而講求之則枉費工夫故

專附此奉報爾荅方賓王

所諭易說誠是太略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如此點掇說過多著言語便說殺了先儒注解非是不好只為皆墮毛病故不滿人意中間更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庶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工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為沒身之恨矣荅吳宜之

麻衣心易頃歲嘗略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黃君所傳細讀之益信所疑之不謬也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之類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他此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

敬得所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為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夫麻衣方外之士其學固不純於聖賢之意然其為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為說亦必有奇絕過人者豈其若是之庸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字言語質厚沈實與今不同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年且復不成文理計其偽作不過四五十年間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脚跡下盤旋者而與之辯是亦徒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足深議但當摘其謬妄之實而掊擊之耳書麻衣心易後

予既為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躄使其婿自掖而前坐語未久即及麻衣易說其言暗澀殊無倫次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

書獨出載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省前語雖益
疑之然亦不記前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
扣之則曰學易而不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妙而其
用差矣予問所差謂何則曰坎兌皆水而卦畫不
妄因不復問而見其几閒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
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其間雜論細
事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為附託以欺人者予以
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者即是此老
既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為而一書四
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始益深信所疑
之不妄然是時載病已昏不久即死遂不復可窮
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無
稽如小兒嬉戲之為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
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
復為吏然不為他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

妄而欲使我親究其實耶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
雅好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即
如君言斯人而能為此書亦吾所顧見也幸為津
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
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為何如也（再跋麻衣易說後）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
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象象文言繫辭始附卦文
而傳於漢與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文
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
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
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
宜相附近分文之象辭各附當文則費氏初變亂古
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與古經始變於費
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某案正義曰夫子所作象
辭元在六文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王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文之象辭各附其當文下言之此晁氏所引以證王弼分合經傳者然其言夫子作象辭元在六文經辭之後則

孔氏亦初未見十二篇之易矣又在於彖及大象發之似亦有所未盡　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係於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某案詩疏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欽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注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為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注也晁氏於此固不如呂氏之有據然呂氏於乾卦經傳之次第所以與他卦不同者則無說焉愚恐晁氏所謂初亂古制則猶若今之乾卦而卒大亂於王弼者似亦未可盡廢也因竊記於此云云○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七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某嘗以謂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童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為之別見於篇後云書臨漳所刊四經後○以上文集八條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

一曰乾奇奇而耦偶而奇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内達外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變易為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原象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

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暨乎末流淫於術數傻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蘧匪差匪謬加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徵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述旨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之於扐初扐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進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

變既備數斯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為少八九為多三少為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就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為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成舊毀消息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否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文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象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啟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監生臣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八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易三

乾

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以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所以後來取象乾便為天坤便為地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坤卑陽尊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終不可以並乎父兼一家亦只容有一箇尊長不容並所謂尊無二上也

符兄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曰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運轉周流無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

信得他是斷然不息

問乾者天之性情健而無息之謂乾何以合性情言之

曰性情二字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不息非性何以能此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是以乾之剛健取義健而不息便是天之性情此性如人之氣質健之體便是天之性健之用便是天之情靜也專便是性動也直便是情

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又何如曰此恐是少了字或是就上字立辭皆不可攷有羅田宰吳仁傑云恐都剩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剩了問若乾坤則猶可言屯蒙之類若無卦名不知其為何卦曰他說卦畫便是名了恐只是欠了字底是

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楊宗範却說元亨屬陽利貞屬陰此却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乾後三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為温凉燥濕以四方言之為東西南北

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之德也曰他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略自不同

問乾元亨利貞註云見陽之性健而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竊謂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坤卦放此曰纔說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亦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或問乾卦是聖人之事坤卦是學者之事如何曰也未見得初九九二是聖人之德至九三九四又却說學

者脩業進德事如何都把作聖人之事得
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為客利去見那大人大
人即九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
利見大人與程傳說不同不是卦爻自相利見乃是占
者利去見大人也須看自家占底是何人方說得那
所利見之人
問程易於九二云利見大德之君又言君亦利見大德
之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於
九五云利見在下大德之人又言天下固利見大德
之君兩爻互言如此不審的何所指曰此當以所占
之人之德觀之若已是有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二爻
則為利見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無九二之德者占
得之則為只利見此九二之大人耳已為九五之君
而有九五之德占得此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大德
之人若九二之人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

君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也太祖一
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
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
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銖
曰如此看來易多是假藉虛設故用不窮人人皆用
得也曰此所謂理定既實事來尚虛存體應用稽實
待虛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無不可該無
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君子終日乾乾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蓋凡所以
如此者皆所以進德脩業耳
實問君子終日乾乾是法天否曰才說法天便添著一
件事君子只是終日乾乾天之行健不息往往亦只
如此如言存箇天理不須問如何存他只是去了人
欲天理自然存如顏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
言動除却此四者更有何物須是仁

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頻復厲无咎是也
祖道舉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
須臾寧否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
拘了記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爻為太子者
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
四件事了此說極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
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
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
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箇舜禹用得也大抵九三此
爻才剛而位危故須著乾乾夕惕若厲方可无咎若
九二則以剛居中位易處了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
皆當乾乾夕惕若厲則无咎也
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為舜側微時九二為舜佃漁時九
三為玄德升聞時九四為歷試時何以見得曰此是
推說爻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通得本指後便儘
說去儘有道理可言敢問本指曰易本因卜筮而有
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
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
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
也他皆倣此此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
道理故聖人為彖辭象辭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
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
本指後道理儘無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
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
問龜山說九五飛龍在天取飛字為義以天位言之不
可階而升以聖學言之非力行而至曰此亦未盡乾
卦自是聖人之天德只時與位有隱顯漸次耳
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曰此惟歐公說得是此二
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
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
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百九十二陰爻之通例也蓋七為少陽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老

變而少不變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此揲蓍之法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為陰故有羣龍无首之象即坤利牝馬之貞也言羣龍而却無頭剛而能柔則吉也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為陽故有利永貞之象即乾之元亨利貞也此發凡之言

大凡人文字皆不可忽歐公文字尋常往往不以經旨取之至於說用九用六自來却未曾有人說得如此他初非理會象數者而此論最得之且既有六爻又添用九用六因甚不用七八蓋九乃老陽六乃老陰取變爻也古人遇乾之坤即以見羣龍无首吉為占見羣龍无首却是變乾為坤便以坤為占也遇坤之乾即用利永貞為占坤變為乾即乾之利也以上語類二十三條

用九用六當從歐陽公說為揲蓍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而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為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以見其乾元統天蓋天只是以形體而言乾元即天之所以為天者也猶言性統形爾

錄問程易說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不知是說聖人明之耶說乾道明之耶曰此處果是說得髣髴但遺書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爻六位皆以時成此語證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因問乾道終始如何曰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無以為始不貞則無以為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言各行也蓋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成

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
應變而不窮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六
爻之義潛見飛躍以時而動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
又曰聖人便是天天便是聖人
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不
比繫辭所說底子細各正性命他那元亨時雖正了
然未成形質到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喚作

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底四德是說他作出來底大率
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他性情其實乾道
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言得深些子天地是形而下
者只是這箇道理天地是箇皮殼
乾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別乾道變化是就乾道上說
天德是就他四德上說
問何謂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
問保合太和乃利貞曰天之生物莫不各有軀殼如人
之有體果實之有皮核有箇軀殼保合以全之能保
合則真性常存生生不窮如一粒之穀外面有箇殼
以裹之方其發一萌芽之始是物之元也及其抽枝
長葉只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熟未熟之際此便是
保合太和天地萬物皆然天地便是大底萬物萬物便
是小底天地
問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恐盡是聖人事伊川分作乾道

君道如何曰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是天首出庶物萬
國咸寧是聖人又曰首出庶物須是聰明睿知高出
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睿
知皆過於天下之人方可
臨得他
乾重卦上下皆乾不可言兩天昨日行一天也今日又
行亦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有重天之象此
所以為天行健坤重卦上下皆坤不可言兩地地平

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有重地之象此所以為地勢坤一作所以見地勢之坤順厚之問健足以形容乾否曰可伊川曰健而無息謂之乾蓋自人而言固有一時之健有一日之健惟無息乃天之健

問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強不息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天運不息非特四時之間其運未嘗息也

為然雖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

致道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程子當時此處解得亦好方是貞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

亨者嘉之會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無一物不美便是嘉之會

問亨者嘉之會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都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

利者義之和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利者義之和處便是利

利者義之和義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然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為和也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處程子當時此處解得亦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句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義初似不和却和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無不和和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

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
如此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幹
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
有固字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
易言貞字程子謂正字盡他未得有貞固之意幹問又
有所謂不可貞者是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
以為正而固守之

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仁仁
是箇道理須著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
之之說却覺得未是
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
問體仁解云以仁為體是如何曰說只得如此要自見
得蓋謂身便是仁也
問伊川解體仁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為元在人為仁
只應就人上說仁又解利物和義作合於義乃能利
物亦恐倒說了此類恐皆未安曰然君子行此四德
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但前輩之說不欲辨他不是

只自曉得便了
嘉會者萬物皆發見在裏許直卿云猶言萬物皆相見處得事事是
故謂之嘉會一事不是便不謂之嘉會會是禮發見
處意思却在未發見之前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
是義之和處義自然和不是義外別討箇和
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
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天德之
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
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亨是嘉之會此句自來
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
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
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
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
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為夏於人

為禮周子遂喚作中利者為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為體仁為我之骨我以之為體仁皆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無不和蓋義是斷制裁割底物若似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為義之和也蘇氏說利者義之和却說義慘殺而不和不可徒義須著此利則和如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

直曰幹無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緊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以上語類二十

八條

元亨利貞文王本意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象傳文言乃有四德之說今若依而釋之則此乾卦只合且以陽氣推說不應於利字遽以陰氣佐陽為言且以一木言之萌芽則元華葉則亨枝幹堅強則利子實成熟則貞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而為元循環蓋無

窮也若但謂歸根復命則亦不見貞字之意矣此須更於天地大化通體觀察其曲折未易以尺紙言也

答楊元範
○文集

問程易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覆贊咏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發明以示人耳

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無射亦保雖無厭斁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

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這箇君德却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別是箇大人故如此互相發明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三又言進德脩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爻取象此不是言脩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至潛龍也已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進德脩業乾乾惕息恐懼此便是伊周地位寓錄無此七字九四位便乖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平地縱有水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已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矣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湯武鳴條牧野時寓錄云九三是伊周地位已自離了到上九又亢了看來人處大運中無一時閒寓錄云跳得時便做有德無位做不徹亦不失為潛龍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輪一般一倒滾將去聖人只

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
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進德脩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
進德脩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
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是說
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是說
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脩業最好玩味
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脩業最好玩味
問忠信進德莫只是實理否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
問忠信進德莫只是實理否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
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
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
忠信所以進德實便光明如誠意之潤身
忠信所以進德實便光明如誠意之潤身
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業是外面有端緒者
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業是外面有端緒者
問脩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
問脩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
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作
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作
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立
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立
其誠便是那後面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其誠便是那後面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脩辭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
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脩辭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
自別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脩辭立誠大段著氣力
自別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脩辭立誠大段著氣力
又問進德脩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脩業不但
為一身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
問進德脩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脩業不但為一身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
木之有根其生不已
林安卿問脩業居業之別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
日脩作是脩常常如此是守
進德脩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却須著居
脩業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只住在這裏面便
是居不成道脩此箇了便了脩辭便是立誠如今人
持擇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句是一句便是
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說這箇作兩字

明道只作一箇說明道說這般底說得條直

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

益取健順二體脩辭立誠自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

便有靜順之體進脩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虛靜

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

故曰陽實陰虛

道也脩辭恐是顏子非禮勿言之類敬義是確守貞

一如仲弓問仁之類脩省言辭等處是剛健進前一

刀兩斷工夫故屬乎陽而曰乾道敬義夾持是退步

收斂確實靜定工夫故曰坤道不知可作如此看否

曰如此看得極是又問程子又云脩省言辭乃是體

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恐此所謂乾道

坤道處亦不可作兩事看曰固皆是脩己上事但若

分言則須如此分別大抵看道理要看得他分合各

有著落方是子細

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其實其善之說雖密不

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

伊川解脩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說

云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

問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既無不實則

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者無

一毫之不實若有一毫之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

功處德何由進須是表裏皆實無一毫之偽然後有

以為進德之地德方日新矣又問脩辭云無一言之

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行從生至死

常如此用工夫無頃刻不相似又曰知崇禮卑亦是

此意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池錄云進謂日見其新居謂常而不厭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疑忠信是指

言行發於外者而言如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

不信皆是發見於外者如何却言進德脩辭立誠與

忠信果何異又指為居業何也曰忠信是心中朴實頭見得道理如此故其德日進而不已猶孟子所謂有諸己者是也故指進德而言脩辭立誠却是就言語上說又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脩辭何也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敬之問忠信至存義也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未是工夫否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脩辭立

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箇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為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

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強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見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裏

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脩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

符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這裏便可與理

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

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故說道可與幾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貼著那幾字至字又貼著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箇居字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著那存字終字又貼著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

用之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去養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知為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若已到彼則不謂之幾幾者先知之謂也存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此則堅守之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

知至是要知所至之地至之便是至那地頭了知終是知得合如此終之便須下終底工夫幾字是知之初方是見得事幾便須是至之存義是守得定方存得這義

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知至知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主於行故可與存義如何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進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不似今人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真箇一一到那上也

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以知得端的如此此心自實從

此實處去便是做進德處也

上下无常非為邪進退无恒非離羣是不如此只要得及時又云如此說也好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是君必有是臣雖使而今無少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若是真龍虎必生風致雲也以上語類二十八條

橫渠論易乾卦諸爻恐皆過論大抵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

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箇箇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無淺深也然其本意亦甚分明未嘗過為深巧如橫渠之說也且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衆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之迹又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涉此危地而但進德脩業之不已也九四則其位愈進其危益甚而亦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也九五則以天德居天位而天下莫不仰觀之也上則過極而亢不能無悔矣若以德言則愈進愈高此當為聖而不可知之地又豈有可悔耶今橫渠專以聖人為說已失本經之指又逐爻為漸進之意又非文言之義且其龍德正中不在九二而在九三九二之

德博而化非進於九三則未免於非理非義之失而其取義前後相妨因緣益訛而轉不得其所矣大抵近世說經者多不虛心以求經之本意而務極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間略有縫罅如可鉤索略有形影如可執搏則遂極筆摸寫以附於經而謂經之為說本如是也其亦誤矣此數段文義正淳所疑多得之但謂九三天下將歸益當進德脩業為未然乾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

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亦不是言脩為先後之漸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蓋心則致誠以進德身則脩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與周公繼日待旦意離略相近而不相似也九四只是循理而行自無固必耳亦不為信孚於人而後可躍也答萬正淳○文集

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作道理說曰有此氣便有此理又問文言反復說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

未穩也

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順用之則天下治如下文乃見天則則便是天德

乾元者始而亨一段始而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聚方見性情所以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他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得他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那利貞誠之復處

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此語說得好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

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耶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剛健中正為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是必附陽昏是此意也

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著一件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其說與他道聖人作一部易如何却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疋頭如何不討箇混淪底放在那裏註中便是破他說

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

學聚問辨聖人說得寬這箇便是下面所謂君德兩處說君德皆如此

乾之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則雖危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則所謂對越在天等說皆可通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已著為危疑之地則只作得舜禹事使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雞覆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此否時舉云家間養雞時舉為兒童日候其雛之出見他母初未嘗啄蓋氣數才足便自橫迸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

又問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耶抑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耶曰伊川此句甚未敢道是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此一

節只是釋大人之德

乾卦有兩箇其惟聖人乎王肅本却以一箇作愚人此必其自改得恁地亂道如中庸王肅作小人反中庸這却又改得是 以上語類十四條

坤

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

問君子有攸往何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句伊川只見象傳辭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

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乾底亨時坤底亦亨生是生物 池本云坤之所生 即乾之所始者

徐煥云天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其行則造化生生之功或幾乎息矣此語亦無病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即坤

元徐說亦通

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

問坤言地勢猶乾言天行天行健猶言地勢順然大象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說者雖多究竟如何曰此不必論只是當時下字時偶有不同必欲求說則穿鑿却反晦了當理會底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惟其高下相因無窮所以為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 以上語類六條

問履霜堅氷至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無但有淑慝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

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履霜堅冰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直方大是他陰爻居陰位無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方大者言占者直方大則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說坤德直方大也且如元亨利貞爻裏面說底且隨他說作一箇事後面說底四事又儘隨他說去如某之說爻無許多勞攘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為德否曰不可說坤先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德坤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只因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方大如此

問六四括囊註云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即為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

問坤二五皆中爻二是就盡得地道上說五是就著見於文章事業上說否曰不可說盡得地道他便是坤道也二在下方是就工夫上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則無不吉

問黃裳元吉伊川解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今考本文無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否曰不曉這意若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可向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爻何曾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說得絮了因舉云邵博謂伊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之意故此爻義特為他發固是他後生妄測度前輩然亦因此說而後發也

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爻中乃不言凶且乾之上九猶言悔此却不言何耶曰戰而至於俱傷其血

玄黃不言而凶可知矣

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無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無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無乾便沒上截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為大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

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

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德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曰靜無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

履霜堅冰只是說從微時便須著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不早辨他直到得郎當也由辨之不早辨李光祖云不早辨他直到得郎當

了却方辨割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

敬以直內最是緊切工夫

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

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即非矣

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

先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豪私意胷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

問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伊川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而不涵義之意則須於應事接物間無往而不主一則義亦在其中矣如此則當明敬中有義義自敬中出之意方好曰亦不必如此說主一之謂敬

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每遇事與至誠專一做去即是主一之義但既有敬之名則須還他敬字既有義之名則須還他義字二者相濟則無失此乃理也若必欲駢合謂義自敬中出則聖人何不只言敬字便了既又言義字則須與尋義字意始得

景紹問敬義曰敬是立己之本義是處事截然方正各得其宜道夫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莫是合內外之道否曰久之則內外自然合又問敬以直內後便能義以方外還是更用就上做工夫曰雖是如此也須是先去敬以直內然後能義以方外景紹曰敬與誠如何曰敬是戒謹恐懼之義誠是實然之理如實於為善實於不為惡便是誠只如敬亦有誠與不誠有人外若謹畏內實縱弛這便是不誠於敬只不誠便不是這箇物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在坤六二之爻論六二之德聖人本意謂人占得此爻若直方大則不習而无不利夫子遂從而解之以敬解直以義解方又須敬義皆立然後德不孤將不孤來解大字然有敬而無義不得有義而無敬亦不得只一件便不可行便是孤（必大錄云敬而無義則做出事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無一之不利也又問方是如何曰方是處此事皆合宜截然區處得如一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若是圓時便轉動得（以上語類二十一條）

屯

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亦是占者與爻相為主賓也曰然但此亦大概如此到占得時又看如何若是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箇綱定底文字所以曰

不可為典要問占者固如此恐作易者須有定論曰
也只是看一時間見得箇意思如何耳
問剛柔始交而難生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
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
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
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
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
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

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復
問本義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用文王本意何也曰文
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
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於正固至孔子方作四
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
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
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初
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象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
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
問屯象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
主何也曰此象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
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
象有為民歸往之象陰從陽也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
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
問初九利建侯註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此爻之
占與卦辭異未知其指盤桓難進者處陰之下欲進

不能耶將所居得正不肯輕進耶曰卦辭通論一卦
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
所謂侯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
問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
固為盤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亦似有
盤桓意曰盤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
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為陽逼故為所難而邅回不
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

媾此說如何曰其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別無他說可據只得且隨他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寇也乃來求已為婚媾與已皆正指六四四當作二也

又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言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二二當作四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耿氏解易女子貞不字作嫁笄而字貞不字者謂未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伊川作字育之字

問即鹿无虞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為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即麓无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曰渠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以上語類九條

蒙

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當說八卦著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喚作卦之情問本義云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

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
謂以剛而中也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
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二不求五也但
占者若是九二之明則為人求我而亨在人占者若
是六五之暗則為我求人而亨在我與乾九二九五
利見大人之占同例否曰其作如此說却僅勝近世
人硬裝一件事說得來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
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
何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益視其來求我之發
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
再三煩瀆則不告之也
叩之益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
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銖曰發此一例
即所謂稽實待虛曰然
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
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
又不中不正合是那一般無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
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
解作剛夫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為主所以治蒙
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在此九二為主
而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
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
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
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
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
日何由得會有聖功
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是看大意略如此髣髴
不皆端的若解要到親切便都沒去處了如天在山
中山中豈有天如地中有山便只是平地了
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季通云育德
或說易象云果行育德育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象
振民育德則振民有風之象先生云
此說得好如風雷益則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

雷之決山下有澤損則懲忿有摧高之象窒欲有塞水之象次第易之卦象都如此不曾一一推究又云遷善工夫較輕如已之有善以為不足而又遷於至善若夫改過者非有勇決不能責乎用力也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法當如此

問擊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何曰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又問不當位如何曰凡初上二爻皆無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閒僧家之有西堂之類

以上語類九條

需

需主事學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蒙上文有孚光亨貞吉

問需卦大指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銖問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為需曰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已甚郎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

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定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又問不當位如何曰凡初上二爻皆無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閒僧家之有西堂之類

以正中以中正也則一般這只是要協韻

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或云以乾去涉大川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
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
便需
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占外之意何也曰言象中
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所謂占外意也
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
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

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
意思
穴是陷處喚作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柔
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坎體之初有
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伯豐問需于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无作
為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
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王弼說初上無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無位需之不當
位然乾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當却有可疑二四
上是陰位不得言不當以上語類十二條
訟
訟攻責也而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
身亦如此
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
中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為加憂之象中實為有孚坎險為窒坎為加
憂為惕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有信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也終凶蓋取上九終極

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
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
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曰卦
辭如此辭極齊整蓋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
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為不齊整處
也又問卦變之義曰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
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

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又問細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爻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略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爻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爻辭亦已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而今所解能如此本意否又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極好看更不待說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強矣（以上語類三條）

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爻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句豈即本義所指卦體耶曰然因問易最難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句吉六三食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者為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又曰如訟上剛下體是柔剛問訟象云剛來而得中也大抵上體是剛下體是柔剛下而變柔則為剛來今訟之上體既是純剛安得謂之剛來耶曰此等須要畫箇圖子看便好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上為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為九二乃為訟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說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強矣（以上類三條）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為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

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答王伯禮○文集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來必是有訟

問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曰此爻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略去訟之才辨得明便止所以終吉也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窒塞之象

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無象者爻便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以上語類四條

師

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無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齋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大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甚咎

問師或輿尸伊川說訓為衆主如何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其自小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文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而歸之義小年更讀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意欲解釋形字是割剝之意醉飽是厭足之意蓋以為割剝民力而無厭足之心後來見注解皆以形字訓象字意云象民之力而無已甚其甚覺不然但被形字無理會不敢改他底近看貞觀政要有引用處皆作刑民又看家語亦作刑民字方知舊來看得是此是祭公箴穆王之語須如其說其語方切問易爻取意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若言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
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
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
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
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
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
與焉因問古之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地與之守非
如後世虛帶爵邑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曰
勢不容不封他得但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
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
也先生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以上語類四條

比

李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曰也
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也是為人所
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之比否所以原筮元
永貞也

筮字說作占決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不是龜筮之筮
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衆人
却要强去比他豈不為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
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義
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
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他比天下
之道
問比之匪人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為比得其人二
應五五為顯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
為比之无首者故為比之匪人也
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揜之去者
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曰
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
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
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
無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但邑人不誡

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

邑人不誡如有聞無聲言其自不消相告誡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

易第六爻在上為首自下又為尾兩用比上六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是也（以上語類八條）

小畜

問見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小術畜君子故曰小畜如何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一事說

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溫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象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

畜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

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耳

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以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

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為雨必竟陰制陽是不順所以雖正亦厲

小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之事當云君子於此宜靜而不宜動故征則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作伊周之事說亦得作易本意只說陰畜陽到極處（以上語類七條）

履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跡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

問履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傷之象但象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為無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為戒深矣

問履如何都作禮字說曰辨上下定民志便也是禮底意思又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禮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就應物而言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并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說得好

履三四爻正是躡他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五亦為虎尾之象

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圜旋來却到那起頭處以上語類七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閻學澄

欽定四庫全書御纂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九

易四

泰

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為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為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為害不然如舜湯舉伊尹皐陶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

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捂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問裁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一作輔相者便只是於裁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又問裁成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以贊天地化育而與之參也（一作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又問輔相裁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耒問財成輔相無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無理會了如何裁成輔相得

却未至於凶

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彖亦是占辭曰以其彖屬上文讀了蓋拔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彖者人也

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胷明闊底如何做得

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蓋言不恤後來信與不信爾

富以其鄰言以其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

問泰卦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繫辭當好時

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領之（以上語類十條）

否

問否之匪人三字說者多牽强本義云與泰相反故曰匪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無人道如何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蓋與比之匪人語同而字異遂錯誤於此今强解不通也又問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蓋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吉而亨蓋能正則變為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曰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說其覺得牽强不是此意又問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陰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相類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他至九四即不畏之矣故有有命疇離祉之象占也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做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包承龜山以包承小人為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

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緣他是陽故可以有為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

以做占者便須是有箇築著磕著時節方做得事成

方无咎

九四則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包桑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

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得危亡之心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令曉他不得只得說堅固嘗見林謙之與張欽夫講易林以為有象欽夫云看孔子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只是以道理解了便是無用乎象遂著書說此看來不如此蓋當時人皆識得象却有未曉得道理處故聖人不說象却就上發出道理說初不是懸空說出道理凡天下之物須是就實事上說方有著落又曰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他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道他無此象呂大臨以酬爵不舉解不盡人之歡酬爵不舉是實事如此不盡人之歡便是就上說出這話來

同人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為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

問類族辨物如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為同也伊川之說不可曉

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曰以其太好兩者時

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款密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于私睽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又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為剛盛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三歲不興安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而象曰義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有升高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問大師克相遇本義無說何也曰舊說只用大師克勝之方得相遇或云大師之克見二陽之強則非也銖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為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淵錄云以中直也言其理直而不得伸所以先號咷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益亦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相遇也先生頷之

伯豐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曰只是爭六二一陰爻却六二自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便迷而不返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底道理繫辭云近而不相得則凶如初上則各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以上語類四條

大有

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為應天時而行何如曰是以時而行是有可行之時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為有

問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竊以為天之所以命我者此性之善也人惟蔽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之在人心日以湮微君子儻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

善端始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無所不順如此而為順天休命若何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過惡而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吾友所說却似嫌他說得大要束小了說

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古人於亨字作享烹字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分明是享字易中解作亨字便不是

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無繫辭此數句此爻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肥此是說山上之土為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便肥

鬼神言害言福是有些造化之柄

吉凶字

遂無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又問過惡揚善順天休命由天命有善而無惡當大有時過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

又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享字看與王用亨于西山同曰公用亨于天子已有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享無疑又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貌曰程說為優王弼作下比九

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為旁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以

謙

問謙象云云鬼神是造化之迹既言天地之道又言鬼神何耶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一事而言耳

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問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曰程先生之說非周易本文之意尊字是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能踰如古之賢聖之君以謙下人則位尊而愈光若驕奢自大則雖尊而不光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尊對卑言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但聖人九卦之引此一句看來大綱說

問謙艮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故低去實是損高就低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己者

撝謙言發揚其謙益四是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撝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六四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故其解其象云言不為過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為謙矣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 以上語類十一條

豫

先王作樂無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

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

叔重問豫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强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

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又問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先生謂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謂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

問六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為樂者也

由豫猶言由頤以上語類五條

隨

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他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天下隨時處當從王肅說

問程先生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范益之曰宴息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

蠱

虫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併便是那積蓄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亨巽而止蠱却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為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

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之極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此便無天道了所以爻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問蠱剛上柔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為卦體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為蠱此卦義又自卦變言之自責井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曰是龜山說異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堅正必為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爻文義異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卦義其本義之說蓋是趙德莊說趙云剛在上柔在下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蠱壞此則文義甚協又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庚癸也如用丁亥辛亥之類又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又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其事不牢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

巽而止蠱是事事不理會積久積到後面成一大弊故謂之蠱非謂治蠱之道當巽而止龜山才質困弱好說一般不振底話如云包承小人又語某人云莫折了人屋子其意謂屋弊不可大段整理他只得且撐柱過其說巽止之義蓋亦如此意爾豈不大害哉

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天下治

問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之動民之觀聽而在己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

問幹父之蠱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為言柄謂若如此說惟初爻為可通若他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通也曰是如此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

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幹箇甚麼

問蠱上九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以上語類十條

臨

問臨不特是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逼近者皆為臨也

問至于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

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又問二爻皆云咸臨二陽偏臨四陰故有咸臨之象程易作咸感之義如何曰陰必從陽謂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強此二此等處皆曉未得

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韻耳

不必强分析

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順臨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又問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至故謂之至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以上四條語類

觀

問盥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曰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詞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無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

用之問盥而不薦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有孚顒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為天下之人孚信顒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觀而化曰然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

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
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九
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
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視聽
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為君
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無此德自當不得此爻
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小人自是如此
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對說

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
人神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
大耶曰上二爻意自別下四爻是所據之位愈近則
所見愈親切底意思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
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
而不取陰盛之象也 以上類五條 語

噬嗑

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爻
亦各自取義不說噬頤中之物

張元德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頗
難解曰據其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
洽録云分猶均也 曰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

曰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

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耶曰先儒皆以
為倒寫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

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般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
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見犯底人留待異時而
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
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

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

問九四利艱貞六五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
皆為戒占者之辭曰此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

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難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以上語類五條

賁

伊川說乾坤變為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去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明卦不是旋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上下

先儒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字恐有之方與下文相似且得分曉

問明庶政无敢折獄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敢留獄又曰粗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尚書要因至於旬時他須有許多時日此一段與周禮秋官同意

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此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曰此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是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敦本說曰其之意正要如此或以戔戔為盛多之貌曰非也戔戔者淺小之意凡淺字箋字皆從戔或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吉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箇務農尚儉戔戔是狹小不足之意以字義考之從水則為淺從貝則為賤從金則為錢如所謂束帛戔戔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似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意到上九便白賁和束帛之類都沒

了 以上語類六條

剝

問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遷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問剝之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陰與小人剝盡時不曾生纔盡於上這此子便生於下了

問十月何以為陽月先生因詰諸生令思之云程先生於易傳雖發其端然終說得不透徹諸生答皆不合復請問先生曰剝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息處

問坤為十月陽氣剝於上必生於下則此十月陽氣已

生但微而未成體至十一月一陽之體方具否曰然凡物變之漸不惟月變日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爾兩十一月不能頓成一陽之體須是十月生起云云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

問復卦剛反當作一句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於極則有朋來之道而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剛長之道自一陽始生而漸長（磏録云畢竟是陽長將次並進以至

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問六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為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附下於仁者學其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上六迷復凶至於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不好底爻故其終如此凡言十年不克征十年勿用則其凶甚矣問復卦剛反當作一句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無疾以下大抵多辭解得易極分明子細尋索儘有條理

聖人説復其見天地之心到這裏微茫發動了最可以見生氣之不息也只如此看便見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所以孟子説四端猶四體闕一不可今人若無此四者便不足為人矣心是一箇運用底物只是有此四者之理更

無別物只此體驗可見

問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為必於復乃見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銖曰邵子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正謂此否曰正是此意不容別下注脚矣又問天心無改移謂何曰年年歲歲是如此

月月日日是如此又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動故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之靜所以養成今日之動故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人則主靜而後善端始復在天地之化則是終則有始貞則有元也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所謂至日閉關者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蓋一陽初復陽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若如公說却是倒了

問復見天地之心之義曰十月純陰為坤卦而陽未嘗無也以陰陽之氣言之則有消有息以陰陽之理言之則無消息之間學者體認此理則識天地之心故在我之心不可有間斷也

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須臾停然當氣候肅殺草木搖落之時此心何以見曰天地此心常在只是人看不見故必到復而後始可見

伊川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一段蓋謂天地以生生為德自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也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無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見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爾

國秀問舊見蔡元思說先生說復卦處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是否曰固是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矣上云見天地之心以動靜言也下云未嘗見聖人之心以善惡言也

復雖一陽方生然而與衆陰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不為衆惡所遏底意思相似 以上語類十四條

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

有豪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為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是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為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答張敬夫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此卦之下一陽又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夫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為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

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欿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心者實不外乎此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虛淪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答吳晦叔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諭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為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貞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心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為是如何為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為窮理也答王子合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

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絶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緑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與

復齋記○以上文集四條

伊川與濂溪説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説得復字就歸處説伊川就動處説曰然濂溪就坤上説就回來處説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説伊川却正就動處説如元亨利貞上説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説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説為正然濂溪伊川之説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

別看來只得解作至字又有訓多為祇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也祇與只同

先生舉易傳語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曰這般説話好簡當

問上六迷復至下十年不克征如何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善迷而不復自是無説所以無往而不凶凡言三年十年三歲皆是有箇象方説若三歲猶是有箇期限到十年便是無説了

以上語類五條

无妄

史記无妄作无望問若以為无望即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字説得淺妄字説得深

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而健是有卦後説底

問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無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無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以上語類三條

所論易傳无妄之説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不專為莊敬持養此心既存設也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答廖子晦○文集

或問物與无妄衆説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先生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

問不耕穫不菑畬曰言不耕不穫不菑不畬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未嘗畧起私意以作為唯因時順理而已程傳作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不唯添了而字又文勢牽强恐不如此又問无妄之災曰此卦六爻皆有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又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為而有疾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無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無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又問史記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疑有不耕穫不菑畬之意曰此出史記春申君傳正説李園事

正是說無巴鼻而有一事正合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以上語類二條

問不耕穫不菑畬程子易傳爻辭恐未明白範竊謂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只是不於耕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象辭移之以解爻辭則可曰易傳爻象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也但攷之經文則傳與來說於文義之間皆若有可疑者若曰不耕而穫則多却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穫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菑畬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無為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則所謂无妄之

大畜

禍也答余堯孫○文集

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輝光以上語類二條

九三一爻不為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為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無礙只是滔滔去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益初二兩爻皆為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子善問九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無應獨畜卦不爾何也曰陽遇陰則為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先生因言其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畧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觀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頓耳又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

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為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何天之衢亨或如伊川說衍一何字亦不可知以上語類四條

頤

頤須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撸

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

頤卦最難看銖問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養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謂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沈吟良久曰程傳似勝益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頫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又問虎視眈眈本義以為下而專也益賴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眈眈必有此象但今未曉耳銖曰音辨載馬氏云眈眈下視貌則當為下而專矣曰然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無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先生又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直卿因云頤之六爻只是顛撲二字求養於下則為顛求食於上則為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為句拂經于丘頤句征凶即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為正應然畢竟是求於上以養已所以有拂頤之象故雖正亦凶也六四顛頤固與初為正應然是

賴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即是比於上所以有拂經之象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正而吉但不能自養所以不可涉大川耳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

問伊川解下三爻養口體上三爻養德義如何曰看來下三爻是資人以為養上三爻是養人也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得但失之陳也以上語類五條

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伊川說亦是好了又如何利有攸往曰看象辭可見棟橈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了却因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

大過

問大過既棟橈不是好了又如何利有攸往曰看象辭大抵象傳解得卦辭直是分明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

易傳大過云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澤滅木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沒了木是為大過又曰木雖為水浸而木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小在

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

自不同否曰是如此九三又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强輔他不得九四棟隆只是隆便不撓乎下過涉滅頂不可咎也恐是他做得是了不可以咎他不似伊川説易中无咎有兩義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不節之嗟无咎王輔嗣云是他自做得又將誰咎至出門同人无咎又是他做得好了人咎他不得所以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無全吉者除亦云又誰咎也此處恐不然

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无譽亦不為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

過涉滅頂凶不可咎也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以上語類八條

坎

水流不盈纔是説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説決定如此

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

問來之坎坎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險也又問六四舊讀樽酒簋貳句貳用缶句本義從之其説如何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

亦不成文理貳益之也六四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問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曰非是不可由正益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無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又問上六徽纆二字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曰據釋文如此

坎不盈中未大也曰水之為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

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以上語類四條）

離

離便是麗附著之意易中多說作麗也有衆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著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作離著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富貴不離其身東坡說道剩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喚作治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曰然

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說六二分數多此卦唯這爻較好

明兩作猶言水流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兩箇日頭

叔重說離卦閒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曰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為陰水體陽而用陰益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也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耳又問日昃之離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曰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

焚如死如棄如自成一句恐不得如伊川之說

六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不得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

吉

有嘉折首是句（以上語類九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閻學登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

易五

咸

艮下兌上咸恆損益既濟未濟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如咸皆是感動之義之類咸內卦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然才動便不吉者以內卦艮止之所以不吉者以內咸就人身取象看來便也是有些取象說咸上一畫如人口中三畫有腹背之象下有人脚之象艮就人身取象便也似如此上一陽畫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言之內卦以下亦有足象山上有澤咸當如伊川說水潤土燥有受之義又曰土若不虛如何受得又曰上兌下艮兌上缺有澤口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

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淪水之象

問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注云以量而容之擇交而受之以量莫是要著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人便是不虛了又問貞吉悔亡易傳云貞者虛中無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曰某嘗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子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又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病厚之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是往來不絕只不合著憧憧了便是私意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

問伊川解屈伸往來一段以屈伸為感應屈伸之與感應若不相似何也曰屈則感伸伸則感屈自然之理也今以鼻息觀之出則必入出感入也入則必出入感出也故曰感則有應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屈伸非感應而何

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曰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為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

林一之問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曰如風來是感樹動便是應樹拽又是感下面物動又是應如畫極必感得夜來夜極又便感得晝來曰感使有善惡否曰自是有善惡曰何謂心無私主則有感皆通曰心

無私主不是漠漠沒理會也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最難曰只是克去已私便心無私主若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應不相契者則不應如好讀書人見讀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

趙致道問感通之理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意

或說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云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先生然之又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為心中之往來伊川說微倒了所以致人疑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也自然如此又問

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這箇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箇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又曰方做去時是往後面來底是來如人耕種下種是往少間禾生是來問憧憧往來如霸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為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為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為恩獲者不以為怨如此方是公正無私心又問天下何思何慮人固不能無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

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
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
已因問某人在位當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其
心翕受數施每廣坐中見有這邊人即加敬與語其
他皆不顧以至差遣之屬亦有所偏重此其所以收
怨而召禍也曰這事便是難說今只是以成敗論人
不知當日時勢有難處者若論大勢則九分九釐須
還時節或其人見識之深淺力量之廣狹病却在此
以此而論却不是前輩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為也若
必欲人人面分上說一般話或慮其人不好他日或
為吾患遂委曲牢籠之此却是憧憧往來之心與人
說話或偶然與這人話未終因而不暇及其他如何
逐人面分問勞他得李文靖為相嚴毅端重每見人
不交一談或有諫之者公曰吾見豪俊趾弛之士其
議論尚不足以起發人意今所謂通家子弟每見我
語言進退之間當周章失措此等有何識見而足與

語徒亂人意耳王文正呂文穆皆如此不害為賢相
豈必人人皆與之語耶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肖
若著一豪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作宰相只要辦一
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
得那箇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說盡作宰相之道
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
若真箇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
人人牢籠之耶或問如一樣小人涉歷既多又未有
過失自家明知其不肖將安所措之曰只恐居其位
不久若久少間此等小人自然退聽不容他出來也
今之為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何暇
理會國事世俗之論遂以此為相業然只是牢籠人
住在那裏今日一請明日一請或住半年周歲或住
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為宰相之顧我
厚令我得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舉世以為當然有
一人焉畧欲分別善惡杜絕干請分諸闕於部中已

得以免應接之煩稍留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且以當日所用之才觀之固未能皆賢然比之今日為如何今日之謗議者皆昔之遭擯棄之人也其論固何足信此下連兩句若牢籠得一人則所謂小人者豈止此一人與一人則千百皆怨矣且吾欲牢籠之能保其終不畔已否已往之事可以鑒矣如公之言却是憧憧往來之心也其人之失處却不在此却是他未能真知賢不肖之分耳或曰如某人者也有文采也廉潔豈可棄之耶曰公欲取賢才耶取文采耶且其廉一已之事耳何足以救其利口覆邦家之禍哉今世之人見識一例低矮所論皆卑某嘗說須是盡吐瀉出那肚裏許多塵糟惡濁底見識方畧有進處譬如人病傷寒在上則吐在下則瀉如此方得病除或曰近日諸公多有為持平之說者如何曰所謂近時惡濁之論此是也不成議論某嘗說此所謂平者乃大不平也不知怎生平得倜問胡文定說元祐某人建議欲為調停之說者云但能內君子而外小人天下自治何必深治之哉此能體天理人欲者也此語亦似持平之論如何曰文定未必有此論然小人亦有數般樣若一樣可用底也須用或有事勢危急翻轉後其禍不測或只得隱忍權以濟一時之急耳然終非常法也明道當初之意便是如此欲使諸公用熙豐執政之人與之共事令變熙豐之法或他日事翻則其罪不獨在我他正是要使術然亦拙謀諺所謂掩目捕雀我却不見雀不知雀却看見我你欲以此術制他不知他之術更高你在所以溫公後來留章子厚欲與之共變新法卒至簾前悖詈得罪而去章公叫曰他日不能陪相公喫劒得便至如此無可平之理盡是拙謀某嘗說今世之士所謂巧者是大拙無有能以巧而濟者都是枉了空費心力只有一箇公平正大行將去其邪濟不濟天也古人間有如此用術而成者都是偶然不是他有意智要之都不消如

此決定無益張子房號為有意智者以今觀之可謂甚疎如勸帝與項羽和而反兵伐之此成甚意智只是他命好使一番了第二番又被他使得勝又曰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只有一箇正其人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几干身計並不曾理會宰相見百官皆以班見國忌拈香歸來回班以見宰相見時有刻數不知過幾刻便喝相公尊重用屏風攔斷也是省事攔截了幾多干請私曲底事某舊見陳魏公湯進之為相時那時猶無甚人相見每見不過五六人十數人他也隨官之崇卑做兩番請今則不勝其多為宰相者每日只了得應接更無心理會國事如此者謂之有相業有精神秦會之也是會做嚴毅尊重不妄發一談其答人書只是數字今宰相答人書劄地委曲詳盡人皆翕然稱之只是不曾見已前事只見後來習俗遂以為例其有不然者便羣

起非之矣温公作相日有一客位榜分作三項云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某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几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此皆前輩做處又曰伊川云徇俗雷同不喚作隨時惟嚴毅特立乃隨時也而今人見識低只是徇流俗之論流俗之論便以為是是可歎也公們只是見那向時不得差遣底人説他自是怨他若教公去做看方見得難且如有兩人焉自家平日以一人為賢一人為不肖若自家執政定不肯捨其賢而舉其不肖定是舉其賢而捨其不肖若舉此一人則彼一人怨必矣如何盡要他説好得只怕自家自認不破賢者却以為不肖不肖者却以為賢如此

則乖若認得定何害又有一樣人底半間不界可進可退自家却以此為賢以彼為不肖此尤難認便是難又曰舜有大功二十以其舉十六相而去四凶也若如公言却是舜有大罪二十矣以上語類十一條

恆

恆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愓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

履之問常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恆矣曰物理之始終變易所以為恆而不窮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為恆論其體則終是恆然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為體之

恆

恆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餽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

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是非辭讓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

問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以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為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以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恆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以大抵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以為恆論其體則終是恆然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為體之

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以大抵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文之能吉凶文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為婦人又為夫子只是有恆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為吉凶耳又如恆固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

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恆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恆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恆其德則无羞咎以上類五條

遯

問遯卦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遠絶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絶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漸遠者愈善也曰坤地推亦好此六爻皆是君子之事

問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下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何曰此其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為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也

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曰是如此此與否初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為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

二兩爻義相似

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為嘉美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處

所以常說易難讀

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為嘉美未是極了董卓温嶠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蕪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為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去

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

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無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又曰易中詳識物情備極人事都是實有此事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窓下習讀不曾應接世變一旦讀此皆看不得其舊時也如此即管讀得不相入

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所以戒他貞正以上語類七條

大壯

問大壯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曰亦緣上面有大者正一句方說此

大壯利貞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則天地之情不過於此

問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云云其義是否曰固是君子之自治須是如雷在天上恁地威嚴猛烈方得若半上落下不如此猛烈果決濟得甚事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為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又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場之易漢食貨志疆場之場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牛于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說如此只且仍舊耳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無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於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

晉

問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又問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指六五以為享先妣之吉占何也曰恐是如此蓋周禮有享先妣之禮又問衆允悔亡曰衆允象也悔亡占也又問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伐邑如墮費墮郈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見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為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人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

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

晉六三如何見得為衆所信處既不中正衆方不信雖能信之又安能悔亡曰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處地較近故二陰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亡

問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伊川以為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亡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此說是否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無所不利耳如何說得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無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臯夔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為豈有此理且彼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無此等說話聖人所說卦爻只是略略說過以為人當著此爻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不必慮而自無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伊川說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久之又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做教是莫管他得失如士人發解做官這箇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

看伯豐與廬陵問答內晉卦伐邑說曰晉上九貞吝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諸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以上語類四條

明夷

明夷未是說闇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方是說闇君子出門庭言君子去闇尚遠可以得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

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他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文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君子用晦而明晦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不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內必明乃好

明夷初二爻不取爻義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尚能飛問初爻比二爻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也初尚能飛但垂翼耳

問明夷曰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者卻以為是姦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不知上六是暗主六五卻不作君說六四之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卻作不好說故其於此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為唐明皇可以當之蓋言始明而終闇也以上語類四條

家人

問風自火出曰謂如一爐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風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

問王假有家曰有家之有只是如風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有三德者則夙夜浚明於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方之有也

或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以上語類三條

睽

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

問君子以同而異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為同而其性各

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則同而所以為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象辭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又問睽卦無正應而同既離其離者却合也

德相應者何曰無正應所以為睽當睽之時當合者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

過舉程子睽之象君子以同而異解曰不能大同者亂

常咈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又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擇地之吉是同也不似世俗專以求富貴為事惑亂此心則異矣如士人應科舉則同也不曲學以阿世則異矣事事推去斯得其旨

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乃能无咎

天合作而剃鬚也篆文天作而作夭而

宗如同人于宗之宗

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為他這般事是差異底事所以却把世間差異底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異底事

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孔子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便多牽強

蹇

潘謙之書曰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君子反身修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象曰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下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人以反身修德豈可以困為比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蹇二句便全不同

問往蹇來譽曰來往二字惟程傳言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最下無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為來）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可濟之理既是不往大之功矣

唯守於蹇則必得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而有碩

問蹇九五何故為大蹇曰五是為蹇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

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人君當此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以上語類四條）

解

先生舉元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為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無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復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修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閭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大有為之主勵精治道事事要理會過是時却有許多人才若專用明道為大臣當大段有可觀明道天資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時用人參差如此亦是氣數舛逆

天地解而雷雨作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作
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
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是如今一箇
爆杖
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到這裏又見得有
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
來
問解而拇朋至斯孚曰四與初皆不得正四能解而拇
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為有間所
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
射隼于高墉聖人說易大槩是如此不似今人說底向
來欽夫書與林艾軒云聖人說易却則恁地此却似
說得易了以上語類五條

損

二簋與簋貳字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
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

問懲忿窒慾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後慾之
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室謂塞於初古人說
情實實是罅隙須是塞其罅隙曰懲也不專是戒於
後若是怒時也須去懲治他始得所謂懲者懲於今
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遏絶
之使不行耳又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
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觀山之象以懲忿
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
須當填塞了如風之迅速以遷善如雷之奮發以改
過廣云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
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

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
得一陰來
易象自是一法如離為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易象如
此者甚多

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為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則可見其大

以上語類七條

益

問木道乃行程傳以為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

以上語類五條

某昨日思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見是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

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伊川說易亦有不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說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這守令恐難以此說其謂易之用凶事者言人臣之益君甚難必以危言鯁論恐動其君而益之雖以中而行然必用圭以通其信若不用圭以通之又非忠以益於君者也

益損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濟說伐鬼方亦然不知如何

以上語類五條

夬

用之說夬卦云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亦如此戒懼其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無時不戒謹恐懼不是到這時方戒懼不成說天下已平治可以安意肆志只才有些放肆便弄得靡所不至

夬卦中號字皆當作戶羔反惟孚號古來作去聲看來亦只當作平聲

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

問九三壯于頄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為所濡濕雖為衆陽所愠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

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温嶠之於王敦是也又曰象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令人以為陽不能無陰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令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又問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九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曰卦有兌體兌為口故多言號也又問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羊則悔亡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耶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无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脚蓋不可以其勢衰而安意之有慍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禄山受其衣服至道問與其徒曰吾輩何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類此也卦中與復卦六四有獨字此卦諸爻皆欲去陰獨此一爻與六為應也是惡模樣

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子紅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佛家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以上語類七條

姤

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之事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

問姤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之說不同何也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

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

包無魚又去這裏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

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以上語類五條）

萃

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豫為之備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出於地上則是水盛長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

問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脩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以上語類三條）

升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之生也無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已則心必死矣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又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

元德問王用亨于岐山云只是亨字古文無享字所謂亨享烹只是通用又曰乾元亨利貞屯之元亨利貞只一般聖人借此四字論乾之德本非四件事也（以上語類三條）

困

李敬子問致命遂志曰致命如論語見危授命與士見危致命之義一般是送這命與他自家但遂志循義

都不管生死不顧身命猶言置死生於度外也

問困于株木如何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

問困于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如何曰此是困于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于好事者有困于不好事者

問朱紱方來利用亨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

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為妻

以上語類五條

井

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汔至作一句亦未繘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謂幾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

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

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恐是桔槔之類曰亦恐是如此又云禾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

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

決不是說汲井

革

問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恁地

以上語類五條

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林艾軒說因革卦得歷法云歷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曾推得那歷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歷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歷明時非謂

歷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歷明時底道理

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為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為新事矣故漸漸好曰然又云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也是到這處方變了

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曰豈止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是空殼子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裏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鑪鞴相似補底只是

鋪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

鼎

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如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用之解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能致福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或言浙中諸公議論多是如此云凡事須是與他轉一轉了却因轉處與他做教好曰便是浙中近來有一般議論如此若只管如此存心未必真有益先和自家心術壞了聖賢做事只說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嘗先要安排紐捏須要著些權變機械方喚作做事又況自家一布衣

天下事那裏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却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光明正大須是先理會箇光明正大底綱領條目且令自家心先正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自有次第逐旋理會道理自分明今於在明明德未曾理會得便要先理會新民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長底事却便先萌箇計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少間盡落入功利窠窟裏去固是此理無外然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今未曾理會得正心修身便先要治國平天下未曾理會自己上事業便先要開物成務都倒了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功利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講財賦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事固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急之序先其大者急者而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將死宜有切要之言及孟敬子問之惟在於容貌辭氣之間此數子者皆聖門之高弟及夫子告之與其所以告人者乃皆在於此是豈遺其遠者大者而徒告以近者小者耶是必有在矣某今病得十生九死已前數年見浙中一般議論如此亦嘗竭其區區之力欲障其末流而徒勤無益不知瞑目以後又作麼生可畏可歎問鼎耳革是如何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無耳則動移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刑剭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　以上語類四條

震

震亨止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後面出可以為宗廟社稷又作一項看震便自是亨震來虩虩是恐懼顧慮而後便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便不喪匕鬯文王語已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長子事文王之語簡重精切孔子之言方始條暢須拆開看方得

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作一串說下來

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器之事未必家辭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方說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

震亦二不甚可曉大槩是喪了貨貝又被人趕上高處去只當固守便好六五是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上六不全好但能恐懼於未及身之時可得元咎然亦不免他人語言以上語類五條

艮

艮其背背字是止字象中分明言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言艮其背一句是腦故象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四句只略對

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

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

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著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象辭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這依舊只是就艮其背邊

趙共甫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曰不見有身也行其庭不見有身不見有人也曰不見有人所見

者何物曰只是此理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止固是止然行而不失其正乃所
以為止也
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
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
天光發是也
易傳云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
其所而已此說甚當至謂艮其背為止於所不見竊
恐未然據象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
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
更不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
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
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
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己無人但見是此道理各
止其所也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
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伯豐問如舜禹不與

如何曰亦近之繼曰未似若遺書中所謂百官萬務
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
實無一事是此氣象
易傳艮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止於所不
見無欲以亂其心不獲其身者蓋外既無非禮之視
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已之欲矣外物不接便是
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
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易中只是說艮其止止其所人之四肢
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
之所明道答橫渠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
不同又是一說不知伊川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說
得分曉却解艮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周先
生通書之說却與伊川同也或問不見可欲此心不
亂與艮其背之說何如曰老氏之說非為自家不見
可欲看他上文皆是使民人如此如虛其心亦是使

他無思無欲實其腹亦是使他飽滿又曰艮其背看伊川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令人又說得深少間恐便走作如釋老氏之說屏去外物也又因說止於所不見曰非禮之事物須是常去防閑他不成道我恁地了便一向去事物裏面滾

欽定四庫全書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是靜中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動中之止伊川云內欲不萌外欲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正似只說得靜中之止否曰然此段分作兩截而若無者非以其心不為之動乎易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意或以此先生批云艮其背下面象傳云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解得也極分明程傳於此說亦已得之不知前面何故却如此說今移其所解傳文之意上解經文則自無可疑矣經作背傳作止蓋以止解背義或是一處有誤字也

以上

語類十一條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艮其背即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

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為無用更思之 答楊子順

○文集

咸艮皆以人身為象但艮卦又差一位

艮其腓咸其腓二卦皆就人身上取義而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是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所以其心不快限即腰所在初六咸其拇自是不合動六二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動則凶若不動則吉 以上語類二條

問艮六二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終則勉而隨之不拯而惟隨也恐惟字未的當若不拯而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再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曰得之 答余龔孫

○文集

艮其限是截作兩段去 語類

漸

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令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嫁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不同也

卦中有兩箇孕婦字不知如何取象不可曉 以上語類二條

歸妹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 語類

豐

或問豐宜日中宜照天下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乃能盡照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自是如此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問此卦後面諸爻不甚好曰是他感豐大了這物事盛極去不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當如奉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纖豪驕矜自滿之心

即敗矣所以此處極難崇寧中羣臣創為豐亨豫大之說當時某論某人曰當豐亨豫大之時而為因陋就簡之說君臣上下動以此藉口於是安意肆志無所不為而大禍起矣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天地是舉其大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曰驟雨不終朝自不能久而況其小者乎又曰豐卦象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傾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奉盤水方得又曰須是謙抑貶損方可保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酌酣離披時候如何不憂危謹畏宣政間有以奢侈為言者小人却云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恁地侈泰方得所以一面放肆如何得不亂王假之尚大也只是王者至此一箇極大底時節所尚者大事耳

問豐九四近幽暗之君所以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曰也是如此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羣斯飛樣言其屋高大到於天際却只是自蔽障閡

旅

資斧有作齋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豈可無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

旅六五上逮也不得如伊川說一矢亡之亡字如秦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又曰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無人去解析得

以上語類二條

巽

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

問重巽重字之義曰只是重卦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

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

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為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箇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九三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為无咎巽不是甚好底事九三別無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巽自是可吝

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思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設此為卜日之占模樣蠱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據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

兌

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作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嘗見中辨這箇也好

九五只是上比於陰故有此戒

渙

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為聚祖考之精神而為享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象不知何處有可立廟之義將是卦外立義謂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耶曰坎固是有鬼神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耶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然此卦未必是因此為義且作因渙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羣隊當散

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己從人意思

老蘇云渙之九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九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又善為文章故此等說話皆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象不為無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於四體也以上語類五條

節

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又曰節便是阻節之意

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去矣

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為恬退守節者乃以為凶何也先生沈思良久曰這處便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只寫下少間自有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為之時乃不出而為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又曰時乎時不再來如何可失

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嘆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

節卦大抵以當而通為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坎為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耶曰然又問觀節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終雖苦而无悔蓋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是未至於節而豫知所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正而不能節所以二爻

山而有谷不知是如此否曰恁地說也說得然九二一爻看來甚好而反云凶終是解不穩以上語類五條

中孚

問中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曰伊川云存於中為孚見於事為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令人自信之

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是鳥之未出殼底孚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鳴鶴翰音之類

柔在內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則中實他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中孚伊川這二句說得好

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波浪洶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為中孚曰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又曰澤上有風中孚須是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信從乎風若溪湍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他何

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

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因云潔淨精微之謂易自是懸空說箇物在這裏初不惹著那實事某嘗謂說易如水上打毬打入水裏去了以上語類六條

小過

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為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

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

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聲下來

小過是小事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貼底意思

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三父四祖五便當此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陽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以上語類

八條

既濟

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唐時貞觀之盛便向那不好去

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

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以證此爻之吉凶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恐是如此又曰漢去古未遠想見下筮之書皆存如漢文帝之占大橫庚庚都似左傳時人說話又曰夏啟以光想是夏啟曾占得此卦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袖之象曰有所疑也便是不好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已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曰然時運到那裏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豫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麤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麤不解

如此以上語類五條

未濟

取狐為象上象頭下象尾

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小狐汔濟濡其尾亦未出坎中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險所不獨是說九二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于坎險所

以未濟

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蓋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未濟與既濟諸文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樣顛倒了他曳輪濡尾在既濟為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閒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林安卿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問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六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進所以正吉曰也是如此大槩難曉其解也且備禮依衆人解說又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大槩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上九又不好

謹案第三十一頁前三行卦中與復卦六四有獨字刊本字訛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一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易六

繫辭上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問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如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之所分貴賤者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

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

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

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只是上句說天地間有卑有高故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物各有類善有善類惡有惡類吉凶於是乎出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

類吉凶於是乎出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是天地之變化下是易之變化蓋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變化只進退便是如自坤而乾則為進自乾而坤則為退進退在已變未定之間若已定則便是剛柔也

問不知變化二字以成象成形者分言之不知是滾同說學履錄云問不知是變化二字同在象形之間曰不必如此分是變化二字同在象形之間曰不必如此分

莫分不得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文蔚曰下章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最親切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

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又如言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憂盪則是圍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為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圍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圍轉去殺他磨轉他底意思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

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
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捩子才動那
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已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
易中之理此下便是說易中却有許多物事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如牡牝之類在植物
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
柔不得

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如何是
知曰此知字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大始是萬
物資始乾以易故管之成物是萬物資生坤以簡故
能之大抵談經只要自在不必泥於一字之間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他是從上面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處說來文蔚曰本義以知字作當字解其義如何曰
此如說樂著大始大始就當體而言乾當此大始
然亦自有知覺之義文蔚曰此是那性分一邊事曰
便是他屬陽坤作成物却是作那成物乃是順乾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却是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
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豪
釐之間
問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否曰是又問通乾坤言之有此
理否曰有如何是易簡曰地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
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

出一分如何得簡今人多是私意所以不能簡易易
故知之者易簡故從之者易有親者惟知之者易故
人得而親之此一段通天人而言
乾之易只管得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
是承乾故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便是做起頭能便是做了只
觀賾然確然亦可見得易簡之理
伯豐問易簡曰只是健順如人之健者做事自易順承

者自簡靜而不繁只看下繫確然隤然自分曉易者只做得一半簡者承之又如乾恒易以知險坤恒簡以知阻因登山而知之高者視下可見其險有阻在前簡靜者不以為難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無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瓶施水其道至易坤惟承天以成物別無作為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無艱阻而自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有親可久則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云乾健而動故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故以簡而作成物若以學者分上言之則廓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否曰然乾之易致知之事也坤之簡力行之事也問恐是下文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知其所分如此否曰他以是而能知故人亦以是而知之所以坤之六二便只言力行底事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惟易則人自親之簡則人自從之蓋艱阻則自是人不親繁碎則自是人不從人既親附則自然可以久長人既順從則所為之事自然廣大

德是得之於心業是事之有頭緒次第者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楊氏可而已之說亦善又問不言聖人是未及聖人事否曰成位乎其中便是說抵著聖人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聖人不能程子之說不可曉

按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故為賢人之德業本義謂法乾坤之事賢於人之賢易簡理得只是淨淨潔潔無許多勞攘委曲以上語類二十四條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至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箇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為變化又自變化而為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那一物變時從萌芽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四句皆互換往來不讀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柔而趨乎剛退自剛而趨乎柔

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吉似夏吝似秋凶似冬悔似春

悔者將自惡而入善吝者將自善而入惡

或問變化二字曰變是自陰之陽忽然而變故謂之變化是自陽之陰漸漸消磨將去故謂之化自陰而陽自是長得猛故謂之變自陽而陰是漸漸消磨將去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

曰然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謂卦及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

辭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

居則觀其象玩其辭動則觀其變玩其占如何曰若是理會不得却如何占得必是閒常理會得此道理到用時便占（以上語類八條）

右第二章

悔吝二義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吝者將趨於凶而未至於凶又問所謂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漸好知道是錯了便有進善之理悔便到无咎吝者暗鳴說不出心下不足没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疵然小疵畢竟是小過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曰然

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卦為大陰卦為小觀其爻之所向而為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倚地自是不曾見得他底透只是隨衆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意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其他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三章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曰易道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之凡天地間之物無非易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使無縫罅綸如綸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無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

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注云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不知如何曰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此天文幽明之所以然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之

南北高深可見此地理幽明之所以然又云始終死生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是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文是陽地理是陰然各有陰陽天之晝是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東南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

正卿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從之無

問尹子解遊魂一句為鬼神如何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為物者神也散而為變者鬼也鬼神便有陰陽之分只於屈伸往來觀之橫渠說精氣自無而有遊魂自有而無其說亦分曉然精屬陰氣屬陽又自有錯綜底道理然就一人之身將來橫看生便帶著箇死底道理人身雖是屬陽而體魄便屬陰及其死而屬陰又却是此氣便亦屬陽蓋死則魂氣上升而魄形下降古人說徂落二字極有義理便是謂魂魄徂者魂升於天落者魄降於地只就人身便亦是鬼神如祭祀求諸陽便是求其魂求諸陰便是求其魄祭義中與天地相似是說聖人第一句汎說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是細密底工夫知便直要周乎萬物無一物之遺道直要濟天下

問注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知是先知得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旁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無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無其本則流而入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

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曰此是與上文樂天知命對說

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卑安是隨所居而安在在處處皆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敦只是篤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敦厚於仁故能愛惟安土敦仁則其愛自廣

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處便只知有已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瀉成器使入模範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無不各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字只是兼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然通是兼通若通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

神無方而易無體神便是忽然在陰又忽然在陽底易便是或為陰或為陽如為春又為夏為秋又為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神無方易無體神自是無體方是四方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無方易自是無體方是四方上而陽或自陽而陰無確定底故云無體

易無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同

以上語類十五條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道曰當離合看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

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今恁地滾將去只是箇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理氣之動為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意屬陰通書第一章可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御纂朱子全書　十六

或問成之者性曰性如寶珠氣質如水水有清有汙故珠或全見或半見或不見又問先生嘗說性是理本無是物若譬之寶珠則却有是物曰譬喻無十分親切底

問仁者見之至鮮矣曰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便以為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為知

性則此理各自有箇安頓處故為人為物或昏或明方是定若是未有形質則此性是天地之理如何把做人物之性得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性便是善

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也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

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御纂朱子全書　十七

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無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

顯諸仁藏諸用二句本只是一事藏諸用便在那顯諸仁裏面正如昨夜說一故神兩故化相似只是一事

顯諸仁是可見底藏諸用是不可見底顯諸仁是流行發見底物顯諸仁是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藏諸用是顯諸仁底骨子譬如一樹花皆是顯諸仁及至此花結實則一花自成一實方衆花開時共此一樹共一箇性命及至結實成熟後一實又自成一箇性命如子在魚腹中時與母共是一箇性命及子既成則一子自成一性命顯諸仁千變萬化藏諸用則只是一箇物事一定而不可易張乖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這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皆未定及已判了更不可易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見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理一事既各成一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事未成時不得謂之業

如此一穗未其始只用一箇母子少間成穀一箇各自成得一箇將去種植一箇又自成一穗又開枝開葉去所以下文謂富有之謂大業

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盛德大業一章曰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恁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漸說入易上去乾只略成一箇形象坤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到坤處都細了萬法一齊出見效字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

極數知來之謂占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箇做便是
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
書分明是要占矣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
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走來
走去無處不在
效法之謂坤到這箇坤時都仔細詳審了一箇是一箇
模樣效猶呈一似說效犬效羊效牛效馬言呈出許
多物大槩乾底只是做得箇形象到得坤底則漸次
詳密資始資生於此可見以上語類
右第五章 十九條

夫易廣矣大矣至靜而正是無大無小無物不包然當
體便各具此道理靜而正須著工夫看徐又曰未動
時便都有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箇正字
只觀之人身便見
其動也闢大抵陰是兩件如陰爻畫闢是兩開去翕
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令論天道包
著地在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
氣下文有大生廣生云者大是一箇大底物事廣便
是容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
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

性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
問陰耦陽奇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天是一
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迸出乎地之中
地雖一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之氣迸上
來繫辭云乾靜也專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靜也翕
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大生是渾淪無所不包廣生是
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
闢則是兩箇翕則闔闢則闢此奇耦之形也又曰陰
偏只是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

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此是以易中之理取外面一事來對謂易之廣大故可配天地易之變通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陰陽之義便是日月相似易簡之善便如在人之至德

以上語類六條

右第六章

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取高底做便狹兩脚踏地做方得

知崇禮卑一段云地至卑無物不載在地上縱開井百尺依舊在地上是無物更卑得似地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是要極卑故無物事無簡禮至於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懼戒謹戰戰兢兢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

知識日多則知日高這事也合理那事也合理積累得多業便廣

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做去

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智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須是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廣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其性存其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言

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是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只是此性則是成就處無非性曰成性成對虧而言成之者性也萬善畢具無有欠闕故猶曰誠斯立焉橫渠伊川說成性似都就人為處說恐不如此橫渠有習以成性底意思伊川則言成其

性存其所存

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程子說成性謂是萬物自有成性存存便是生生不已這是語録中說此意却好及他解易却說成其性存其存又似不恁地前面說成性謂如成事成法之類是現成底性橫渠說成性別且如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他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流行道體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

知崇禮卑則性自存橫渠之說非是如云性未成則善惡混當亹亹而繼之以善云云又云繼惡必除善斯成性矣皆是此病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先生本義申引此而改成為存又曰橫渠言成性猶孟子云踐形此說不是夫性是本然已成之性豈待習而後成耶他從上文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如此說來與孔子之意不相似

以上語類十條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字在說文曰雜亂也古無此字只是嘖字今從賾亦是口之義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便與下句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相對

天下之至賾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那箇從口這箇從臣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賾索隱若

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

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風雷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意

問擬諸其形容者比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曰也是如此當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曰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會通者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著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

問觀會通行其典禮是就會聚處尋一箇通路行將去否曰此是兩件會是觀衆理之會聚處如這一項君臣之道也有父子兄弟之道也有須是看得周徧始得通便是一箇通行底路都無窒礙典禮猶言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升降揖遜是也但這箇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理皆是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會是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却得箇通底道理謂如庖丁解牛於族處却批大郤導大窾此是於其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且如事

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便如脈理相似到得多處自然通貫得所以可行其典禮蓋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

問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此是說天下之事物如此不是說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雜亂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這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蓋動亦是合有底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

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九一言一動皆於易而擬議之否曰然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多不同某自謂此說却分曉三天兩地則是已虛了一說也數家之說雖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為凶矣

以上語類十一條

右第八章

卦雖八而數須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是十者蓋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

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亦是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而成五十此又是一說

繫辭言蓍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略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掛一揲

之以四歸奇于扐以象閏之類皆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

掛一歲右揲二歲扐三歲一閏也左揲四歲扐五歲再閏也

揲著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唐時人說得雖有病痛大體理會得是近來說得太乖自郭子和始奇者揲之餘為奇扐者歸其餘扐於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掛一為奇而以揲之餘為扐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為策數以為聖人從來只說陰陽不曾說老少不知他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為卦又曰龜為卜策為筮策是餘數謂之策他只胡亂說策字或問他既如此說則再扐而後掛之說何如曰他以第一揲扐為掛恐是掛之誤第二第三揲不掛為扐第四揲又掛然如此則無五年再閏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挂也前排真箇是五年再閏扐者勒於二指之中也

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以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

策數云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散策于君前有誅竄策弊則埋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為策數也

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底悔是應人底三爻變則所主不一以二卦象辭占而以本卦為貞變卦為悔六爻俱不變則占本卦象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凡三爻變者有二十卦前十卦為貞後十卦為悔後十卦是變盡了

又反來有圖見啟蒙

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為貞外三畫為悔如揲著成卦則正卦為貞之卦為悔如八卦之變則純卦一為貞變卦七為悔曰是如此以上語類十一條

揲著之法周禮領於太卜之官計其法度必甚詳密今皆不可見矣獨賴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略見彷彿而以今推之亦無不可通處學者既不得見當時舊法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橫起計度也蒿固非著然亦猶是其類若以木棊竹算金錢當之則其去著益遠矣又如所言交重之論亦所未曉交者折之聚故為老陰重者單之積故為老陽亦何疑之有乎然此六爻既成而畫地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無所預也答曹無疑

問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鉄竊謂天地之所以為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為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為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為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為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為而實乃五十之所以為五十也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定數則五十者何自來耶洛書自一

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為而實乃四十之所以為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為太陽之位數二七共朋而為少陰之位數三八成友而為少陽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為太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耶即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宗祖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十則合為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為四十而為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為五十而為大衍之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水火

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為一德此所以為數之宗而揲著之法必衍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曰此說是答董叔重示諭虛一之說甚善此本聖人所不言今著一句便成贅語來諭推說其理甚當但以四十九著握而未分為太極之象則恐亦未穩當蓋太極形而上者也兩三四五形而下者也若四十九著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二三四五亦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體矣

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五行而其體亦有不雜乎陰陽五行者其於周子之圖書之首固已發此意矣若必其所象豪髮之不差則形而上下終不容强於匹配若曰各隨所指而言則與其以握而未分者象太極反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之之為無病也答趙子欽

問策數曰策者著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為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著數為言耳蓋揲著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為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

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之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之爻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

此則不可易也答程泰之

易說云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其竊謂數是自然之數策即著之莖數也禮曰龜為卜筮是已老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又云大衍之數五十是為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其竊謂既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又云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實於前以奇歸之也其竊謂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扐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小指之間也一掛之間凡再扐則五歲之間凡再閏之象也○又云三多三少之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其竊謂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耦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耦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員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耦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六六而為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為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耦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為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又云四營而後有一爻其竊謂四營而成一爻其竊謂四營

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即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扐乃成三變三變然後成爻 與郭冲晦○以上文集五條

問顯道神德行曰道較微妙無形影因卦詞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可為這不可為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為也又曰須知得是天理合如此

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粗做底只是人為若決之於鬼神之意如織者之綜絲也

德行便神

易惟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佑助夫神化之功也 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九章

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則是文勢如此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也問焉以言人以

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嚮之應聲以決未來吉凶也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荀子說參伍處楊倞解之為詳漢書所謂欲問焉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綜如織綜之綜大抵陰陽奇耦變化無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下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只以經綸天下之事也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若以上下文推之以言却是命筮之詞古人亦大段重這命筮之詞 謨錄云言是命龜受命龜受命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謂三數之伍謂五數之揲著本無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為九五六三十之類雖不用以揲著而推算變通未嘗不用錯者有迭相為用之意綜又有總而挈之之意如織者之綜絲絲也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荀子說參伍處楊倞解之為詳漢書所謂欲問焉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綜如織綜之綜大抵陰陽奇耦變化無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下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只以經綸天下之事也

問參伍以變先生云既三以數之又五以數之譬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了又以五數之看得幾箇五兩數相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曰是如此又問不

獨是以數算大槩只是參合底意思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却是恁地數了又恁地數也是將這箇去比那箇又曰若是他數猶可湊三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為言如這箇是三箇將五來比又多兩箇這箇是五箇將三來比又少兩箇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窺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探來若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

或問經緯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綜便是織機上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但看他那單用處都有箇道理如經綸底字綸是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凡用綸處便是倫理底義統字是上面垂一箇物事下來下面有一箇人接著便謂之統但看垂字便可見又曰錯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爲陽九下生八爲陰元本云七下生六爲陰八上生九又爲陽便是上下為綜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感而遂通感著他卦卦便應他如人來問底善便與說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潔淨精微這般句說得有些意思

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底來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

事惟是易說那未有這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深是幽深通是開通所以開寂只為他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說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有件事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

之志猶言開物開通其閉塞故其下對成務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

問繫辭言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言以通天下之志此二通字乃所以通達天下之心志使之通曉如所謂開物之意曰然這般些小道理更無窮問極深研幾深幾二字如何曰研幾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幾微豪釐處都研磨出來問如何是極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處都研磨出來問如何是極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此說則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以上語類十三條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發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研幾之妙固無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册象在畫著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著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下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與易精變神說○文集

右第十章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

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為書因卜筮以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如利用為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繫辭自大衍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動靜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著令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為主者只是嫌怕小却這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則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聖人作易便說利牝馬之貞大畜乾卦纔說元亨便說利貞坤卦纔說元亨無不示戒乾卦之六大畜乾陽在下為艮所畜三得上

應又畜極必通故曰良馬逐可謂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日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設若恃良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然後无咎也凡讀易而能句句體驗每存兢慄戒謹之意則於已為有益不然亦空言爾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只是說著龜若不是著龜如何通之定之斷之到著之德圓而神以下却是從源頭說而未是說卜筮蓋聖人之心具此易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勞作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即退藏於密所謂密者只是他人自無可捉摸他處便是寂然不動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具此道理但未用之著龜故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言只是譬喻如聖人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已下方說著龜乃是發用處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

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復就著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
得前知而用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德即
聖人之德又即卜筮齋戒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
亦用著龜之理以神明之
前面一截說易之理未是說到著卦卜筮處後面方說
卜筮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
無別物一似洗得來淨潔了前面此字指易之理言
武是殺底物事神武却不殺便如易是卜筮底物事

這箇却方是說他理未到那用處到下面是以明於
天之道方是說卜筮
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
又有大靜萬化森然者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卦所載聖人所已
言者皆具已見底道理便是藏往占得此卦因此道
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
是以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設為卜筮以為民之鄉

導故只是事聖人於此又以卜筮而齋戒以神明其
德顯道神德行之神字猶言吉凶陰若
有神明之相似這都不是自家做得却若神之所
為又曰這都只退聽於鬼神又曰聖人於卜筮其齋
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只退聽於鬼神
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
曰論得到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
方看得周匝無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
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
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
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
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
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周匝始得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民
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如
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神明民德

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著之德以下三句是未涉於用聖人以此洗心是得此三者之理而不假其物這箇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幹問此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以上語類九條

夫易何為者也止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是故著之德止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著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言其體用之妙也是以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用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

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齋戰疾之意也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答張敬夫問目○文集

問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成形謂之器聖人修禮立教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處

太極中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

周子康節說太極和陰陽滾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言太極動是陽動極而靜靜便是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

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現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亟太極推其本則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太極却是為畫卦說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耦無所不有及各

畫一奇一耦便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耦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耦畫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二耦畫上加一耦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或一耦便是八卦以上語類

四條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竊謂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為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為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之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

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為陽而一為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

上生一陽則為☳而名乾生一陰則為☴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離生一陰則為☳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巽生一陰則為☶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艮生一陰則為☰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為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為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既以七八九六為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為四象疑或有未安也 與邵冲晦

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曰其恐此道字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為三也若直以一為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 答程泰之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即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為言是又以心為已發之說也此固未當程先生言之明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吳晦叔 ○以上文集三條

曰克即是五行雨即水霽即火蒙即土驛即木克即金曰貞曰悔即是內外卦也

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或曰火兆直只周禮曰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或曰木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或占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大橫庚庚是豹起倢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

以上語類三條

河圖洛書其竊嘗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人所取以為八卦者而九疇亦并出焉今以其象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為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為洪範也其所以為易者已見於前段矣所以為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出於緯書而畧之也與郭沖晦○此朱子未定之說

問河圖洛書曰論雖以四十五者為河圖五十五者為洛書然序論之文多先書而後圖蓋必以五十五數為體而後四十五者之變可得而推又況易傳明有四象之數前日閒推只自三畫未成之時已具此數蓋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不待揲著而後有也揲著歸奇之數乃是湊著此數過揲之數又是湊著歸奇之數耳近見論者專以過揲之數斷七八九六之說至於歸奇之數尚不能明況能及此乎嘗為之說曰四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

○以上文集三條

右第十一章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曰立象盡意是觀奇耦兩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謂有一奇一耦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

答程泰之

答蔡季通

所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意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又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耦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耦不交變奇純是奇耦純是耦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耦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地上如何曰闢天地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方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為別一卦了則通行無礙故為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存乎卦謂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辭即文也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神而明之一段却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却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去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說至於神而明之則又是由至粗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

嘗謂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下為震震動也在上為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歐公却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象上會得者深

問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耦畫象陰是也六十四卦之爻一爻各是一象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

類是也實取諸物之象決不可易若聖人姑假是象以明義者當初若別命一象亦通得不知是如此否曰聖人自取之象也不見得如此而今且只得因象看義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亦是言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有此語又曰立象以盡意不盡意是元舊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為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備催迫天下之人勉之為善相似

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如初九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不出了

乾坤其易之縕向論衣敝縕袍縕是綿絮胎今看此縕字正是如此取義易是包著此理乾坤即易之體骨耳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矣乾坤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說易之道理

問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說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著求卦

更推不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若前說較平 以上語類十一條

乾坤其易之縕邪 止 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體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縕也自乾坤成列而觀之則易之為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答張敬夫問目○文集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別得最親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亦皆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曰化是漸漸移將去截斷處便是變且如一日是化三十日截斷做一月便是變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

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頓然恁地底事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是到那三十時忽然立起來是漸漸化去方到橫渠去這裏說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橫渠去這裏說做化而裁之便是這意思變而趨於剛剛變而趨於柔與這箇意思也只一般自陰來做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自陽去做陰這只是漸漸消化去這變化之義亦與鬼神屈伸意相似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又云存乎變是如何曰上文化而裁之便喚做變下文是說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如自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裁斷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此便是化而裁之到這處方見得

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無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貧賤富貴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

以上語類十條

右第十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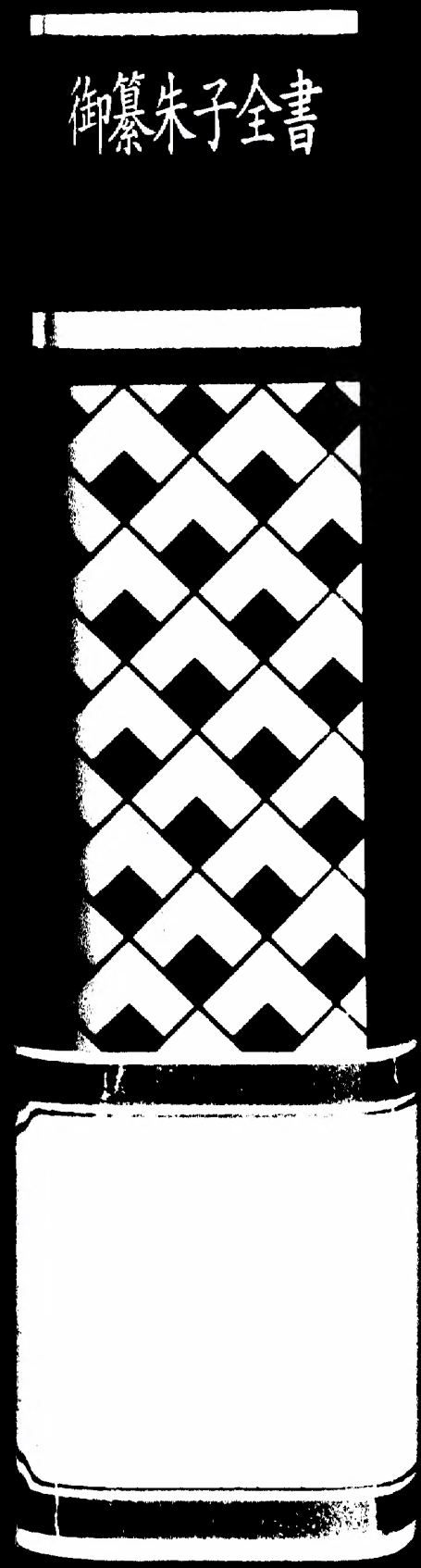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封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以誠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



55

人民出版社